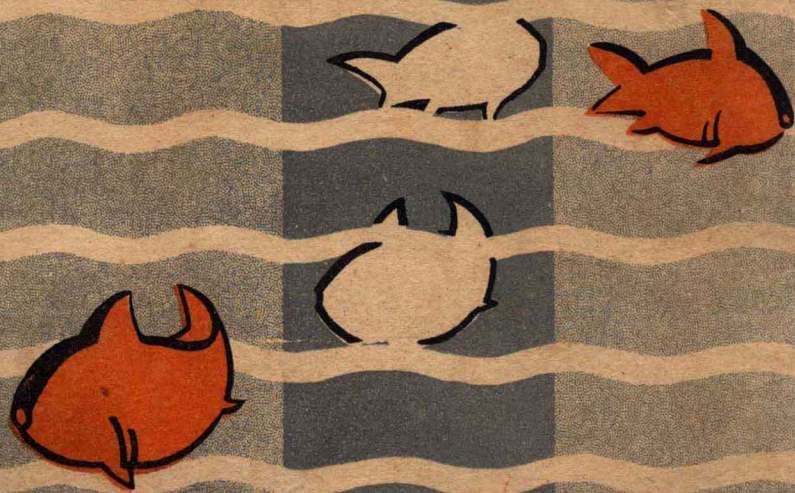


# 痕 殘





康德四年八月廿日初版發行  
康德七年六月十五日參版發行

殘

痕

定價 玖角  
(外埠加郵費)

# 不準翻印

編輯人

宋毅  
新北京北大街三十號

發行人

宋逸民  
新北京北大街三十號

印刷人

董裕民  
新北京北大街益智書店

印刷所

益智書店印刷部  
新北京西三道街財神廟胡同廿三號

總發行所

新北京  
北大街

益智書店

電話二·五一九一  
番  
振替新北京二三五六號

目次

新的覺悟	一
原野春輝	二
春的消息	四
春晨	七
春寒	九
春風	一〇
我願永遠在春風的懷抱中	一一
春日懷	一二
春已歸去	一四
心悸	一五
餘寒料峭的春日	一七
流水落花春去也	一九

春光中的故鄉	二一
故鄉河畔	二四
我的故鄉	二七
故鄉	二八
暑期生活的回憶	三二
回憶	三四
小詩	三七
回憶	三七
悲劇的回憶	三九
空門中的回憶	四一
夢的回憶	四三
靜	四五
夢裡微笑	四五
甜蜜的夢	四六



一個初秋的早晨.....	四八	思友人詩.....	七〇
理想與事實.....	四九	路.....	七三
晚秋的一個初曉.....	五一	寒林曉日.....	七四
山居.....	五二	古木寒鴉.....	七五
秋夜之感.....	五二	夜月.....	七六
深秋.....	五五	寒月.....	七六
秋雨.....	五六	雪天的感想.....	八〇
秋夜砧聲.....	五七	冷.....	八〇
秋夜.....	五八	殘痕.....	八七
落葉.....	五九	失望的殘痕.....	九五
落葉.....	六一	馬路之旁.....	一〇〇
飄落的黃葉.....	六二	犧牲與虛榮的伊.....	一〇五
紅葉.....	六五	秋風.....	一〇八
淒清的風雨.....	六八	爲求虛榮結果的伊.....	一〇八

可憐的她·····	一一七
不能忘記的慘影·····	一一一
蘭死後的我感·····	一二二
給S·····	一二五
藝術與愛情的盲目·····	一二七
夕陽與薔薇·····	一三六
奏凱歸來·····	一三八
江干遠眺·····	一四六
帆影·····	一四七
新月·····	一四八
在海濱前·····	一五〇
黎明的鐘聲·····	一五二
懺悔·····	一五六
光明的前途·····	一五八

一件平凡的事·····	一六一
零丁·····	一六五
人情·····	一七五
初會·····	一七八
琴聲·····	一八〇
煩悶·····	一八一
苦笑·····	一八五
閒愁·····	一八八
煩悶之網·····	一九〇
別影之一瞥·····	一九二
別·····	一九六
別·····	一九七
別淚·····	一九九
別友·····	二〇一

## 新的覺悟

容易消逝的流光，在我生活的歷程中；匆匆的度過了十八個寒暑，回憶過去的生活十八年來所消耗的歲月；不禁的打了個寒噤。

二年前的我，真所謂在不自覺中度生活，對於人生根本不明白；我以為世界上只有幸福沒有悲哀。因為在家裡與父母弟妹過着甜蜜的生活，學校呢！更是幸福之地，沒有受過外界的刺激。快樂將我包圍了，所以不知什麼叫作困苦悲傷，前途更不顧及了。

人間的離合悲歡是各人所不免的，不過時間早晚而已。咳！痛心的事終於加在我的身上，我的弟弟，聰明活潑的弟弟，忽然被那仁慈的上帝接到天國去了。我飽嘗着這痛苦的滋味，在這期間我忽然覺悟了，將以前的度日法改換了，我方知道了人間還是這樣玄虛，啊！也算奧妙啊！

人的生命原來是這樣的短促，我明白了，在這短的期間，要努力的向前，活一天就要活得有價值，要作一件對社會有利益的事，在人間留下點痕跡，人若提起來，知道世

界上也有一個「我。」要不然豈不是白在世間走一回嗎？

然而那不留情的光陰，牠怎麼跑得這般快呢？如若在這期間不努力，時間就不等待了。由壯而老，由老而衰，白髮蒼蒼之時，『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這句語可就實現了。一般有志的青年們，快快將這寶貴的光陰利用，不要叫他逃去呀！

## 原野春輝

豔陽的天氣，晴碧的蒼穹，綴着銀白色的浮雲，悠悠緩緩的移着，溫和的春風，蕩漾着一陣陣的花香鳥語。沐浴在春光裡的人們，似乎都有些陶醉了，酥麻了。那絲絲的垂柳，新抽了鵝黃色的嫩芽，在寬闊的，平坦的岸堤兩旁，很勻靜的站着。矮矮泥牆裡面，透出了些鮮艷的，紅得耀眼的桃花來啊！這迷人的春色，是關不住的！

黃綠色的嫩葉的茂林，夾着青而綠的修竹，圍繞了隱隱約約的茅舍，蜿蜒的，碧油油是河水，帶一般的，環繞着一堆堆的村落，兩旁有青草黃花和倒垂如絲的細柳，一個



個的游魚，就在遙迎遊客了。

咕咚一聲，泥塊落下了，一圈圈漸漸的向四周發展，拖水的垂柳震動了，頓成一陣陣的小水圈，晶瑩的河水，大了！微了！平明如鏡了！唧唧咕咕的飛鳥，攜帶着自然的美調飛去了，明媚的春風，嫵嫵娜娜的，淅淅瀝瀝的鳴着得勝鼓，安慰着疲乏的旅客。

啊！夕陽已射在流動的河浪上了，幻成萬道閃爍的金影，對岸的林木，日中看去，本來是濃綠而鬱深的，此時因被夕陽的返照，却好似成了黃金般的沙崖，幾乎認為秋天的景像，河中的帆船梭般的來往，遙遙的在聽着舟子們唱着悠揚而哀婉的晚歌，這時涼爽的晚風緩緩吹來，使人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愉快和清幽。

神秘的斜陽，未經人們的注意，一剎那間却消逝了自己的影子，映射到波浪中，鼓動着異樣的彩紋。夕陽墜後，在天空中混有紅黃的晚霞，河對岸的林木已沉沒於彌濛的烟霧裡，分不出青梢或枯林，只有遙遙的隱現着。幾處排列的星火閃爍，表出夜幕的寬廣與偉大。

遠天接地，一望模糊，隔岸紅樓如帶，更襯着斷斷續續的殘燈，望到燈的盡處，忽

的人影迷離，又伴着樓外遮不盡的林梢，參差遙映。才知是中天月色如許，應着思鄉遊子獨步悲歌。

啊！滿天的淡月白光！他映出了我思鄉的心弦，導起了我念親的悲傷！月呀！你銀盤般的月兒，使我見了立刻引起了春愁。

河水在緩緩的流蕩着，輕風在徐徐的跟着水波奔前程，在我的眼中，看這條小溪。好似一線生命的路徑。他今在這原野中單單的獨處，因為他得到春光的溫潤，所以能如此的高超。而存立在原野春光的園中。哦！小溪！願你永遠存立在明媚的春光中。小溪！祝你流向光明坦白寬廣的路上去，引導一般落伍的人們。在原野春光中，得到一個正常的線索，尋找正當的歸宿，而不負天公賜給人們的美妙而神秘的春天，小溪祝你在偉大，雄壯，溫柔，和藹的原野春光中建設！開闢！創造！

## 春的消息

春！妳一年一度的來到人間。嚴厲的冬神，因妳而遠逃到山之巔，樹之梢，看妳柔弱窈窕的軀體，當不起冬神的一掌，那知妳有英雄的俠骨，兒女的柔情，我不能不讚美妳，欽佩妳，但妳無聲無臭的跑來，又將無聲無臭的走去。當我的春夢睡得濃時，妳又捨我而去！唉！春呀！我真不能明瞭你的心啊！

寒冬給我三個月的淒涼，煩惱。陰沉的天空，凜冽的朔風，……時時浸着我，我終日埋在屋裡，不願看這殘惡的現象，誰知躲的時間太多了，你已悄悄的跑來。要不是覺着氣候的溫和我將永埋在冬神的懷裡了。

春！你是天之驕子。你是幸福的主宰！我愛你，你能將大地從枯朽裡使他重有生機萬物因你而生長，痛苦的人們因你而得快樂的安慰。

春！你偷偷的播了愛的種子給人間，白銀裝成的巖谷，枯枝的喜楊，憔悴的小草，凋零的鮮花，冰冷的人們，一切的一切，……全因你的熱愛而有他們的生氣。巖谷已漸露出本來的面目；枯枝已有嫩綠的小芽；弱草又能重出地面，鮮花也得再艷。冰冷的人們呀！他們也因你的感化，會將冷的心腸掃除。至於一切的一切呢！全因你而重現人

世。我欽佩你。施了莫大的恩惠，給萬物，而不望報。你的心誠所謂『施恩不望報』的仁君子了。不過受恩的人們，他又怎忍心不報呢。看大自然變成了一番新的氣象，萬物快樂活潑做他們的工作，那便是他們默默傳了消息給人們，報告你的來到。你高潔的心情，雖不欲俗人的歡迎，然而他們也是不能免的。

春神！我看你婷婷嫋嫋的弱軀。以爲你只有一付柔腸，那知你竟有這過人的能力，潔超的性情。說什麼代父長征的木蘭啊！辭家破敵的雲英啊！也敵不過你笑顏傲骨的性格啊！你看人們都在熱烈的歡迎你呢！

春！我們在嚴冬時，熱烈的望你來到，現在你是又將去了。我呢？悲苦的心思，未減分毫，看着你這匆匆的來，忙忙的去，那能不感到人生之飄渺身世之悲寂呢！

春你是溫柔和藹的，我願將這顆脆弱的生命，交付於你。永遠寄託在你的愛泉中，尋生命之路。願你永久的保護這無依的孩子，愛惜他微渺的生命。

唉！熱烈的希望，盡化爲輕煙，隨風吹散，餘下的仍舊是煩惱悲傷，春！當你每年來時，我必有的這番希望，不過結束失望的痛苦，更有甚於希望的熱烈。唉！只有熱淚



斑斑。

薄命的弱者，當不住你的熱情，任我怎樣的痛哭，悲傷，也留不住你似箭的歸心。遠看你那多情的雙眸，柔和的芳容，決不至有此狠心。那知你竟不顧他人的淒涼痛苦而遠飛呢！唉！春啊！我再不願受你的溫潤了！

## 春 晨

春之神蹣跚的走入到人間，她左手挾着綠色的舞衣，右手提着一籃起死回生的種子她把綠的舞衣，給柳樹披上，她又把種子撒遍了大地，把她們——草、花、木、——從長夢中喚醒。……

『惜花春早起，愛月夜遲眠』這句話是唐詩上的……遲眠玩月，我曾經領略過了可是惜花早起，還沒有嘗過呢！

天還沒太亮呢！烏鴉就飛着鳴着過去了，把我從長夢中驚起，這時室中的空氣，十

分平靜，只有一些鼾睡聲……呼吸聲……她們都在享受着甜夢，在解脫軀體的疲倦啊！……這時我自知不能再睡了，可是也沒起來！『戀枕依衾』真是我的壞習慣！……澎湃的思潮都湧上心來……『怎麼不去欣賞春晨的風景呢！』似乎有這樣一個思想突襲入我的眼前來，立刻起來，跑向前去！

天是亮了，太陽慢騰騰的升起，現出金黃色的臉，對我微笑，鳥兒在枝頭對我唱着當她在唱着，振動着枝葉兒，一上一下，表現着她的天真，快活而浪漫的生活！啊她的人生觀不錯吧！

操場上的牆角下，綠油油的草兒，抬起她的頭。大地的一切都復活了，……太陽漸漸的升高了……工廠的汽笛聲，正在嗚嗚的鳴起，催着人們去工作……學校的鈴聲也丁當的搖着，去促着學生前進！……

街上的叫賣聲，和小孩們的喧嘩聲，宿舍的起床聲都在作着了，真亂極了，真令我聽不清楚了，——鳥的叫聲——。

早起真是好，使我欣賞了好多個美景，假設我是勤於學業的學生，在這寂無人聲的

春早，去學我所應學的工作！那是多麼應該的事呀！

春早是怎樣的難得！多麼的可貴！無意思的我，只得享受這一次的好晨光，其餘都丟去了，誰偷去了！

忠實的青年們！快快的努力吧！春晨正是努力的時候，快起來努力！振刷你們的精神去幹吧！

## 春 寒

許多嫩黃的柳芽，聽春天到了急忙忙跑了出來。

那裡知道！她們出來的時分，輕風忽然地轉冷，把何方底急雨送來了。

因雲物底高寒，轉眼又紛紛揚揚一天的春雪；漸漸珠形的，片形的，都向弱柳枝頭翩翩飛到。

她們底，她們底腰折了；不怨春來得好早，只怨春寒去得太晚啊！

□

□

來了個踏雪的人，穿着靴，低着頭，很軟很軟地沙沙地走着。

到了隄邊，正是那柳下的隄邊；

沒覺得呢，還信步的向前走。

直等到壓斷柳梢的積雪，灑了他一臉，方才把驚訝的顏色去抬頭一望頓然心裡重了他不知道爲什麼。

## 春 風

哈哈！春之神來了！溫和的春風，呼呼的吹着。吹去了嚴冬的寒威，用牠那仁慈的精神盡力的發揮牠的本能，向着這世間一切的生物，極力的吹着他那和煦的偉力，撒布他那博愛慈祥的暖氣！震動了自然的洪鍾，驚醒了萬物的睡夢，揭去了層層的雪被，所以大地上的一切，都欣欣向榮了。再有那桃，李，杏也都笑迷迷的泛出鮮艷的顏色。在



這桃花綻艷，柳絲垂青的春風中，更有那活潑的鳥兒，在枝領上婉轉動的叫着；還有那蝴蝶翩翩昆虫蠕蠕，更使人精氣爽快！

和暖的春風，喚醒了睡眠狀態的草木，都換上了美麗的衣服，笑容滔滔的充滿了生機，光禿的羣山，滿佈着碧綠的色彩，積雪的草地，平鋪滿了綠褥增茂的小草；堅固的流泉，又潺潺的流動，總之：這宇宙間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歡天喜地的，向這春風表示謝意；又像是開了一個歡迎大會，一切都來參加歡迎春風！春風啊！你是萬物的慈母，你是宇宙間大公無私惟一的愛神；萬物這樣快樂；都是你偉大的恩賜；這美麗的世界，都是你那溫柔的和暖的力量所造成的！這時田裏的農夫，途上的行人，以及……更是充滿了喜悅。哈哈！現在我更希望的！就是你要帶去煩悶！留下愉快！

## 我願永遠在春風的懷抱中

春風啊·春風，

殘 痕

殘 痕

願你多情；

你把堅冰吹化，積雪吹融，

好把枯草吹綠，楊柳吹青，

你把桃李吹笑，群芳吹紅，

你更把倦睡的人兒吹醒，

宇宙間的萬物都得蘇生，

春風啊·春風，

我願永遠在你的慈祥懷抱中。

## 春日懷

寒去暖來，

又到新春，

楊柳青青，

芳草如茵，

更有那——桃花點點笑含顰。

X  
X  
X  
X  
X

依舊的春色，

依舊的清晨，

唉，却祇不見伊人；

天涯海角消息沉沉。

令人是何等的傷心。

未卜何年月日，

再相窺相親。

X  
X  
X  
X  
X

憶起昔日，

受業同門，

朝朝暮暮，

殘 衰

殘 痕

握手談心，

現在約，你那可親可愛的音容笑貌向何處追尋；

贈給我的只有離愁別恨，

滴滴的熱淚洒向衣襟，

悲哀惆悵立黃昏。

## 春已歸去

飛絮落花之一幕，

是演着春神歸去。

鷓鴣在嗚咽悲泣。

X

X

X

一望綠肥紅瘦。

紫丁香飄出香息。

青蛙在奏迎夏的歌曲。



×

×

×

春，沒有留戀，

悄悄的和人們別離，

引起詩人的歎息。

×

×

×

青春能幾許，

寶貴吧，休忘記，

看啊，又是一年春歸去。

## 心 悸

給我心的，

給我未生者底心。

殘  
痕

殘  
痕

世界是太大了，

她只是悻呵。

我把嘴兒親她，

淚兒洗她。

我放她在太陽底下，

讓他照她，

和風吹她，

細雨潤她，

我放她在薔薇園裏，

我暖她在鸚鵡腹下，

· 父底愛 ·

· 妻底愛 ·

旋轉般流着她。

## 餘寒料峭的春日

「嗚——！」這個尖銳噪吵的聲音，照例的又在電燈廠的樓頂衝出；叫破寂靜的清晨，驚醒酣睡的人們。一夜失眠的日方朦朧的睡去，又被這震耳的汽笛聲喚醒，她煩躁極了！覺得心中非常的沉鬱塞滯。很不愉快。於是她先到外面吸些清潔新鮮的空氣，灌漑腦筋，舒通舒通心胸，於是披着外衣，踏着將溶的薄霜，徘徊於庭前。但不知何時又起了微風，抬頭一看，晴朗的碧空，已有點混沌不清，好似雪後的地面，用帚未掃淨一般。微風漸漸的四起，終於成了狂風。這時太陽的光芒，也被他們擾得微弱無力了。剎那間，將碧空完全塗上了厚薄不勻的灰白色，溫度更降低了。她連續的打幾個噴嚏，覺得身體非常不舒服，頭也有點作痛。她深悔不該冒着風寒，在外面徘徊，此刻的不舒服更甚於晨起時，勉強用完早餐，掙扎着踉蹌的走到學校，吹來一陣旋風，道上的塵土旋轉飛起，如驚濤駭浪。她因為身體的不舒服，又加上天氣的寒冷，所以身體不斷的顫抖聽講時勉強提起精神，寫字時，學得筆也較以前重得多了，頭時時的發暈。這時外面已

有如絲的細雨開始的下了，這種陰霾的景色，更能使精神不暢的人煩悶。昏昏沉沉的將一天度完。回到家中，放下書包，忙奔到牀上躺下。此刻天際正飛着輕薄的雪屑，代替了細雨，隨着狂風，奔逐起伏，輾轉盤旋，在空中漫漫的舞着，浮浮的飄着。

且躺在牀上，望着外面的景色，不覺朦朧的睡去，在被她的母親喚醒吃藥時，屋中已充滿電燈光了。用藥後，將明天的課程看一遍，還想將今日的課程溫習一次，但是已支持不住了，只好放棄一切來休息；可是臥在牀上雖覺精神疲乏，但始終睡不着，外面的冷風愈加猖狂，助着雪屑沙沙的擊着窗紙，擾得她更不能入睡，腦中無序的湧出些瑣事。

忽然如姊臨終的一幕慘劇，又映入腦海，那時也正是一個微寒的春日，可恨的時疫將她纏繞旬餘日，終於使她脫離人世，棄了愛兒，永別年邁的老母和諸弟妹等。她最後的一聲呻吟和那幅青白無血色的面孔，使且永不能忘，常復現於她的耳際眼前，所以每當夜闌人靜時，且總似乎聽得她那可憐的呻吟聲，不知在何處隱約的發出。

憶起冒春雨遊江南的一幕喜劇，那時是如何的有趣快樂，但是現在春日依舊。——

微雨的春日——江南依舊，可是人呢！變了，缺少一個溫柔而諷的茹姊，所以對於舊地重遊之念完全打消。就是重遊，又有何興趣呢！不過將心中的創傷又深刻一些罷了。

且幻想著：自己現在也是在這寒冷的春日，偶感時疫，或者要和茹姊發生同一的結果，亦未可知，這時她的腦筋想得疲乏極了，所以不覺入了夢鄉。第二日醒來，已在電燈廠的汽笛鳴後許久了，天雖晴可是仍然很冷，所以雪還未能化盡。但是她的身體已復原精神也很舒暢，假如不是她的母親急忙的給她服藥，她今天能如此健全嗎？或則發生不測，亦未可知。由此更感覺人生中，慈母之愛的神聖了。

## 流水落花春去也

薰風陣陣的飄，

流水送走了春的韶華；



飄泊啊，飄泊，滿地落花——

怎堪拾取，遊子天涯，

唉，春去也流水落花，

回憶溫和的春天，

爛爛爭艷的林園；

回憶吧！回憶！

過去黃金的時代，兀自不能歸還，

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 × ×

涼風不住的吹，

落花隨那逝去的流水，

去不回，去不回，

唉，人們還儘自歎息追隨！

唉，春去也落花流水！

## 春光中的故鄉

故鄉在我的印像裡模糊得幾至消失，記得我隨着母親離開江南的時候，僅僅是一個七歲不懂事的孩子，雖然我也曾同着兄妹們，冒雪跑到外祖母的梅嶺，去賞那白雪中半掩半露的幽香的紅梅。也曾同着家裡的傭婦在後園的修竹叢中，編着麥草的玩意兒，但是經過多年時光，在心靈間的磨擦，將僅有的一點，也都渺茫得記不起了。每在燈下父親停筆默坐時，或母親工作完畢後。我便始開問起童年駐留過的故鄉。至父親母親齊聲不耐煩的說，他日如有同鄉歸家的時候，最好將珊瑚兒帶回去，我總是在這樣的情形裡，將話鋒停止。但是歸鄉的夢，却未曾一日停歇過。

爲着兒時的遊伴，龍鍾的祖母，及秀麗的江山，常常會將我的一顆潛沉的心，惹動歸鄉的夢。我總希望有一天父親肯將這寄居異鄉的孩子，帶歸故鄉，完成她心底最後的希望，願上帝也給她同樣的祝福。

塞外的殊春天氣，底確尋不出怡然神往的麗景，除幾團軟絮的飄飛，便是濃濃的綠

林，院中稀疏的幾株桃花丁香花馥郁的香氣。瑰麗的花色，早都隨着盛春的影子，一齊消失，爲此我又憶起故鄉，憶起故鄉中的祖母，瑞昭梅嶺叢竹。

倘若現在我不是浸在母親的愛裡，是站在祖母膝前的話，那麼我又會看見那一座方宅四五畝的院落，雕欄刻畫的帶着古色的房子。庭前四季燦爛不謝的花卉，任陰晴不定的黃梅天氣，也不會讓我感到更深的寂寞，記起離鄉的前一年春天，有一日姊姊們不知爲什麼邀齊了叔伯房中的堂兄姊弟如瑞銘慈昭玲琪等，在四圍開滿梅花與杜鵑花的空闊的廳堂裡，開始開遊藝會，裏面的節目與動作到而今批評起來總較幼稚園的會場動作還要簡單，還要幼稚。但是當時我對於瑞哥的口琴獨奏，昭姊與姊姊所演的雙簧，竟同一個無智的村婦，崇拜偶像一樣的崇拜他們。末一項我們演着一齣鬼怪的故事，恰巧四公公有事來到這裡，我們都笑着歡迎慈祥的四公公赴會。四公公微笑對我們說：『這一羣淘氣的孩子。』但是四公公終於混在這一羣淘氣的孩子中，直到閉會而散。

黃昏從樹隙中消失後，我坐在母親膝上，母親告訴我四公公還要獎勵我們呢。因爲這完全是出於我們純真的友愛，不讓母親道破，我真不知今天的開會是爲着銘哥的誕辰

怪道姊姊讓我給銘哥鞠躬，我還執意不肯。但是可愛的銘哥，只是向我微笑，他並沒有生氣，那夜裡我幼稚的心靈中，想銘哥真是一位寬量的哥哥，明晨一定給銘哥很規矩的去鞠躬。記得第二日我抱着四公公送來的玩具跑到銘哥那裡，誰知銘哥已上學去了，現在憶起又是十幾年前的事，夢一般兒時的印像，每每會給我攪鏡自照時的驚心與惆悵。

由父親的不時還鄉，與家中寄來的消息，已知四公公與祖父相繼去世。瑞昭一個作了孩子的父親，一個作了孩子母親。只有我們的祖母，仍然康健，我默然自思，倘若現在我回去的話，姪輩會笑問客從何處來了。

昨日開讀瑞哥寄給我們的信，他說：『門前的綠水，聳高的石橋，都期待着你們的歸來，難道你們當真的不再歸鄉嗎？』其實我又何嘗不是歸心似箭呢？至於我們為什麼不能整裝歸里，那只有上帝知道了。想到故鄉的現在，春光彌漫的時候。雖桃李繽紛但相繼而開的，便是牆角與階下開滿的蘭草。幽靜淡雅而含着醉人的清香，梅樹上都該結了小大不齊的青梅。想起青梅，鼎叔還抱過我摘梅子呢！誰知故鄉依然，鼎叔已作他鄉

之鬼，思此心忤異常，淚涔涔下，搜盡枯腸，故鄉給我的追憶僅只寥寥。不過門前錢塘江的支脈，一條帶也似的綠水，倘若你清晨與月夜獨自搖槳鼓掉，或約二三人倚欄扣舷，漫遊水上，真較羽化而登仙還要超俗。

掀起童年的記憶；僅只剩一點模糊不清的影子，現在的故鄉對於我，我對於故鄉，均在渺茫中，蒙了淡淡的雲翳。

## 故鄉河畔

在我放暑假回到故鄉——營口——後四天的一夕，我正坐在傍河的營口公園裡荷塘的沿石上觀賞這個小小的河塘，是一小的一個圓形荷塘，直徑不滿三丈，只有四五朵將開的荷花和兩個蓮蓬，在田田的荷葉上面，左右的動搖着。忽的從荷塘西面的閤報室裡，跑出一個八九歲的女孩子，也來坐在荷塘的沿上正和我相對着。她用她的肥白的左手，往一個大荷葉上一下一下的揚水，晶瑩的水珠，打在荷葉上，發出至微幾不可聽的響聲來



立刻又接連的滾下來，葉上竟一點水也未留，她繼續的揚，也是如此。她微笑了，她在蘋果臉色上，却現出兩個深窩來，她用右手，將垂在耳前的黑髮送到耳後，又將荷葉色的短衫左袖向上捲了幾下。她的兩個黑大的眼睛，只注視在荷葉上，並不知我還在注視他。

真的！我的目光被她的天真吸住了，她的天真的表情和活潑的舉動，在在都能使人心波蕩漾呵！

她兩手都揚起水來了，發出嘩嘩的大響，把荷葉打的東倒西歪。

『嘿嘿！』這聲音我簡直不敢拿普通形容詞來形容，因為大可聽了，原來她笑的發出聲來了。她似乎覺出自己的冒失，猛一抬頭，看見了我，她的臉更加一層紅潤。我這才把目光移到別處去。不一會她却站起來，一溜煙的跑了，跑到公園的門口，回頭又看我看我像有些害怕，以後就臉也不回，跑上泊岸的遼東小汽船的舵樓上去。

我雖然覺得自己這才清醒過來，但總以為這個女孩子這次給我的快感，已打破空前的記錄了。

花園中只剩我和臥在凳上的一個老翁，除了假山的泉水嘩嘩流着外。其餘都是靜悄悄的，我本想返家，但又以為這樣難得的清幽所在山上的茅亭，又一個人也沒有，恰是到了好處，索性上去再坐一會兒，也可領略些遼河的晚景。

站在茅亭裡遠望，西樓一塊雲也沒有，柿子般的夕陽懸在河口的上方。渾濁的河水却映成燦爛的金色，有如無數的金蛇在一塊亂爬着。自西方的極遠處，至我的眼下，正有一隻查關的小汽船，順着這條光明的大路向前急駛着。

要落！要落！夕陽只剩一半，還在水平線上，一切都像罩了一層薄幕，連一條金光的閃爍的大路也縮短了長度，萬象好似在恐懼着與夕陽辭別。

落了！落了！夕陽毫無留戀的降下水面了，西方只有一線的淡黃色在發，微光的水皮上方，與黑黯的天空相接連着。

完了！完了！夜神已經垂下，夜神已經降臨，無論什麼都被黑色包圍了，只有襯着河水的白色還可以勉強看見。幾個戴制帽的水上警察，從西往東順着河沿前行。

哎喲嘩！哎喲嘩！我出了公園，從微得自水面傳來有韻詞有拍節的喊叫，這

大概是水手們正在拉起他們的船帆。

## 我的故鄉

故鄉！我親愛的故鄉！呵！縱然我在異地飄零！但是！我並沒有一刻兒把你淡忘！  
真個是，我心靈的深處——時常，時常浮現出來故鄉的印象！還記得暑期歸來，呵！那個初夏的早晨，於朝露瀟瀟裡，我獨自徘徊在你的阡陌上，且行且望，我念念不忘的故鄉！那綠蔭夾道的垂柳！和田裡風播麥浪！燕雀兒頻穿蕩！繞村的小溪；微風掠過水面時，浪兒一陣潺潺的響！夜裡——到了清澈的夜裡，只聽着蛙兒的哀唱！柳絲拂露落在我的頭頂，形同珠的圓水滴！俄而海中浴罷的朝旭！射出萬道紅火箭般的——光芒！光芒他照耀着我的故鄉！顯露出他的美景和微笑啊，呵！故鄉！這是你繁華的盛況，這樣我願意謝絕的遊子的生活，我寧肯逃脫了天涯的——流浪。雖然我見茅屋和土垣塌倒！但是我仍然依戀着我永遠的——故鄉。

## 故 鄉

一

這幾天，埋着頭，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預備暑期考試，好不容易把這難關安隱的度過去了，心中覺得放下重石般的爽快。

在考試前，曾接着家中的來信：叫我放假後趕快回家避暑，故鄉那兒有青山綠水，尤適宜於久困城市的我。

當試畢的第二天，早上十一點鐘時，便乘車南下，蛇形的火車在幽美的晨光中向前馳去，大地寂然無聲，晨風吹着田禾，碧波微縐。撥出乳白色雲帳的朝陽，柔和而燦爛得像個金髮少女，騎在遠山頂上，回頭瞥見白雲穿上彩色的衣服，伴在少女的身邊，慢踏輕舞着，青的山，綠的水，採薪的樵夫，竹船的漁婦，短笛橫吹的牧童，池塘澗衣的村姑，他們啊！他們啊！一切的一切，都含着快樂的微笑，向後移轉，竹籬，茅舍，古剎，尼庵，也都從眼前一閃地經過。

狂奔的火車依舊向前奔馳，過了沙河站蘇家屯，渾河……等站，田疇連綿不斷，開花野草的香味，不時從窗外襲來，令人起無名的快感，車到烟台站了，雪叔梅姑和如弟們早已在站台上等候，我走下車箱久別相見只有握手一笑；橫跨過了鐵道，進了柵門，便是回家的馬路，西側洋槐楊柳，都因風點首，垂下長條，輕拂慢舞似乎表示親切的歡迎，這久離故鄉的遊子歸來。

## 二

鄉村的風味真好，天氣也涼爽了，不似城市那樣酷熱，我們的住宅，前臨流溪，後負青山，山雨欲來，白雪入戶，屋側綠柳斜陽，蟬聲沙沙，庭前的雜花，一朵朵紅的白的，各自展出輕靈的笑靨；人在此中，真疑身入畫，可惜我不是畫家，不然眼前景色，移之入紙，那是何等有趣啊，我不是藝術家，有負了這美好的風景。

我住了靠東邊的一間，這原先是祖父的書房，現在祖父故去了，便改作我們的臥室，東南北三面開窗，光線十分充足，架上擠滿了古今中外的書籍，和雜誌報等，靠東窗下添加了一張小小的鐵床，南面窗下：擺着我的書案，每天除到山上溪前散步外，便在室

內隨意看一些所愛看的書，松濤鳥語，嵐烟在望，有時從窗口進後園內，玫瑰紫丁香的芬芳真熏人欲醉。

## 三

中午時候感到非常悶熱，庭園內的百花，都被太陽的炎威晒得和含羞草般，俯首靜立偶爾一二隻飛雀經過，驚落了幾片枯葉，將空氣震動了一下，又依舊沉寂下去，連村中犬吠的聲音也沒有一點送來。

祖母同着姪兒們，都在睡午覺雲叔如弟不知跑到那裡去了，屋子裡也是一樣的清靜人到清寂太過時，總會感到不快。在架上拿上幾本書來看，但是終還感到煩惱和苦悶，像這樣悶人的暑天什麼也不願意作。

披上了長衫踱向門前小溪旁的樹下，將身坐在草壇上，雙手浸在海水里，心裡却隨着幽咽的溪水不斷的想些閒事。

太陽從山角沉沒下去了，那黃金色的光輝，返射照到全村，溪東一條長橋，靜靜的臥着，一帶松林遮掩着；橋上的行人隱隱可見，三兩飛鳥，向林中飛去，唧唧查查地叫



着像十分愉快似的，村南有太子河的支流靠近村處作一大灣，這裏水很深，常有漁船停在灣中，村北有雙龍寺，寺在半山之間，午夜寺裡的鐘，聲聲打破了全村的寂靜，故鄉喲！我的生命願永遠沉潛在你這美麗自然之中。

#### 四

夕陽留戀着山峯，但是終又被晚霞拖回了家去，在黃土坡前凝視村裡人家，炊烟縷縷，山路上走着三五個牧童驅着一羣黃牛，徐徐前進，他們都表現出很優閒態度！口唱山歌。林風吹起，反應聲浪漸遠，人影與牛羣也逐漸消失於斜暉裡。

林中的小路上，忽又來了一個綠衣使者，哦！原來是由學校寄來的報告書啊，距離開學只有一個星期了，我在家住了一個月的光景了，無論早晚總要遊山玩水的，山啊！河啊！都給我走得爛熟，林木間的朝容，晚態，雨趣晴姿，也早給我留得深刻印象，唉故鄉雖好，可惜不能久留喲。

動身的早上，太陽照上滿山，家人先將行李送到車上，梅姑如弟們，送我到站，雲叔伴我到奉天，車身移行了蠕蠕的走出站來，一轉灣車身爲山所遮，相送的人們，看不

見了樹林房屋都深深的藏在白雲底下，唉！我不覺伸首窗外向此揮手別了！故鄉！

## 暑期生活的回憶

那邊是一個廣大的野園，有幾株合抱的大榆樹，好像畫上畫的古木，青苔覆足，長春藤密密的蒙蓋了一身，測其高壽至少都在一二百歲以上，西邊一株榆樹已經枯死了，紫藤花一株，附牠的根蜿蜒而上，有一株雙叉的榆樹最高，天空裡盪蕩的白雲結着伴兒常在樹梢頭游來游去，樹下還有許多野獸哩！但牠們都是馴擾不驚的，毛鬣壯麗的獅子抱着小綿羊睡覺，長頸鹿靜悄悄在數丈高的樹上摘食，新鮮葉兒擺出一副哲學家的神氣金錢豹和梅花鹿在林中競走，白象用鼻子在河中吸水，做一種奇異的噴水泉，引得河馬們張開口哈哈大笑，這裡沒有害人的東西，都是對我們很和藹的，鱷魚懶洋洋的躺在岸邊，做他們沙漠之遊去了，一條紅斑爛的蛇，並不想吃人，只幽邊地蟠在樹上，有時也支支的唱牠們蛇的曲子，那聲音幽抑悠長，如洞簫之聲，風林之深處，瀑布如月光

般靜瀉下，小溪兒帶着沿途野草野花的新消息，不知流到什麼地方去了，靠北有條繁華的小街，只聽隆隆軋軋的電車和摩托卡，有一個車子裡坐着個新娘子，這是蝴蝶同着蜜蜂結婚，烏鴉畫眉快活的奏着新婚之曲，許多不相識的小動物都在那裡跳舞，我也參加在這禮堂中，同牠們奏樂，跳舞，正在這高興的時節只聽轟的一聲，這原來是小弟弟打了一個碗，把我一場甜密的夢驚醒了。我每天總有這時候，把我放假前所預料的一些全都消滅了，到夜裡來只是翻來覆去的實在睡不着，我便想天亮了我再也不睡了，一定作些相當的工作。這悠長的夜，漸漸的變為天亮了。我便起來洗臉，吃飯……但我的頭昏了精神頹靡，便仍然懶洋洋的又躺在牀上，精神便又入了幻境，屋子裏的動作我一概也不知道，有時客人要看看我。母親便喚我，我很發怒的與母親吵了幾句，母親只得向客人說：『冰玉這暑期中身子不好，在那裏躺着呢』。討厭的客人，便走到我的牀前瞧了瞧說：『請醫生嗎？』母親便應了一聲，我還在這裏裝睡似的躺着，一會兒又沉沉的入了夢鄉 我每天總是如此，無病也漸漸生了病，母親很着急，便送我到一個醫院裏去這時我目前所接觸的，只有週圍白色的帳子，和極清潔的女看護而外，就是床前為兒病

所擔憂的母，和女僕，再有窗前掉頭的藥瓶等類，身邊所聽到的，就是極柔和悅耳的看護的慰問聲，和隔壁的病人呻吟聲，使得我的心房如何的感傷。這樣的一天一天的過下來，我的病一天比一天見好，精神也日見恢復，但是那開學的日期也就迫近了，離院後雖說身體十分健全，可是因為學業問題，又不得不支持着預備一些課程。小河沿是一個幽美的地方，我還記得放假時，老師對我們說，常到那裏玩玩比較好得多，可憐我竟一次也沒去過，現在我回想暑假的生活，怎不令我傷心呢？爲什麼自己的思想慾望竟自己違背了，這是一個小的慾望還沒有達到，我心的慾望是很大的，將來也是如此嗎？

## 回 憶

美麗光明的太陽，被流水的時光催下山去了，一層灰色的大幕漸漸的拉下，把一切的景物籠罩得模糊不清，祇有那幾顆微星和一鈎新月斜掛在樹梢，映着微茫的淡光，越顯得秋夜的淒涼。她是躲躲閃閃好像用間諜似的銳眼，來窺探人間的一切的奧秘。

這時候在天井裏一個活潑潑地小孩子說「姐呀！我跳繩子玩好麼？」乃是她的小弟弟

手中拿着一根細繩，在天井裏跳躍不休，兩肩散披着的褐黑色的頭髮，襯着雪白的肌膚，浸浴在月光中，嘴中不休的唱着含有天真爛漫之自田歌調，看他的神氣好不快樂。

他的愛姊雙手托在粉頰上，嬌柔的身軀倚在欄邊，春山暗鎖，秋水藏愁，蓬亂的青絲覆在額上，益顯出妙曼斌媚，但是伊總含着焦思苦慮的神態，忽而抬頭望天際的新月，忽而低頭看一看凋零衰敗的花草，這時庭前的幾顆菊花已是含一種破綻的清香，一陣陣的西風把香味送入鼻裡，觸景傷心，在長吁短嘆，忽然聽叫他的聲音，回頭去瞧她小弟，弟仍是跳繩唱歌，也不去理會他，伊微微地嘆口氣說：月圓雖好有缺的時候，花開得雖艷而有殘落的時候，這是天地間的恨事啊！缺的月誰能賞玩呢？殘落的花有人愛嗎？咳！花開……：愛花……：月圓……：賞月……：花殘月缺的時候，有誰來憐惜呢？愛是美感的誘惑，暫時的愛簡直是虛偽的喲！

『姐呀！你瞧天上已是這般的黑了，寒氣到夜深極高，回去吧，明天還上學呢。』她聽她小弟弟的話，也就和他回去，但是她回到臥室內，無精打彩的坐在窗前椅子上，她不自知的抬起頭來，見桌上發現一個精緻美麗的信封，伊此時的心不知是喜不知是悲

只見這信微微的一笑而已，她雖就把牠拆看，只見是她的同學回故鄉後來的，但她以為是他來的信呢，真是使她失望了，她只胡思，她想已前和A的愛是如何的濃，而今呢？他已失去了我，他已和X女士結婚，而我想他既決了我，他還能給我一封安慰的最後的一句話嗎！他是怎樣的惡呀！她想到此處眼內的熱淚不自主的流了下來，只流到她的手上，覺着一驚，她又一想，事已如此，追之不及，何必如此，因此一橫心，走到床邊臥在床上，出神似的望着夜月，微風徐來冷漠悽吟，枯枝敗葉索性發響，月光漸漸的黯了只能照在粉牆一角，此時她回想到已往的事，滿懷的無窮的悲惋，自忖着想道：『他待我的愛情真摯嗎？他屢次約我到公園或遊戲場裏，甜言蜜語，以愛情灌輸我，他順着我的喜怒，從來未有違拗過，他總以笑容溫和的手段來待我，常說，我是誠實的，決無改變的，這種行為真像信徒信仰上帝似的，咳！愛情可稱熱烈最高度了，他屢次向我求婚希望達到真實的情慾地步，情慾的感動是極卑賤的行為啊！咳！什麼叫愛情！我才不信這東西呢。』

此時曉光在東山上湧出，天際一線的紅彩，漸漸地幻出極美的色彩，老教堂裡鳴着



很宏亮的晨鐘，鐘聲從遠遠地傳來，一切都浴在快活裡。

## 小詩

從夢中醒來

却忘記了夢裏的話，

欲待再返回夢中，

只是不可能的呀，

——於是感着無邊的愁悵。

## 回 憶

一個緊急的消息。使我匆忙的回到家鄉，原來曾祖母病了……月色朦朧的時候抵家，景色猶是依舊，只是我那素日勤儉，慈顏滿面的曾祖母，現在在床上養病呢。我那

微弱的心弦立刻受了很大的打擊，心裡只覺得愁悶……悽楚呵……。

炎炎的暑期也來了，那爽快的清風也不會光臨在此時了，我們爲了此也都感覺着不快！那時正是開學的前兩天，也正是芳妹投考初中的日子了，但是我們因爲曾祖母病的因由，打算預備晚去幾天，可是曾祖母說：『學校不同家庭呵，誤了考期，將來怎樣入校？須知光陰是可貴的呵！』……於是我便同芳妹萬不得已來到學校。

後來得到的家信，也不過說她老的病況，中秋節的前一日接到快信，原來曾祖母捨我而西遊了……那料想生離竟成死別呢……。

一年春來春去一歲歲花落花開，不覺已是三年前的事了！在我渺渺的腦海裡，不能將慈愛的曾祖母事完全記得，可是有一些時候，曾祖母對我們講一些要怎樣讀書，怎樣的處人接物，但是現在呢？捨了我，這幾句慈語，雖然是很平常的，然而我幾次的想來幾次的傷心。

去年的暑期回到家裡，物存人無，蒼松白楊的下面，荒涼的野地中，都是纍纍的古塚，那也就是我曾祖母久居的地土了！回憶起來真是悲傷已極。

## 悲劇的回憶

假若人生是可悲的，生命的味道總算一一的嘗遍了！假若人生是可喜的，那麼不希望有來生，今生已可滿足了！我會跪在峭岩荆棘的叢中，緊閉了雙目，高擎起世間最痛苦的杯，當這濃醇的苦汁挨到唇邊時，我除了默默的領受，與深深的感激之外，有什麼可說的呢？這所謂公平的造物者對我的獨厚的恩賜！

我愛看日暮的天色，我愛看美麗的殘霞，我愛看火紅的落日光芒四射慢慢的沉下去當牠在我眼裡消滅之後，天邊所幻成的是絢爛的餘暉，我也曾凝立橋頭，徘徊池邊，消磨了幾度黯淡的黃昏，我為什麼愛這些景色呢！這些象徵着結束和垂死的景色！

過去的日子啊！像虹一樣美麗的，過去的日子，是永過不會回來了！任憑我是流乾了淚揉碎了心，母親的青春，和我的童年，是隨着一去不返的流光逝去的！如今殘留給我的，是閃閃慘白的回光，幾聲淒咽的反響。

假若在我澎湃的腦海裡，記憶的孤舟沒有消沉，那麼我是不會忘記的，那一個花殘

葉落的深秋，暗淡的黃昏裡，西方由白而變紅的霞光，臥在病榻上，由紅而變白的母親的嘴唇和雙頰，母親的朱顏是憔悴得比被秋風蹂躪過的飄零無主的落花還要可憐，我望了望美麗的天邊，又望了望母親的瘦臉，最終這日慢慢的沉下去，曾經照耀過我童年的母親的慈愛的光芒，也同樣的消滅了！從那時起我痛恨宇宙，痛恨宇宙間一切有母親的孩子，有時我想把世界上孩子們的母親都殺死，那我的心也許就坦然了。

母親最後的遺囑，她抖顫的聲音，剎那間消滅了之後，我是反復的誦念書，『孩子做一個我所願意你做的人，總要和氣，但不要失一莊嚴，總要溫柔，但不要惹人輕視，啊！母親告訴我的僅僅是這樣兩句平淡備俗的話，可是從母親死後，我確信在這無限大的世界上，恐怕永遠找不到比這兩句話更尊貴的，所以今後的日子，我就是本着這兩句話做人，做一個母親所願意我做的人。

我常常想着起始是悲劇，結果如何能演出喜劇來。所以以後的日子，我自己知道，第一幕的悲劇是做了第二幕悲劇的背景，而且一直的繼續下去等到閉幕，——走完了這人生的路——。

母親！悲哀和孤零，都溶做愛的眼淚，獻在你的靈前。

## 空門中的回憶

夜靜了，大地上除了陣陣夾着悽切而有寒意的北風，吹得枯黃的老葉沙沙作響外，的確是鴉鵲無聲；天空中的冷月像間諜般在那裏窺探人家的秘密，一切的人們都偷偷的走入黑酣鄉了。那皎潔的月兒更自傲的向四野放射金光啦！月呀！你爲何這樣的殘酷無情，偏巧射到了靜悄悄的一個漠然清幽地所在——青雲庵的一角小窗上呢？唉！映着個莊嚴消瘦而蒼白的面孔兒，她全部的臉兒陰深得令人可怕，伊頭戴黑帽，身穿道袍，兩手捧着念珠，閉目打坐在蒲團上，口在念着禪門口誦，菩薩面前上的香快燒盡了。滿室的香煙瀰漫了禪堂，可是伊好像不知道似的，還是靜坐着，對於外來的刺激是不能衝動他的佛心，這一派清高凡塵不染的模樣，真玉潔冰霜，神聖不可侵犯了！

但是忽然雙目睜開，滿眶的淚絲蒙着的眼光，直射在對面的牆上，呵！那不是一

位少年的丰姿俊影嗎？在那照片的兩旁隱隱能瞧着兩行小字『倩雲妹久存，你病重的痕臨死前贈』奧，伊的胸中原來埋着隱秘的幽恨，默然仰首，凝望肖像，伊哭泣，伊戰慄爲着失戀，而悲傷，無形的痛苦，伊顫動的嘴唇，好似說：『去年的今夜，你忽離了塵囂，使我偷偷流淚不敢嗚咽，令人詛咒的今宵呀！你竟離塵遠跑，便分開人鬼路兩條，憑我哭得怎樣要死，你也一些不能領略，痕哪！我幾次想與你一同躺在黝黑的墳裏，而且偎倚你的柔肌，但，我爲恐社會的一般惡語，和年高父母的流涕，咳！終於負了你，痕，我雖未與你同死，然而我爲你拋棄了學業和一切，我爲你硬着心腸離開父母跑到庵這裏，我雖不敢說是給你守節，但是我藏在這人烟絕跡的古廟，每天讀幾次金鋼經，一面爲的給你免罪，一面是爲我自己洗濁，痕哪！願你有靈將我的孤魂收去，好把我這悲傷去掉，喂你可知曉？曾記否？去年的夏大，明鏡般的月兒，射近我的寢床，我坐着撫琴，你站着聽音，你不還說我的弦高一點嗎？當你說這話的時候，我回顧你的面頰，好像紅潤的薔薇一般，我倆的並頭影，潛伏在地板上，呵！往事成塵，渺不可記，痕，從你離我之後，我的琴還能對誰彈，呵！今夜的月色分外的明，倩儂給你撫琴，望你的靈

魂前來聽音。

聽呵！這不是叮咛之聲嗎？何其淒涼愛思之深，只聽得嬌怨低吟道『風颯颯兮寒氣深，檻外人兮獨沉吟，望痕魂兮何處存，手撫琴兮涕沾襟』伊的琴音終於消磨在這漫漫的長夜中了。

## 夢的回憶

在一個寂寞的晚上，碧空中懸着幾朵浮雲，沒有星辰，一輪孤月藏在雲縫裏，窺伺人間！幾被風吹雨打，霜雪摧殘的老樹枝上，帶着能數得過來的幾片黃葉子，在那裏搖曳。月光的放射，樹影照映在房牆上，清風吹來，樹移影動，斑斑條條的，很像一幅藝術畫。在這入聲寂寞的空氣裏，覺得有冷風吹人，唉！秋已老，秋將歸去了。

冷風陣陣的刮，夜漸漸的深，我的眼睛也倦了，便回屋去就寢，可是，頭放在枕上眼睛就睜大了。腦海中的思潮也洶湧起來。忽憶起那夜的夢，真很有趣。好像我和許多



同學去都到一個闊大的營裏，受軍事教育，夢中的光陰迅速，模糊間已經過一年多的訓練了！我們同去的人，成績很好，都是尉官階級，忽有匪賊來襲，於是司令就率領着這些新訓練出來的少壯軍人，出發去戰襲敵人，黑的軍服，佩刀荷鎗，坐驅駿馬，好不威風。到了戰地，分派女子師團爲右翼，男子師團爲左翼，第一次開火，未分勝敗！第二次開火，左翼敗下去了！我們這邊長官們便急了，指揮官揚着軍刀，放大喉頭，急切的督促！衆兵士們也不願退縮！我帶着幾個弟兄，支着一座大砲，指揮着她們的描射！戰了大約三四個鐘頭的工夫，便勝了匪賊左翼也隨着攻上去了！此時左右翼齊攻，雙方都振起全幅的精神對敵，在這槍林彈雨中，我覺得非常興奮，拿起一架機關槍，機械撥動，便突突的放射，忽然一個流彈，將我的右臂打斷，啊咬一聲，睜開眼睛已是天明了鐘樓的聲第一次在響，呀，呀！什麼精壯的兵，多謀的將，槍聲，炮聲，殺氣冲天的戰場都那裏去了？

這個夢真奇怪！我並不會有過這樣的幻想怎麼樣的夢？如今想起來，還覺着是很有興味的呢。

靜

淡淡的太陽懶懶地照着，

徐風慢慢地吹着，

好清快啊，

——這沉靜的宇宙。

## 夢裡微笑

陽光又去作他那西遊的美夢，於是我們，被籠罩在夜之幕下，漸漸兒滿天零亂的星斗，都起來放出牠們小小的光芒，給夜中的人們一個絕大的安慰，一顆光明澄淨的新月好似一個絕世的佳人，來爲寂寞裏的我們一個良好的伴侶，無所盼望的你我，也在感謝造物者聰明奧妙的創造。

我的嫂嫂，忙着作夜飯，請我爲她看守才睡的姪兒，我應允了，便上樓去了，他的臥室，是東邊在最小的屋中，只有一小牀，和一個裝牛奶餅乾的小櫃。

我慢慢兒把門推開——恐怕驚醒了他——我取一把小藤椅，坐在牀旁，他真是一個最胖最美麗，最聰明，而且爲我所最愛的小胖孩，他是我們一家的快樂源泉，他只有十六個月，現在他是睡着，所以我必須用心看守他。

他鋪着淺綠的牀單，蓋着淺紛色的小被，穿着白色的睡衣，兩頰白而且紅，唇邊帶着笑意，又不時的顫動着，好似在述着他心頭的密語，呀！他大概是在尋找他那美夢，他的心中沒有惡意，一定是作着天真的好夢，這時我恨不得把他的笑臉狠狠的揉幾下，叫他醒來，告訴他的夢景，但想起嫂嫂的重託，並且把他喊醒，他也不能把他的好夢講給我聽，我只有謝謝嫂嫂給我生了一個這樣天真可愛的姪兒，並謝謝造物者的智慧，使我得識這一番美麗的夢裏微笑。

## 甜蜜的夢

金烏西下，玉兔東升，一片清明水晶般的世界，漸漸的變成淺灰深灰以至於黑色，一輪明月，慢騰騰的從東面房角推上來，躲在薄片的彩雲裏，好似含羞帶怯的新娘，只露出點嫩臉兒來，對着我們微笑。此時白日裏奔忙着一些的動物們，也都忙着休息他們的軀體，恢復他們的精神去了，四野荒涼，鴉鵲無聲，夜之神又降臨了，無情的朔風，拖着牠那殘忍的刮着，熱烘烘的火爐烤暖了寬大室中，躺在牀上的我；同着我那天真爛漫的妹妹，燈光底下照耀着慈愛的母親，一面手中縫綴着，一面口裏給我二人講些稗官小史，可驚可悲可喜可怕的事，這時我的上下眼皮便引起爭鬥了，奇怪來呀！奇怪呀！朦朦朧朧的便走到四無人煙的地方，原是一座茂盛森林中間，有一條細長的甬道，初極狹才通人，仰不見天日，枝枝相交，葉葉相蓋，余順林前行，林盡，見一小山，登山而上好似別有天地，足踏天空，身在天外，山上的奇花異草，開得萬紫千紅，合抱的古松成羣的羊鹿，盡現目前，再望遠眺，各名山大川，瓊樓翠閣，參差錯綜，豆人寸屋，盡都映在我的眼簾裏，再回到山上的小茅亭上去休息一會，此時把我鎮日裏積蓄心中的苦悶，盡情發洩出來，我便不顧一點羞，唱起歌來，拍起手來，跳躍起來，再抬頭四望已

有閃爍的光芒，啊！這是城裏電光啊，正在驚惶的時候，忽聽有姐姐的聲音，送到耳鼓中，定睛一看，方才的美景，都不見了，蕩化了，消滅了，牀前站着的，便是可愛的妹妹，我這時才明白了，剛才的一切，乃是一甜蜜的夢。

## 一個初秋的早晨

黑幽幽的小室裏，漸漸的從窗上映進灰白色的曙光來，睡魔將退的我，便知道這是夜神慢慢退職的時候，光明之神要來盡他份內應做的事了，於是我起來穿衣，朦朧的睡眼，尚未睜得十分開，便無意識的走進我常來的花園中。

花草上閃着鮮明的露珠，枝邊小鳥們清婉的奏着晨歌，我遊行在一個小溪邊，忽然幾拂輕風，使平靜的水，立時起了無數溫柔的波紋；使園中的榆柳，都垂首低迴的搖着美麗鮮艷的花，也在那裏隨風顫舞，彷彿一羣活活潑潑女孩子們的舞蹈，我見了這種宜人的景象，精神甚為振作，把以前的餘睡，已完全丟在身外了。

我離去了池邊，偶然見樹下積着許多的落葉，啊！是呀！這已是莊嚴的秋降臨了，

我就把這些落葉收起，丟在小溪裏，讓他們流到熱帶，告訴他們的同伴，現在北國已是早秋時候。

回憶以前的時光，是如何的迅速？真所謂電掣般的匆匆滑過了，於不知不覺間竟拋那炎熱的夏天敷衍過去。但是我的腦中，在炎熱的暑期內留下了什麼遺物呢？只是每天和哥哥們談笑或遊戲，有時悶了便找同學們談心，再有我還看過幾本不關緊要的小說，在我腦子記憶起來的只有這點遺物吧了。現在已是早秋時候了，就在這初秋早晨，決定了一個勉學的目標，以備將來入校後照着這目標努力向前，才不辜負這秋晨給我的大感觸。

## 理想與事實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總是得先有了理想，然後纔能成爲事實，所以可說理想是事實之母。

理想有純潔的高尚的，但亦有淺鄙的齷齪。如果有了優良的理想，所實現的事實亦

一定要好，如有了惡意的理想，便會造成惡劣的事實，所以人的理想是很緊要的，應當十分謹慎。

少年時候的理想，尤其是應當注意；因為少年的知識很淺薄，經事不多，閱歷不深，他的理想很容易改變，並且他對於某一件事實的是非，不能有正確的判斷，很容易犯着錯誤，因為判斷的錯誤，自己就容易做出不正當的事來，所以我們要使行動不發生錯誤，便得先要把理想納於正軌，使理想純潔而且高尚，但要使理想純潔而且高尚，須先養成判斷是非的能力，如果要養成判斷是非的能力，便得多閱有益的書籍，聽從尊長的教訓。

現在的社會流傳種種不正常的書籍啦等等，少年往往被誘惑到不正當的道上，這都是由於少年判斷能力的薄弱，以至生出不正確的理想，而做出不正當的事實，到後來縱令覺悟，却已經來不及了，俗語說得好：『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

所以少年對於一樁事情的起始，當判斷得正確。閱的書籍要選擇，尊長的教訓要聽從，使理想純潔且高尚，一切行爲均納於正道上，這才好啊。



## 晚秋的一個初曉

秋風起，早霞飛，未散的朝暉，更像輕烟般的流動，房舍田園，花草樹木，都沉浸在烟霧裏，樹枝上的晨霜呢？更像白了鬍子的老翁，輕淺的笑着，靜穆的站着，鴛鴦也怕冷似的，縮着項兒，嘈雜的叫着，街頭小販的叫賣聲，以致……叫囂的很，這些聲音把我驚醒了，把我甜密的夢衝破！。

彷彿是這樣的一個秋晨吧，我還沒有起床，蓮妹絕早的跑來，趁我未醒，在臉上給我畫個花臉兒，我起牀後，弟弟看看我笑了，媽媽姐姐都對我狂笑，我驚疑着看一看身上，也沒有什麼破綻，媽說：『珍兒你照鏡子看看就知道了，』我攪鏡一照，赫！兩撇八字鬚，一付大眼鏡，幾條抬頭紋，哈哈！竟成了一位龍鍾的老人了，我不禁也狂笑了，這時蓮妹呢？更笑的喘不過氣來，咳！這件趣事，我每一憶起，總是覺着好笑的，是現在呢，蓮妹已是拱墓叢中的人了，怎能不令人傷心呢？怎能不使人惆悵呢？更可憐的，就是她那年邁的老母，終年流着眼淚：春流到夏，夏流到秋，就這樣地度着她的餘

生了，唉！每在這樣的秋晨，怎能不令我憶起親愛的蓮妹呢，啊！秋晨！

## 山 居

山中的月夜，

月夜的山中：

露華這樣重，

微微凝了，霜華也重。

有犬吠聲破那朦朧。

憑倚在暗的虛廊下，

漸能相忘於極冷之間，

忽然明起三四星的燈火，

我不禁若有所失了。

## 秋夜之感

天上綺麗的晚霞，漸漸的散步到天邊。出巢老鴉，也銜着食物歸去喂她的愛子。海面的紋波被紅光映得一閃一閃的耀眼，整個的一個宇宙，完全沉睡在美麗而可愛的大自然裏了。

一會兒，夜之神帶着黑袋來了，他把宇宙一切的精英，都吸入他的魔袋中，天地間一切的精華，頓時都消沒在黑暗之下了。這時人間只有我，還是在黑暗之下呻吟，我乃是一個精神頹唐沮喪的青年，更是一個失羣的孤雁。流離失所，怎能不使我悲鳴。我更是人間的一個弱者，又怎能不使我受盡這些刺激呢。

霎時間，一輪明月由東而升，懸掛在這灰藍而浩大的天幕中，衆星零亂着閃爍的發光，這正是在中秋的節氣，颯颯的西風，不住的吹我憔悴的面龐，夜蟲又不住唧唧的鳴着，啊！好大的宇宙，只有我和夜蟲還未去入寢了，果然是白天是色的世界。黑夜是聲的世界，在這種悲憤的聲中，又引起了我的惆悵來，咳！天哪，有誰見憐我？有誰安慰我我實在不堪再享受這種淒涼的苦味了，於是便倒在床上去睡覺，但我止不住我的思潮往事却洶湧的衝上了心頭，片片的映在我的腦府中，咳。我又怎能安然的去入寢呢，於

是我便坐在牀頭，察看大自然中的一切：天空中明鏡如水的秋月，並有銀河倒瀉，越發的顯出一個晶瑩的世界，咳！這種清高的秋風，中秋的空氣，怎能不使我觸景傷情，見物生悲呢？連續不斷的往事，縈繞着我弱小的心房：此時腦中只有絹的印象，構成了我回憶之源，和痛苦之因：咳！娟友，當此月圓人聚的時候，不知引起了多少失侶人的痛恨呢。不知罵了多少聲無情的月兒呢？你我不也是如此嗎？天涯海角，何日重逢，在我簡單的腦府中，片斷的回憶裏，才是使我憶舊而留戀呵。咳！過去的已成爲陳迹了，但我總以爲它有可以回憶留戀的代價。它裏面總有你我的愛結合在內。一切一切大概你也不會忘掉它吧。娟！你已說過：『你我永遠的聚首以至於未來』而今呢。你竟爲了前途的驅使，而獨自的赴奉去了，雖然你臨走還是這樣的說：『現在不過是物質的別離，但精神上却是永遠的愛之連合，』這話固然是不錯，但不過是安慰人的名詞而已。又怎能來麻醉我呢？咳！總之，人情的變幻是難測，只可怨命而已了，命也如斯，夫復何言。我還有什麼可言之餘地嗎？對於我前途既無希望，後顧又茫然，於是憶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句子，你我又無定期相會，生死離別又有誰來過問。誰來見憐，

咳！只有任憑生命之神的支配而已，睡吧。

## 深秋

秋深了，一切景象都塗上一層衰朽的顏色，不斷的刺激人們的心靈，使人感覺着一種莫名的空虛。

秋風呀！你的力量爲什麼這樣的偉大，你是冷靜寂寞的神嗎？爲什麼你發出癡笑狂吼的風，使那芬芳茂盛的花草樹木的生機日漸短促？濃綠的樹葉被你給吹黃了。我們身體被你吹冷了，你的性情不象春風那樣的溫和可愛呀。

遙望遠山近林，落葉紛飛，萬物都顯出一種蒼老的樣子，天空中的羣鴉，盤旋的飛舞着，丹江裏白露淒清的下降。雁的嘹唳聲，和水的潺潺聲，陣陣的刺入耳鼓。再看茫茫的四野，到處都是蕭條寂靜的景況，處處表現着深秋之意，我被淒涼煩悶壓倒了知覺。這時夜已深了，燈光不時的被風吹得忽明忽暗，園中的柳樹，被風刮得嘩拉嘩拉的作響。秋蟲唧唧婉轉的叫着，好像不肯放棄牠們責任似的，那簷前的花草，已經是彫零的不堪。

入目了。

這樣的景色，的確是表示牠們命運的結束了，唉！那不留情的時光，怎就讓牠一生這樣匆忙而又短促的過去了；可是牠們今日的衰落，還有來日的茂盛，我們人呢。衰老之後，可就難有更少之時了，人生不過百歲，在這極短的時間內，設若不能尋出自己的新生命，使那青年人的生命之花，在爛燦的開放着，生命力在暴烈的火焰中燃燒着，那他的一生，便算白白的糟塌了。

## 秋 雨

新 詩

浙瀝，浙瀝的響，打在我的玻璃窗上，原來是這綿綿的秋雨，又開始下降，天和地都成一樣，

現出了暗淡的色光，惱人的秋雨啊，你一絲絲的纏在了我的心房，使我這幼稚的心靈，都感覺無

涯的悲傷，討厭的秋雨啊，你快停止吧！叫那光明的大陽現出來，使我離開這煩悶的小屋，到那

花園裏去玩賞。

## 秋夜砧聲

夜是寂寂的，人是靜靜的，只有蟲聲唧唧，和犬聲怪惱人的。還有那砧砧的石砧聲使我欲眠不得，我這枯燥的腦海起了思潮，便不約而同的與那砧砧的聲音一起一落的不停。

啊！秋已到了，人們都在希望中辛苦的預備那冷冬必需的棉衣，也有遊子在外，慈母正在爲他預備呢，可是，我怎能有如此的希望呢？我是那弱小零丁的孤苦者，有誰幫助我？世上的愛，只有母親的愛是純潔沒有渣滓的，可是愛我的母親早已別我而去了。親愛的母親哪，你的愛護和指導，我就算沒有權利再享受一點嗎？現在你是否還掛念你這微弱孤苦的孩子呢？只享受天國的快樂嗎？慈愛的上帝！你能否允許愛我的母親到我面前來，對我說五分鐘的話呢？我的前途啊？那有一線的希望呢？咳！

砧砧！砧石的聲愈是加快，亂絲般的情緒不住的圍繞我；這種聲音，真如刀刺般的痛酸。咳！究竟我的理想不能成爲事實啊。難道竟是使人失望的事嗎？啊！我明白了！



上帝呀！你是不偏待人的，願你成就你的美旨吧！我願跟隨你走向你所爲我安排的道路  
遇福遇苦，終必跟隨，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 秋 夜

雁陣驚寒，

帶來了秋的消息；

紫艷黃華，

遍示了秋的美麗，

嗷嗷的小鳥，

對映那一輪的明月：

唧唧的秋蟲，

點綴着那一籬的淡影，

丹楓映現着秋景，

大地蘊蓄着秋意。

這時候，  
世間的一切呀，  
都沉醉在秋夜裏。

## 落 葉

秋風把黃葉吹得紛紛落下，夕陽有如將滅的蠟燭，曳着微顯的火燄，漸漸低了，漸漸的降到天邊了，這種現象，原不十分的佳美，尤其落葉多已無生息的睡在地上，兩種情調配合成一副慘淡的秋容。

真是，在落葉短短的生命史裏，也充滿了悲喜，在這樣老氣橫秋的節氣，當然有些珍奇的回憶，陽春煙景，自然是可記念的時期，那時風也溫柔，花也美麗，青嫩的樹陰裏，還有燕語鶯啼，雖然夏季來臨，繁花落盡，但是枝葉繁茂，像人雖然失去了童年的心，却還賺得壯年的性情。

啊！落葉！也許你們會羨慕那枝上的生活吧！祇有想像最美麗！也祇有想像纔有趣

味吧！不要怕：這很容易，很自然的，祇須輕輕一擺身子，就會徐徐落下，天下沒有不散有的筵席，今日故枝，明日天涯，去吧！

落去的琪花，不知幾千萬朵，老去的瑤草，不知幾千萬。萬物都有消長，逝者有江河，又可惜你們小小的生命，可是話雖如此，你們到底也太可憐約！雖然靜止的餘生，正必勝於奔波，但此去啊！當那西風，把你們送在人煙繁密的道上，成羣的躺着，一定受着無情的撕掠，如果你們再想要表示芬芳的時候，那麼那些無情的清道夫，却會把你們視同糞土，將你們拾起，與糞土同流，合裝在一起。

啊！最好約！還是飄遊到荒郊，遇着貧兒老乞的尋着，那麼你們的機會便來了，他們以你爲真實，當人家衣錦麥甘的時候，他們却還生着爐，於是你們的更好機會又到了幫助安慰他們，雖然在最終的消滅，也還能完成一段的功勞。

風又在吹，四下又蕭蕭，這時候有些是神色懊惱，落地時，嚇的發出一聲苦笑，有些是依舊姿態自若，恰如蝴蝶的低徊嬉遊。

## 落葉

颼颼的風，不住的吹着。階前戀枝的黃葉，被風撕掠着，一片片的落下，啊！原來是秋之神已經光臨大地了。秋蟲不住的叫，小鳥兒也停住了她技頭的曲調，爭艷的百花也都凋落了，最可憐的就是那不忍脫離了枯枝的小葉兒，被秋風撕掠，牠們弱小的身軀輕微的體質，怎禁得住呢！不得已而遠別了牠慈愛的母親和父親，任憑風神的指揮和驅使咳，如果把我送到誰家的庭園裏，慈愛的人，或者愛護我，保存我，我還可以暫時偷生，但是約！如果把我吹到溝渠之中或道路之上，由着人們足跡的踐踏，被那雨水的淹沒，那麼我的命也就到了末路了啊！咳！咳呀！咳呀！盡力的扎掙吧！把我們送到汪洋大海之中，咳！茫茫的海水，渺渺的前途，東飄西蕩，何處是永久的歸宿呢？洶湧的浪花，不住的飛濺着，西北風，更是加速度的吹着，甚至要把我逐到無影無踪，落葉就是這樣的可悲麼？啊！我知道了，飄泊的人兒，與這落葉是沒有甚麼分別的，甚至比落葉更要可悲呢！海角天涯，流離不定，唉！與那落葉的現象，有什麼差異呢？更

當此旅雁兒南歸，飄泊的人兒，正像孤舟在大海之中，任憑東風的吹送，況且俗語說道樹高落葉歸根，然而飄泊的人生，又如何及得上落葉呢，而飄泊的人生，又如何及得上落葉的歸根呢？咳！飄泊的人生就是這樣的無聊嗎？就是這樣的可憐嗎？我為飄泊的人而酸涕，為飄泊的人而痛心，可是我的同情心，無時不在發現，飄泊的人兒呀！不要着急。

## 飄落的黃葉

金風颯颯，吹掉了片片黃葉，使人見了心中生出無限的愁思，唉！黃葉呀！你就這樣的完結你的一生，使人怎不替你可惜，而落下同情之淚呢？

某星期六下午，我獨自徘徊在院中，看見那風兒吹落了許多的黃葉，便憶起二年前的事。

前年秋季的某日，我和最知己的蓉友，徘徊在野外樹林中，那時涼風陣陣吹來，將樹上的葉兒吹得片片飛下，使我們生出了無限的悲哀和惆悵。我緊緊的握着伊的手道：

『蓉友！你就不會和我回去嗎？』伊嗚咽的說：『華！你是知道的，我媽媽怎能離開我呢！』這是我們分別前一日的事。

原來是因遷居，便到這裏來讀書，伊是伊父母最嬌養的，伊的父母年已半百了！只生伊自己，一日也不能離開伊的。

自從我到校以後。我們至少要有兩封信，一日接着一封信，知伊有病很重了，信內說：

『我最親愛的華友！

潔白的月光照着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我，唉！華友呀，我們要永遠的分別了，我要到另一個世界去了！我們只有在夢中相見吧，唉！我的心似刀刺般的難過呀，你聽，這不是我媽媽的哭聲，唉！他們真可憐哪，已經是五十多歲的老人了，我死去他們怎樣生活呢？唉！我親愛的華友，我的頭昏了，我不能再寫了，我最後的一句話，就是請你不要過於傷心，你要記念我們最後分別的前日所談話的地方啊，我因為要記念的緣故，所以讓我父母把我埋在那裏，你回來時可上那裏去看看我吧，你記得我們在那裏說話時

不是有涼風將落葉吹到我們臉上來嗎？唉！華友呀，我好似落葉般和我的父母離別了，我的父母是怎樣的難過呢？唉！惟一的華友呀，我有說不盡的話，可是我的心碎了，手顫了，頭昏了，實在不能多寫了，親愛的華友，永別……」

我接着那封信後，哭得要命，過了三日，又接着家裏來的信，說伊果然與世長別了。

去年秋天時，我因事回家，次日便到伊的家裏，見伊的父母如同呆人了，那蒼老的面容，更加憔悴了，伊的媽媽見了我就哭了，我也哭了。後來我們上伊的墳那裏來，遠遠的望見一個土堆，旁邊圍了很多的樹，這日正是我和蓉衣分別時的前一日，我哭了，唉，蓉友啊，你不是讓我上這裏來會你嗎？我來了，你怎不出來和我說話呢，我的心碎了，我的淚流盡了，我沈醉了。一片落葉打到我們面上來，同時同地的落葉，獨不見了我的蓉友，怎不使我悲痛呢！我憶起了蓉友最後寄我的信上說：『我好比樹葉，脫離了樹枝，』是，我覺得伊好似獨枝上的黃葉兒了，只剩下那衰老的枝幹了。她已失了安慰者了。



現在眼前又有那片片葉兒落下，怎不使我見景回憶呢？

唉！黃葉呀！我可憐你你那弱小的身軀，被狂風吹得飄飄落下，是何等可惜呢。我們豈不是和你一樣嗎！唉！我只有落下幾點同情之淚罷了！

## 紅 葉

颯颯的秋風，於不覺中暗暗追跑了盛夏，帶來了對人們感覺不同的雜想，這是多麼輕悄的一個秋天！

在水邊有一羣羣的家鷄，在互相喚着，尋覓小蟲和果穀，他們活潑潑地無思慮的食着，彷彿宇宙以內只有它們，它們的小生命在開燦爛之花。

四邊是遼遼的空曠的郊野，模糊而富有畫意的遠山，蘊着深深不同的色彩，隱在渺之中，天空是清明的疏淡的，沒有一些兒纖雲，只有一行行的南征寒雁，在長唳着，地上的草，已經若睡了，而被風搖搖的吹着，現出憔悴的樣子，水中的波浪，似乎興奮得很，一齊抬起頭來瞭望，但是力量小的，便不久落了下來，等到休息一會，又抬頭去看

這樣一往一復把浪弄得反不安隱，激起高低不平的銀白色的微波。

樹枝也無力的跳躍在風裡。

除却附近農民的茅屋外，一切都浸在秋意裏，浸在秋風的搖動中。

幾經霜露降下，給樹葉添上了美麗的綠色的舞衣，它情不自禁想舞起來，但是我們爲愛它的原因一刻不離的圍住它，他羨慕母鷄們及地上的一切，對於他的生活，感覺到平淡了，於是他爲好奇心所動，要到地上去游玩，『鷄們多快樂呀！各處走着，雖然我是安閑，但是多乏味，多呆板呀，』它開始憂鬱了。

它憂愁着，但是仍不能博得母親的許可，他多苦惱呀——在清明的秋日裏。

最後風伯伯來了，他向風伯伯訴說近日的心迹，風伯伯最同情它，允許把他帶到地上於是紅葉一點不留戀地辭別了母親高興地飄在空中。

他多愉快呢？得以達到目的。他感謝風伯伯，助他得到了快樂，得在空中跳着顛倒的舞。

它傲然狂笑着，『我多美麗呀！我能跳着活潑的舞，誰比上我呢？誰比上我呢？』

風也似爲他慶賀，也發灑灑的聲。

當他們走轉一個小溪邊，狡獪的風，悄悄溜走之，紅葉於是失了自主力，跌落在溪中，它惱恨秋風，欺騙他的秋風，他的怒氣完全發現在隨溪水進行中，溪水涎着嬉笑的臉皮，把紅葉玩弄着，向當路的岩石撞去，石頭板着冷臉不動，最後溪水怒了，拚命向石頭施起手掌來，誰說石頭始終一樣呢？當辟辟拍拍手掌到處，她低頭一閃，溪水又活潑潑地流過去了，花花的奏着凱歌。

可是那精神失了主宰的紅葉呢？身體却受傷了，舞衣變了色，憔悴的面目露出來了。

他沙沙的嘆着氣，無氣力的吶喊着：『地上雞兒們。你們都是惡魔，你可恨的秋風欺騙人的風約。』它先吶喊後又無力的掩泣，但是溪水還是活潑潑流着。

太陽暗淡向西方徐徐進行，光照在悲憫紅葉頭上，它不像盛夏那樣的向太陽媚笑了。它憶在母愛的懷抱裏，多安適呀。現在已經淪沉了，淪沉在溪水裏，黃瘦的臉上，失去了生氣，彷彿要接近死神，隨波逐浪流着。

當他經過一大旋窩，紅葉心弦緊張得亂跳，等到溪水似長呼吸的流過去了，它就附在一枝草上，苟延他的最後生命。

## 淒清的風雨

星月無光的夜裏，斗室內只有寂靜，幾陣狂風吹着的窗櫺作嚮，從破舊的窗隙，送來無辜的胸懷。益增病者的愁思萬端。

狂風漸漸息了，雨又降下，淅淅瀝瀝的雨聲，更不住轉入耳鼓，何況檐前的鐵馬，被打的叮咛作響。唉！幽淒的響聲，敲碎了我的心靈。

由這風雨之夜的淒涼，想到日間婉的來信：

『……在兩年以前，我們不都似同巢的燕子嗎？曾幾何時，你已飛到梧桐的巔上，變成了那人人羨慕的鳳凰高鳥了！但是我總是一天一天沉淪下去，恐怕不久就要沉到海底的沙泥裏面去了……』

唉！婉啊！似你那樣的聰明智慧，能幹的天才，竟斷送了你一生的幸福，埋沒了你

有爲的天才，我呢自顧還不暇，又那有餘力來同情你呢。只有用這不足輕重的熱淚，來同情安慰你吧。

婉！請你不要回憶吧！童年往事，全是浸在快樂中的，況有現在的淒涼，不更要顯出往事的甜蜜嗎？往事愈是甜蜜，現在愈是淒涼，那美麗的往事的背影，深深的刻在我的腦間，每憶起益覺近年來的悲慘，更刺我的心痛更不願回憶，我也不願你回憶，但那不自由主的思潮，我可沒有爲管她的勇氣了。

婉！別已經兩年了，你只聽了他人的傳說，竟以爲我得着安適了，唉！其實呢！仍舊是寄跡在舉目無親的X城，飽嘗漂泊的滋味，我的遭遇，有誰和道呢！兩年前天真的態度，已盡消失，愁城裏不能頃刻離我的左右。

婉！你還記得兩年前一個將進端午的雨夜裏，兩個孩子穿着膠皮靴子，撐着傘，在夜雨滿水的院中玩嗎？媽媽愈着急的叫，她們愈很玩皮的裝着沒聽着，後來媽媽真生氣啦，她們才跑進了屋，衣服濕了，還帶着泥點，那不就是你和我嗎。

唉！現在呢，我獨自睡在這孤冷的宿舍裏，雨仍不住的下着，時間也將至端午，可

是你呢？已消沉了，慈母的髮，也更加斑白了！我已遠離了她和藹的笑顏，孤冷的暗然流那思親之淚，天涯遊子幾時能重回慈母的恩翅之下？

慈母啊！雨聲一陣一陣的打到心房，風聲吹冷愁顏，你聽了，那思兒的淚珠，怎能不流！此時也正沉寂的伏枕暗泣，那淅瀝的雨聲，狂號的風聲，將兒的心靈吹碎了。因她好似你思兒的悲泣，和想兒的嘆息。

## 思友人詩

(一)

提起筆寫了句「兩地思想」

苦思不知怎麼寫，

少不得又把筆放起。

桂花不惜他那小身分，

止不住一陣陣放香，

鬧得我無法對付：

麻雀兒又在那小枝上唧唧叫喚，

笑得我紅漲了臉皮。

愛人約，

不知道是你使我不得不念，

也不知道是我要念你。

盪漾着微弱的腦額，

輕輕跳過門限的兩足，

一次模倣，

一陣思念，

一陣思念，

一次模倣，

只落得孤孤零零，

無限無聊。

殘  
痕



殘 痕

我想把這些思念，

給她寫在信裏。

擡頭看時，

麻雀飛去了。

風起了，

桂花只有一株樹，

黃沙乾涸在筆尖上。

(二)

小鳥兒嘻嘻地報上他的音信，說，

她正在疲倦中間，

並問，

有多少眼淚化作清氣流到山上，

多少混着紅血的眼淚流到海裏，

(三)

希望很奮勇而且謹慎地捉着他的衣襟。

一步一級，

一直走上最高度。

但當眞實叩我們首那一晚上，

寒風吹開了無限的幻幕，

他，塊石頭一般的東西，

馬上經過我的鼻端，

深深地沉入淵的最深處了。

## 路

一條長路，

細屑灰污的沙鋪着，

摩托車過時，

印出兩條直的，

陰紋的圖案，

殘痕

殘 痕

行人過時，

又印成許多同樣的，

簡單的履跡。

一陣風起

車痕履跡都模糊了。

## 寒林曉日

在吾舍之東南隅，有一個曠約二三里的森林，樹上的葉子，都已被霜兒打落，只剩許多枯幹，臨風飛舞，顯出十分憔悴的形狀！

太陽還沒升得高呢，一片白濛濛的曉露，籠罩着全林的頂部，只見很模糊的扶疏而參差的樹枝，彷彿用淡墨描的，斜射的淡薄光線，慢而無力 穿透濃霧，這時東面的樹枝，已增一些光亮。

這種光亮，漸漸兒照滿全林，把濃霧都驅散了，棲止樹巢上的老鴉，被日光驚醒，

振一振他的翅膀，抬起頭來，啞啞啞啞叫了數聲，好似對巢中睡眠的乳鴉們說：『醒醒天亮了！快起來作你們工作吧！』這種聲音，真是有效，那些甜夢的乳鴉，一個個聞聲興起，唱起歌來：『天亮了！快去銜泥草，趁此天曉，補我舊巢。』

這時一片寒林，已經日光烘得略有暖意，不是先前的那樣慘澹了！

## 古木寒鴉

呼呼的風不時的怒號着，鵝毛般的大雪，不知飄了幾多回啦！大地上已經覆了一層薄冰，牆上屋上和樹的枝上，也蓋了一層，未曾被日光溶化的積雪，在院的南角處，長着一顆有十餘年的老榆樹，高有三二丈，不知怎的，這時牠那綠油油的葉子！柔軟的枝兒，被風吻到那裏，只剩些粗乾的枝幹，不住的搖曳，呼呼的作響，在那每個枝幹的交點處，仍然存着壘成圓形的鴉巢，每當薄暮，有一垂漆黑羽毛，長長的嘴兒的烏鴉，由天外飛回，宿在牠那不怕風吹和雪覆的小巢中，有時牠們查查叫着，飛回到牠們久已棲宿的老樹上，還要查查叫個不歇，牠們那也許是樂着，今天飽食而歸，牠那技兒構成的

窠巢，並未被寒風吹落！遂就快樂吧！而天一發明，太陽尚未從東海發出紅色的光芒時牠們早夢醒了？又繼續叫起來，每回都要叫着十幾分鐘的工夫，才飛去，啊！我曉得了牠們是要喚起與樹相對的屋中沉睡的人們！是要使人們在這天一亮的當兒，不要再被睡魔拉倒夢鄉去，須知一日之計在於晨的，一句諺語吧！並且使人們須要在這日的紅色，還在雲霧裏籠罩時，務要努力須得振作，去謀前途的發展，去尋你人生的工作吧！啊！古木上的寒鴉？你不但能喚我們人生的晨夢，還能點綴這寂寞庭院中的風景啊！

## 夜 月

燈後與嫂去離家八里許  
之藥店爲母購藥歸來作

很疏的星，很疏的樹木，疏林外，很疏的燈，在露冷霜清的夜，在露冷霜清的夜，誰寫著這幾筆淡淡的老樹影月臨頭上，風吹頭上，還有時悄悄吹我面上，燈火漸漸的稀少，只有月色的清明，很喜歡黑夜如白晝，小聲歌唱，明月好衣，照我還鄉。

## 寒 月

死一般沉寂的夜，

萬籟無聲。

一清如洗，潔而無塵的碧空裏，

鏡一般的月亮在懸掛着，

照臨着宇宙間的萬物。

× × ×

這時的我，

因月色皎潔，

捨不得登時就走，

思潮慢慢的從腦海裏湧出，

立在庭院中呆想着。

× × ×

天上一顆顆小星星，

也在那深藍色的天空裏閃爍着。

殘  
痕

殘 痕

繁星啊，

盡管閃爍着吧，

月兒呀，

盡管照耀着吧，

我願你永久這樣圓這樣的亮。

×

×

×

看，

在人生的路上徘徊的人們，

一個個——

奔忙中，

孤寂中，

他們誰不都在讚美渴慕你那亮晶晶的光呢。

×

×

×

但是，



月亮啊，

妳發個慈悲心，

允許我的請求，

願我的魂靈永久在妳的光裏照耀着，

我黑暗的心照得明亮了，

我的生活呢？

× × ×

只是靜默的望着我微笑。

忽然來了一陣寒風，

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把我的思潮打斷，

啊，

秋深了，

我放大了脚步回去就寢了。

殘 痕

## 雪天的感想

某日正在我心情歡悅的當兒，那無情的陰慘黑雲，慢慢的從西方隱遮了長天光明，皎潔的雪花，片片的落下，始而霏霏，繼而漫天的飄飄，最後鵝毛也似的，從空中掠將下來，這時許多睡眠的柳兒，殘枯的草花，都輕柔的低着頭，彎着腰，可是園裏赤裸着的梅花，滿綴着嬌小潔白的鮮花，吐出陣陣的幽香，竟無畏於雪的來臨，真是十分美觀十分引人，我便身不由主的，學着浩然的故事，來願盼這寒裝美人了，順便折下了附着瓊苞玉蕊的花枝，握在手中，很敬重的植於瓶中，我迴環着贊嘆她那傲骨和風姿，她是不屑和庸碌的桃李爭妍，和平凡的玫瑰鬪郁，翩翩在風雪之下，亭亭玉立，有如君子的自守，笑那些妄分流芳與遺臭的鄙夫。啊！天地間的萬有，只是爾爾，不是如那弱柳衰草嗎？比得上梅的能有幾何？那麼我們對於梅的心情怎麼樣呢？

冷

老王把烟蒂拋在痰盂裡，隨着伸了個懶腰，從袋裏掏出手巾來抹去淚水，慢慢地站起來，彷彿是在自語：呵！我該走了吧？夾着一絲輕微的感傷。

怎末！完了嗎？正蹲在爐旁烘手的老張，覺得不滿足。

老李端祥着老王的紫黑臉——兩隻眉頭又連在一起了，顯然是他又想起了什麼煩心的事，老李想笑，但沒笑出來，老王，我說你怎末總忘不了家呢？

老李，你又想取笑我了！我是要去看看我那件棉襖做出來沒——今晚是我的夜崗。憑你這身衣裳，這個冷天可真夠你受的……老張很關切地說！三個人不約而

同地看見了那扇冰凍着的玻璃窗，老李走過去，用手掌溫化了一角霜，張望着一塊灰色的天和一段白色的街，雪仍是在大塊地堆砌着，行人是一個也沒有，在對面店舖屋簷下，隱約地能看得見萎縮着的老鄭，他不息地在屋簷下走着，老李覺得很掃興，也有點冷，爐火在閃着無力的紅光，他看了看呆着的老張和老王，添滿了一爐的煤，於是爐子又歌唱着把和暖送給正在苦惱着的人們。

老王，你不走啦？

唔……走！他被老李驚醒了，忙披上大衣正了正帽子開門出來，一陣冷風猛力的撲過來，老王禁不住打了一個冷戰，同時也傳染到屋內的兩個人。

兩隻脚吃力地在雪裏踏進去又披出來，雪片不住地大塊的落在臉上立刻溶化了，風撲過來彷彿是用刀在割着兩頰，鼻尖一陣陣不住地發酸，淚水和雪水幾乎凝住了雙眸，老王頻頻地用手帕擦着，辨認着每一條胡同。

兩條腿已經是機械般在強硬的推動，但是老王還沒看見他住的胡同，兩頰也已經麻木了，他不敢再從大衣袋裏伸出手來擦溶化在臉上的雪水，儘用力地夾著眼睛把凝在眼簾上的淚水和雪水擠掉，他的心在戰抖着，緊縮着，弄得幾乎嘔吐起來，但是他盡力地忍耐着，克制着，兩條腿在隱隱地發酸，他疑心着一定把那條胡同走過了，否則就是走錯了路，他仔細地辨認兩旁的店鋪來作證明——苦痛不讓他想一點別的事。

在兩座聳立的店鋪中，夾着一條狹險的胡同，老王的兩眼發了光，他鬆了一口氣，忘記了疲倦，很快地轉進去，現在他又在仔細地辨認着每一扇門了。

小禿的媽在炕上坐着給小禿補棉褲，小禿蓋着被睡在炕頭上，小丫頭在洗衣服，老王把大衣脫下來堆在炕上，棉襖作好沒？老王開頭就問。

在那裏呢，你試試，小禿的媽指着櫃說。

不用試，屋子太冷，脫下來制服來試棉襖，有點不合適，老王把火盆播旺了，烘熱了手去暖臉。

小禿沒睡着，靜靜地睜着兩隻小眼睛看老王。

小禿，你怎末不起來玩？

沒穿棉褲，你看，還沒穿到一個月就破得這樣了！小禿的媽替小禿回答了。大丫頭的手都凍裂了，晚上凍得直哭，你下次回來的時候，給帶瓶擦手油來吧！她又接着說。

老王望着大丫頭的手沒回答。

孩子也太苦了，這末冷天，還得一天洗一大盆的衣服！

那末你就用她的洗衣工錢給他買油，不也一樣。

那裡還有買油的錢，都添進柴米裡了！你不能向老李他們借個一毛半毛的？

還的時候又吃緊了……你們今晚吃點什麼呢？老王把話題轉過來，他覺得那些討論不完的問題，太使人心煩了。

我們打算吃雜麵餅，省點柴火……你若喜歡吃，就多做點。

麵若夠，多做點也好。

大丫頭的衣服洗完了，晾了滿屋子，就坐到炕上來烘手，又用小褥子蓋上腳。

大丫頭，我看看你手，老王溫柔地說，灰白的兩隻手背，血在一絲絲地滲出來。大丫頭要哭，但是忍住了，老王很難過，大丫頭，別急，明天爸爸給你買擦手油來，他給她理着掛下來的頭髮，撫着她的肩安慰她。

小禿已經穿上棉褲，就挨着老王坐下來，小禿的媽就去做餅。

爸爸，你怎末還不讓我上學去？老劉家的老大都上學了！

過年等爸爸有錢，就送小禿上學去！老王很隨便地搪塞過去了。

.....

許多在閃爍着亮晶晶的眼睛都瞎了，只有疲倦了的路燈依稀的排列在馬路的兩側；一聲聲的小販的嘶叫，敲破了這無底的沉寂，白日的繁華已經被拋入海底。現在只剩下無邊的淒清！天空漆黑得像一個魔洞。雪仍在下着——似乎小了一點。

老王肩着鎗在馬路上來回地踏着，雪在他的腳下發出被蹂躪的咯支支……的呻吟。他戰抖着把腦袋縮在大衣領裡，但是徹骨的夜風一陣陣都鑽過了老王的大衣，棉襖，刺和兩腿，他昏沉沉地盡把兩隻腳用力地踏着，雪的呻吟，把老王引入沉思的領域。

老王總是忘不了他的生活問題：大丫頭的兩隻手，爲洗衣服凍破了——她今年纔十三歲；小禿要上學……簡直是妄想……老王不自覺地，台頭看了看高聳着的華麗的建築。

當老王帶着一家人離開故鄉，來到這執鬧的都市時，這座樓正在建築中，因爲找不着相當的工作，也會在這裡做過幾天砌牆，搗泥的小工，他還能記得那邊後牆的一部分是經過他的手砌的：他還記得，有一天大家正在工作着，那個冒失鬼不知怎的，從跳板



上掉下去了，跌斷了一只胳膊和一條腿，他的老婆跑來看着一張慘白的臉痛哭，人家都覺得心裡酸溜溜地不好過，那時候自己只擔心着小禿的媽可別像了那女人……小禿的媽近來像有病——彎着腰白着臉……

咯支支……咯支支……老王被驚醒了，他立刻挺直了腰偵察着四周圍在那邊店鋪地角落裡，有一團黑像在動，他趕快把鎗緊緊地握住。心在發狂的跳，血都湧到臉上來了，他定了了一會，就膽怯怯地一步步挨過去，那黑影緊緊靠着牆根，已經不動了，老王漸漸地走近了，已經能隱約地辨認出牠的輪廓。

約……約……鬼，原來是你！老王的心放下了，就更逼近去，一副哀求的臉相，戰抖着癱重的肢體，老王的心放下來了，他默默地離開了那生物，仍舊回到馬路上來。

那可憐蟲可別死在那裡……老王自語着，他被第二天恐怕發生的責難和申斥恐嚇着，有點不放心，回頭看那黑影仍是在那裡靜止着，但是他沒轉回去，腳被冷風嚙着，使他極度的不耐煩。

從北風中夾着賣油茶的老趙的半啞的嘶叫，在深夜的死寂中，彷彿是鬼的哀號，這嘶叫更襯托出夜的黑暗與無涯的淒清，老王渴望他快一點走到這條街上來，——冷氣浸溶着他，幾乎昏去。

明天一定找別的事情做吧……：……：……：媽的，這簡直不是人幹的！老王又怨尤着，用力擦着疆硬了的兩手，血幾乎要凝凍了。

雪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止住了，在街的那一端有一個黑影幌着，老王猜着那一定是賣油茶的老趙了，幾分鐘後，嘶啞的喊叫證實了老王的猜想，老王的精神立刻興奮起來了，更快地在馬路上來回走着。他要賒一碗油茶來暖一暖心，好挨過要有一個鐘頭的徹骨的冷氣。

風在號叫起來了，聽不見了老趙的叫喊，老王焦急的等着，——這時在寒冷中最好的唯一的安慰！

## 殘 痕

這是一個很恬靜的晚上，我和她同在江心盪舟，這時一輪皓月，從雲端裏現將出來，映照江中，月光波影。映出一片清光，真是令人賞之不盡，可惜一般人們，只知從夢中尋他的樂趣，又那知這繁擾的哈市，還有一個如此的月夜呀！

清風習習，送來了陣陣的花香，並夾雜着斷斷續續的犬吠，我和她好像在別一世界並不知還在哈市的松花江上呢！這時只覺得我們的四周，安逸之神跳舞起來，幽靜的神也唱歌起來，別的事情，都可以不有聞了，我們兩個人模糊了一會，先是她首先的站起我也覺得幻象已經慢慢的過去了，仰頭一望，滿天的星斗，不住的轉動他們的媚眼，時有一二慧星，如流電般的掠過，我正在凝神注目，忽然一種嚶嚶的哭聲，傳入我的耳中我不禁吃了一驚！暗想：『這是誰呀！如此的月色，不來賞玩，還作無聊的哭，……：……：……：……：……：……：……：……：……：……：……：……』

想着，想着，這哭聲似乎比方才大了一些，我爲很奇心所驅使。便睜大了兩眼，往四面看，但見四面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影，正在驚訝，那迷信的念頭，便湧在我的心『鬼呀！』『鬼呀！』兩個字，不住的在我的心中盤算，霎時三萬六千個毛孔，根根都

豎了起來，同時四肢也漸漸的鬆弛了下來，好像鬼真的出現了，我回頭找她，想商量着回去。那知就是我怎樣的找，也沒有她的影兒，我不禁急了，便高聲的喚道『UU！』

在船梢上發出一種很顫抖的聲音回道：『作甚麼？S！……』底下的話，便聽不見了，哦！是她哭？我跑到船梢上一看，見她看着月亮，不住的往下流淚，已經濕透了一大半衣服，我知道她是在傷心了。

便搖着她的雙肩道：『U！哭甚麼？難道是想家嗎？』

『謝謝你的好意！我不爲着這個哭！……』說完她又哽咽的說不出話來。

我不勝驚愕道：『UU！你不爲着這個哭，是爲着甚麼？』然而她回答我的只有嚶嚶的哭聲，我急了！但是又想不起別的方法來安慰她，便學着山東人的腔調逗着她道：『U！請你看！這圓的明月裡，不是嗎？有一個很小的白兔，在那裡一跳一跳的跑着，還有一個人在那裡砍桂樹，那不是吳剛嗎！還有，還有啊！U！請你再，廣寒宮裡面出來了一羣仙女，手裡拿着樂器，姍姍的走來。』

但是，憑我怎樣的安慰她！勸解她！仍然止不住她的哭聲，哦！我明白了，她一定

有不可名狀的恨事，但是約！我是她最知心的朋友，難道看着她哭嗎？同時我也被她的哭聲所感動了，便很婉轉的哀求道：

『U姐我明白了，我很知道你的心，知道你一定受了很深的刺激，不然你不能如此的悲傷，姐姐，請你原諒我，我對你不禮的請求，是請你將你所傷感的事，對我說一說姐姐！你能允許嗎？』

她聽了我的話，張開了紅腫的雙眼，對我望了半天，似乎察看我，對她的請求，不是誠意，接着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在她這嘆氣的聲中，便可知道她心中的苦惱，這樣的過了很久的時候，她才用手巾揩了揩眼淚，一把捏住我的手，很淒慘的說道：

『S妹！我很感謝你，對我如此的關心，但是，我的心：又有誰能知道，唉！天哪既賦我以情，爲甚麼又給我……』她哽咽了半天，又接着說道：

S妹！你一定能懂得愛情是甚麼東西？但是世界是偉大的，這愛情祇不過佔了小小的一隅，爲甚麼愛情可以斷送了人生，爲了人生，又可以斷送愛情呢？啊！S妹，這愛情兩個字，不知斷送了多少有爲的青年男女，殊不知我也是這裡面的一個呀！S妹，我

好恨呀！」她說着便不住的咳嗽起來，接着又說道：

『你知道我是在十七歲入X女校的，那時同學們都問我有沒有朋友，我只紅着臉回說沒有，實在是是在八九歲時我就有呢！我在八歲時，是和他同在一個小學讀書，那時我們的感情就很好，早上一同上學，下晚一同回家，真比同胞的兄妹還要親近一些，說道這，想起了從前的事，怎不會令人傷心呢？唉！S妹！說了半天，也沒有告訴你他的名字，他叫着T。這是一個多麼好聽的名字呀！說起他的性情和學問，都能使人羨慕和愛煞，那裏想到現在倒作了薄情的人呢！T哥！T哥！你知道我在恨你嗎？我們在幼時，只是忽忽的過着日子，什麼都不知道，並不懂得，甚麼叫『愛情』甚麼叫『異性的朋友』只是兩小無猜的過着我們美滿的甜蜜的兒童的夢，然而愛情這種東西，是無形中就會發生，所以我們到了十五歲時，每天聽着同學們講『愛情』談『異性的朋友』便都掉在愛的深淵中而不能自救了，但是在年齡，學業，環境，身體，……種種方面來說，我們不應該談戀愛，可是怎能制止我們的心呢？又怎能壓住我們火一般的熱情呢？S妹啊！那時我們都迷惘了……』

她斷斷續續的講到這，精神似乎比原先興奮了一些，同時臉上也放出美的色彩，好像在追想她過去的甜夢，看着月兒，不住的發呆，而這時聽得入神的我，便催促道：

『U姐！說下去呀！』

她看見我，眼中又含滿了淚水，捏着我的手的她的右手，也捏緊了一些，然後又接着說道：

『那時我的心好像有所寄託了，一看見他的面影，我就得了無上的安慰，內心中燃燒着溶溶的愛之火燄啊！這是我第一次對於男性的愛好啊！我的隱藏在心之深處的愛的火燄，是爲他而燃燒起來，S妹，我們已完全的走進了一個戀愛的境界了。自從那時起我們更比原先親蜜得多，好像彼此的心，已整個的合而爲一了，到了十七歲時，我們都升入初中了，他是在K中學的，那時我們只有通信和每禮拜見一次面，唉！多麼可紀念的一日呀！在一九××年×月×日的晚上，也是今天這樣好的月色，我和他同坐在一個小舟上，和今天我與你似的。但是，你不是……是……了，那時我們都很高興，便將船往江的深處盪去，同時用漿攪水中的月影，清風不時的吹來，真是使我們飄飄欲



仙了，我們盪到江邊，攜手並肩的坐在船頭上，在談着我們將來的幸福，他如此的對我說：「U妹，我們將來初中畢業，要共同的升入高中，然後，再組織我們未來的家庭，但是，U妹，在求學時我們各人要謹慎些，不要使任何人分去了我們的愛情，你太聰明能幹了，你對我真是無微不至，並且給我無窮的精神上的物質上的幫助，我當怎樣感謝你呀！U妹！」當時我聽了，心裡有說不出的感謝與快樂，但是我却淡淡的答道：「T哥！隨你便，願意怎樣的感謝，便怎樣的感謝，不過，我請你自己謹慎一些好啦！因為現在的男性，沒有始終對於女子不變心的，但是你，我很相信，因為我們已有六七年的歷史了」他聽了我的話，樂的幾乎發狂，搖着我的手說道：「U妹！我很感謝你對我的信任，我當……不！不！我整個的心早已送給你了，但是，我將來如果對你負心的話，我一定……」說到這我趕緊握住他的嘴道：「T哥：得啦！」唉！S妹，你聽他當時的話，是如何的堅決呀！天公是專會作弄人的，這美的夢竟不能使我作到底：到了第二年，他對我便不如往昔那樣的溫藹親蜜了，並且言語間時時表現出不愉的色彩，我還以為他是偶然不快而如此的，那知這樣的又過了兩個月，他竟寫信和我絕

交了並且每句話裏，都在罵我是無恥的女人，唉！S妹，當時氣的我，昏厥好幾次，死神不住的向我招手，我真想跑到他的懷裏，去享我從來未受着過的幸福，但是我又這樣的想，我不能不明不白的就死去，我這時所應作的，就是要偵查他和我斷絕的原因，後來經我多方的偵查，才知道他又愛上了別的女性了，才封口的傷痕現在是又破裂了，我的心已早變成灰飛散了，唉！S妹！男子的心真是複雜的，任何人也不能預測的，我像和T，從前是多麼好，現在呢？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她講的太多了聲音非常的淒慘，接着便放聲的大哭起來，當時我也起了共鳴的心，陪她流了許多眼淚！

『可恨的男性呀！你們爲何來欺騙這柔弱的女性呢！』我禁不住深深的嘆息着。

『U！清醒些吧！不要如此呀！過去的事，讓他過去吧！』

她聽了我的話，祇是嗚嗚的哭着，倒在我的懷裡；動着我的雙手！用一種熱誠的，  
看着我道：

『S 我很對………對對………不起你，這樣好的月………月色！不和你………

賞……賞玩，而反叫你聽……聽這一些們不高興的話，但是……但是……以往的事，好像用鞭子，鞭了我一下，這鞭的痕迹，便永遠的……永遠的……殘留在我的心中……心中，對了這樣的好月色，怎不令我回想……回想……往……往事呢……」

『U！不要傷心吧！你要知我們同是女性呀！』我被她的話，引起了我的傷心，也止是不住的流淚！而她更抽噎的不能出聲，因為她已沒有一滴人間的淚了，我們互相擁抱着哭！哭！哭！

啊！愛情！愛情！你所給與人們的是甚麼？也不過是傷心！流淚！剩下了一條殘痕罷了！

天上的月兒，她不忍着這人間的悲劇，躲到雲間去了，就是風也不像原先那樣的興奮，這時也奏起了悲哀的調兒，他們都好像爲這心中受了傷痕的U悲悼呢！

## 失望的殘痕

不知上帝是怎樣的來安排着，使我墮入情之網，愛之海底，柔情像蜘蛛細絲般的纏住了我這從未爲人開過的心宮，她的兩臂也如毒蛇樣的緊抱住了我的身體，不知爲什麼近幾日來我的心扉完全爲她打開了，提起了牠，忽的飄現到眼底一個美好的印象，她那窈窕的身材，是比普通人高一點的，還有一散如柳絲烏黑發光而蓬鬆的頭髮，圓圓的白勻勻的臉兒，最令我顛倒的地方，就是伊那黑漆漆毛茸茸而深陷的眼睛，有點像英國少女的風味。

記得我初次見着伊的時候，是在公共體育場裏，伊是×女學校的籃球隊員，伊是九號，差不多人人所深知的體育健將，我見了她那美妙俊俏的面龐和身材，就深深的嵌入了我這潔白無瑕的心版上，真的，我長了十九歲東遊西走的見過的女人，也不在少數，但沒有一個能鑽進了我的心宮，惟有她能夠撩亂了我這古井不波的心魂，我自己也奇怪爲什麼見了這陌生的人，會如此的傾倒心懷呢？她的心中能有渺小你的影子嗎？能夠看得起你這無才無貌的窮小子嗎？忘了吧！我自己是在遏止我如潭水澎湃的熱情，但是愈想忘了她，自己不要想她，而結果恰正是反比例，情感如火山爆發一樣的更不可抑制了！

咳！意識薄弱的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友情是純潔的！』

『愛情是偉大的！』

我又想起了這兩句話！那麼我想和他作個朋友這不算得過份的吧！是的！我一定要進行的……

(二)

流水時光，是這樣的匆忙，轉眼夏已過去，又是滿目蕭條而落葉飄揚的深秋了，在這暑假中，伊開學後的一月中，我對伊的影子，雖然是漸漸的有些遺忘，可是有的時候的又飄現到了眼底，浮在了腦際，我又有什麼法子可想！

有一天——是我可紀念的一天，我到W影院去看電影，出了意料之外的又遇見她，天老爺，竟是這樣的和我開玩笑，偏不叫我逃出了八卦陣的絲網，偏叫我沉浮在海底，在摸索前程撞得頭破血出為止，唉！天！

我的坐位正在他的後邊，當她回眸向我微笑時，我的心好像要跳了出來，臉上熱刺

刺的難受。

『小金姐！你看誰？』一個長臉形的女郎問她，她低下了頭。

『芷潔：你怎儂拉呢？』她右邊的又一個同學問。

『你看你們竟這樣的壞！猜疑人，誰還不許看呢！』接着是一片清脆悅耳的笑聲。由伊同伴的口中，知道他的姓名，這正是給我一個絕大的好機會呀！

歸來之後，我冒着危險寫了一封信給伊。

信去後的第四天，我日夜盼眼紅的回信到了，這真是我的救命星，其中最使我驚奇的是這麼一段。『……………我很感謝你的盛意，你的垂青，但我是沒有資格來作你的朋友，因為我已經生了一個孩子，死了丈夫的女人了，我在世界上，久得不到人們的垂問與同情的憐惜！安慰我也是一點沒有得到，我是一個命運苦澀的孤獨者，那麼我只於像落葉般孤零永遠的飄蕩吧！』

先生，您原諒我吧！原諒我的苦衷吧！這我們只怨命運的捉弄人吧！

我看完了這信，雖然感到了失望，但我仍不灰心的，我只要和伊認識作個普通的朋

友，我就滿足了，她是少婦又有什麼關係呢？我真沒有想到已嘗過洞房花燭夜的少婦，是這樣的嫵媚動人，結果我又寫了一封信——說我同情她不幸遭遇的信，我並沒有其他野心的。

這次我是得到凱旋的勝利了！

(三)

我們的友程已經有三個多月了，她給了我精神上的安慰，事業上的幫助真是不小，可算得着互助互慰了，不像現在的一般人，交個異性就想講情愛，其時那是錯了，愛情不是那麼容易的東西呢！雖然我是那樣的愛她，但現在還不是時候，愛情也是建築在友誼的上面呵；呵！我太矛盾了。然而人生又何嘗不是矛盾呢？我處處感到了矛盾與缺陷矛盾我煩惡，但是我不能征服，缺陷的討厭，然而我依然是不能填補。

不但不能征服及填補，我在在犯着罪！

我真是一個罪人呵。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那想到安隱的友情波裏又掀起了了一個極大的波浪來



原來伊的婆母由南方來信叫伊回去——因為伊的小孩子病重了，那麼伊只有回到故鄉的啦，我對於這新相識的朋友的離去，那能不感到痛心？那能不感到失望呢，唉！我們這兩個月過着的甜蜜之夢的殘痕與失望，只願他變作縷縷的輕煙，而隨着殘冷的秋風往南國裏飛去呢！

## 馬路之旁

『甜葡萄啦……：……：水蜜桃啦……：……：』在萬生醫園門旁的帳幕底下，斷續地發出這樣的叫喊，使人聽了依稀地感到甜酸的味道。紅的桃，黃的梨，紫的葡萄，鮮艷的水果一堆一堆的映在眼睛裏，是多麼好看呀！

『洋車吧，你老！』一個洋車夫向一位紳士問。

『車站天泰和。』紳士上了車說。

車夫拉着寶貝一樣，向北去了，

『好，打他這個壞小子。』

馬路的右邊，「了一羣人，不知道是誰這樣高的聲音喊着，我也走下去，擠在人叢裏，熱刺刺地不大好受——雖然現在是秋天。

一個賣牛肉的被買主打的嘴邊流血了，求饒地說：「你老高高手我就過去了，下次不敢了。」

『可惡！還不講理……打你是好的……』裝腔做勢的看來却也雄糾糾地。

我有些氣忿，向他問道：「爲什麼打他？」

他瞧了一眼，未答理我。

『老張你竟討沒趣，管那套呢，打死還看驗屍的哪。』同學王君對我說。我退了出來，冷冷的向南走去，心中無限苦悶。

『的！的！……的！……的！……』

一輪汽車由北駛來，『啊呀！』隨着我的聲音汽車已停止了，車夫跳下來，扶起被碰倒的老爺子，還幸一點兒沒有傷着他，車夫又開起汽車，風馳電掣般的馳去了。

「古修………嘩啦，嘩啦………」

「哈………哈………哈………」

一陣水聲和笑聲，從後面轉來，又引動我的好奇心，掉過頭去看，那幾個笑得前仰後合的怪物，使我也有些禁不住笑了，不詳細是什麼事件又在發生了，因為相隔不遠，所以又走了回去，看個究竟。

馬路之旁，陰溝裏的水上，標着圓圓的燒餅，一隻竹籃：一個年將「耳順」的老者滿身浸了污水，把燒餅檢放在籃子裏，爬了上來，擰了擰衣服，哭喪着臉走去了。

「這老頭子怪可憐的！」一位帶着慈善會徽章的人說，誰也沒理他，大家都紛紛地散去了。

拍的一聲，自行車撞倒了小販的挑子，東西洒在地上。

「瞎了眼啦，向挑子上撞！」

「你怎的，撞你啦，敢把我怎的。」

「嘴乾淨一點，罵人不行哪！」



『哦！那不是舊同學的王玉春嗎？相別二載多，就落到這般地步！真是人事桑滄呵！他不是吸白面嗎？』

『好的竊物賊，這回可得着你了！』王玉春剛一轉身想跑，便被一個漢子捉住了，拍拍的賞給他幾個耳光，他用力掙開那漢子的手，向東胡同跑去，恰遇從胡同裏出來一堆人，吹着喇叭，打着花鼓，向道西的胡同去，趁此一亂，他就躲得沒影了，接着用方桌抬着的瓶鏡，衣服被褥……一抬抬地由眼簾掠過。

『呵，這是送嫁粧的呀，』我一邊走一邊想：『這一對憑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夫歸，又快要洞房花燭夜了！』

我看了看腕上的表已三點鐘過了，是晚飯的時候，我急急的向回走來。

『甜葡萄啦……水蜜桃吧……』萬生醬園門旁的帳幕底下，斷續地發出這種音調，使人依稀地感到甜酸的味道。

當我走進東門的時候，還隱約地聽得這樣的喊叫。

## 犧牲與虛榮的伊

慕華她是下女中的學生，成績尙稱優良，她的未婚夫是一個學品兼優的青年，在小學充當教員，因為彼此都是受過教育的人，心理上都有相似之點，所以他們感覺前途是很美滿的。

她中學卒業了，又考入A埠H大學了，緣A埠本是一個繁華的都市；比較她家鄉，處在窮鄉僻壤，真有天淵之別，一切生活程度，自與鄉村不同，受潮流演進的驅使；致虛榮的心，漸漸造成她後日的歸宿。實在是中根於此，可憐也復可嘆。

她本是一個意志薄弱的女人；兼之崇尙虛榮，所以她見了人家紙醉金迷的生活，即十分羨慕，因此感到自己的丈夫是一個小學教員，將來也沒有什麼幸福可享的，於是她就對他解除婚約了，在不久的期間；便與她意中所屬的C君結婚了，C君！是她的男同學，可算遂心如意了。

她的習性又是浪漫的，C君的家庭固然是富有，可是老人俱在，事事都要監督，那

能供他倆那樣揮霍呢。所以C君的家長，對他行爲的不檢，很不滿意，因此自然不能以千辛萬苦積寸壘的金錢去充分的供給他們了！金錢既不充裕；不足以饜她揮霍的慾望。她於是就遷怨她的丈夫C君，時常的爭吵，又漸漸的厭棄了，從先一個美滿和樂的小家庭，現在密佈着愁雲慘霧，她現在對於課程是毫不用心了，終日沈醉在梨園舞場間，消磨這大好的時光，她的交際，是很廣的，張家太太李家小姐，都和她過從甚歡。有密斯王的，是她最好的朋友，所以常到王家去，王家是非常富有，她的兄長真是要錢有錢，要勢有勢，堂前一呼，墜下百諾，住的高樓大廈，衣錦繡，食膏粱，可謂闊綽已極。她真羨慕得很，終於被金錢的引，誘她竟又用以前同C君的手段，和C君宣告離婚，就嫁給密斯王的長兄做姨太太了！她這時的快活，真是難以形容，時常向人說：『我才是有福的人呢！曹子建才高八斗，我的福可以說有八斗，像我這樣才不算枉爲人呢！』

詎料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在她嫁後的二年，竟遭不幸的事故，某日新聞報載着，『某某因事外出，不幸途中被害，因傷過重，當時氣絕身亡矣！』她聽了這種消息，不啻晴天霹靂，冷水澆頭，真不知如何是好。本來大婦和她不睦；一切權限，都



是人家掌握着，她是毫不能干涉的，她思想起來，前途暗淡，酸痛異常，惟有暗自啜泣了！

某某的喪事辦完以後，大太太居然向她宣告，咱家狀況自非從前可比了，你的年紀很輕，又無兒女，無守節的必要，你只好自尋方便吧！逐客令下了後，她也不能不走，可是這也是正合她的心願，然而也就是她的末日了，再想嫁這樣的人，是不易的，貧苦的，又不肯去嫁。在這無可如何的時候；她欲謀點職業以求生存，但是她的名譽品行，全部破產，是盡人皆知，一般舊日同學，朋友，見了她，莫不白眼相加，你想誰還能與她交往呢？宇宙雖大，可竟無她立足之地了！

秋風無情的吹來，秋色佈滿了大千世界，秋蟲唧唧，好像在譏諷她一般，眼前的一切景物；處處使她悲傷，感舊，她一低徊往事，直如黃梁一夢。已往之景象皆空，感懷身世，悔不當初。咳！現在悔也是來不及了！心房中充滿了苦楚，無願再生於世，她遂於風清月白之夜，投身水晶宮了！

她不教虛榮所致，何致再離再嫁，落得如此歸宿，雖然咎由自取，可是仍覺可憐，

前車可鑒，來軫方道。

## 秋 風

秋風回到了江南，

江南的黃葉就一陣地落下來了。

落下來還飛起來，

又是一陣秋風，

把他們打下來了。

打下來的黃葉，

落在地上亂響，

不要緊，

我們明年再來就是了。

為求虛榮結果的伊

花明柳暗，碧草如氈，流水的年華，不覺又到春深時節！苔是××女校的學生，她是極莊重，深沈而勤苦攻讀學品兼優的好學生，曾受許多師長的期許與鼓勵！可是她的家庭環境呢？是一個極寒苦的家庭，自幼失去了父親，她的母親只靠着十指度日，她嘗了千辛萬苦，才把她撫養到了九歲，那時因為賺錢不易，她母女二人，整天是忙碌着休息時候很少，可是苔是天生智慧的人，並且圓圓的臉，烏黑而帶有神氣的雙眸，加着幼時天真活潑的態度，雖衣不足以蔽體食不足以充飢，但她那副神情態度却不似寒家子女所以任憑什麼人見了她，總是十分愛她的。

當時在她鄰舍的一個老人，是特別歡喜她的，只見她的超人的聰明智慧，已經到了九齡却得不着機會求學，老人雖不是富有的資本家，但除却日用之外，尚不致囊空如洗，老人憐其母子貧困，時常的周濟她們，更能使苔入到小學校裡讀書，倏忽的幾年光陰，飛逝了！苔已經十四歲了，智識更開了，模樣兒也出落得十分標緻，老人益發的愛的她竟和苔的母親商量，把她許配作老人的兒媳，那時老人的兒子傑，他是極誠樸勤苦的中學生比起苔還小了兩歲。

這時芬已經十六歲了，中學校畢業了！正是在一個禮拜天的下午，她才從家裏回來，闊大的宿舍裏還是空空的，同舍的學友還沒有回來呢！獨自無聊的走出宿舍憑欄遠眺，只見有一些高低不齊的屋宇，佈滿了灰色的城池，萬縷炊烟飛揚在夕陽的斜照裡，霞光滿天，樹陰微動，她的心全陶醉在那大自然的懷抱裡，凝神無語呆呆的望着！

忽然一陣嬌囀而尖脆的笑聲，把她在鎮靜裡驚醒，猛低頭看時，見着三五成羣的同學，都是穿着長膝絲襪，高底鞋，穿着長的綢衣，閃着美麗的色彩，光華耀目，其餘更是奇裝異服，美麗鮮艷與光華，原來她們才從影院回來，一壁走一壁的說笑！

華！我真謝謝妳，不是妳，我險些把片子白白的放過了，克萊拉保表情真好！不怪是一個大名鼎鼎的明星啊！香這樣羨慕的說。

哦？妳們看的真好嗎？我今天去的是××影院！在開演前兩點鐘就把票賣完了！你猜主演的是誰，瑩這樣的問，『你別說，我猜猜看，是胡蝶吧？』這是雲從旁接着這樣說。『啊！對了，妹怎知道呢！』我怎不知道，除了胡蝶而外，妳不能那樣的羨慕，雲又這樣的說，於是瑩帶着很羨慕的口吻與神情說，假設我要像胡蝶那樣美，那樣天才，

我一定去作一個明星。

丕！不害羞，你瞧你像嗎？或許能成，可是做夢，香帶着刻薄的口吻來刺激她。

別說啦，教我看連做夢都做不着呢！這是平日最滑稽的彬從旁走來這樣鬥趣的說！

咯噠！咯噠……高底鞋的聲音，一級級登上樓來！

荅，妳今天沒有出去玩嗎？我們今天是看電影，片子好極了，瑩這樣問她！她還沒有回答，香從旁搶着說，人家是用功大家，那能像我們這樣，有事沒事的到外邊去玩別討厭問人家啦，真靡羞，這時荅的心難過極了，加着不會刻薄與譏誚的嘴，連半句話也說不出，可是她們一點也不理會，還是帶說帶笑的走了！

荅那時的兩腳站也站不住了，三腳兩步跑回宿舍，一頭倒在牀上，追思方才那種情景，香說的話，實在刺心，可是瑩問的話，暗中也帶譏刺與訕笑，再思想什麼電影啦，明星啦，克萊……胡蝶啦真一點不懂，連一回都沒有見過，致於她們那些長筒絲襪，高底鞋，光華奪目的服飾，真一點沒有穿過，啊！自己該有多麼寒蠢，也不怪受人的訕笑呀！自己到什麼時候才能得到這種境地，也作了社會的交際之花，也整天出入在娛

樂場裡，不受任何方面的拘束，更不受那無情的金錢來壓迫，可以盡量享受物質的文明。那時必不受一些人們的訕笑，她正在默想的出神。

申問她說，你的算術算完了吧？請把算草借給我，這兩聲才把她的幻夢驚破，忽然想起自己的算術還沒有作完呢，忙着回答說，沒有做完，申走後她懶懶的把算術拿起來想算，可是腦子一點不似往時那般好使了，算了又算，到底也算不上來，可是半時無論怎難解決的問題，一些同學雖然都算不上來，可是自己是不感覺困難的，現在是什麼呢？她急了，她急得哭了，可是依然不懂這問題是怎解決，她的心亂呢，一切的往事，從有知以來的一切往事，都絲絲煩愁兜上心頭，她想起往事，又聯想到將來，她的心酸了，頭痛了，可是一切的意思，潮恰似怒濤駭浪，不能遏止，她雖然願意不想，可是解脫不開也真的解脫不了，不得已把算術拋在棹下，蒙着被，躺在牀上，打算睡去，在平時常是被睡魔所纏繞，現在呢！睡魔却不知丟在那裡去了，把眼睛緊緊的閉着，可是依然不能入夢，直到同舍的人全走入夢鄉，發出沉悶的鼾聲，月兒沉西，萬籟俱寂的時候，她才模糊的入睡。

彷彿是一座極富麗堂皇的一座大屋子，婢僕侍立着，自己穿着滿身綺羅，帶着鑽那的項圈，晶瑩閃爍，光芒四射，一切的一切都是錦繡，珠獸，雕刻，……：……自己却石是裡的主人翁，左顧右盼，好似女王，極纏了世間貴族的氣像，她的心暢快極了，想自己自幼寒苦的兒子，素來心裡艷羨，欣慕，而沒有見過的一種快樂環境，不思現在個人便是理想中羨慕的人，實在出乎個人迷料之外，她正在快樂的當兒，猛的一聲巨響，好似海倒山崩，猛睜開眼睛看時，呀！才知道這是起牀的鈴聲，把自己的幻夢驚醒，微微的晨光，籠罩着玻璃，一陣陣東風送來梨花的香氣，陶醉在大自然裡的鶯燕在枝頭上合奏着美妙的歌聲，同學們依然如故的先後起牀，有的三三兩兩坐在梨花樹下談天，有的拿着書本默讀，有的擲球為戲，均是常時的狀態，可是她呢？還似負有巨大的心事一般全身似乎失了知覺，不作一聲的夾着書走進課室，連飯都沒有吃，從此以後，她的功課不似往時那麼好了，南窗下課後誦讀的聲音也永遠聽不見了，失去了她那沉靜寡言的態度，從此不屑與伍的人，現在也和她們三三兩兩的常在一起，娛樂場裡也常有她的足跡了。



光陰如電光一般的飛過，××公園裡的荷葉放大了，荷處的香氣散放在遊人的鼻孔裡，酷熱的太陽被綠陰遮蔽，連一點風絲都沒有，在公園大道上河池旁的樹陰下的石凳上，坐着一對少年夫婦，那婦人大約有十六七歲滿身都穿着錦繡綺羅，長筒絲襪，高底鞋，帶着珍珠的領釦，手上帶着鑽石的戒指。特別有一種嬌巧斌媚的態度，再看那男人已經有三十幾歲，週身是西洋裝束，可是不帶有什麼文雅的態度，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紈袴的罷了，她兩是新婚的夫婦，他是個富有勢力，揮金如糞土的人，雖然學了一些表皮的文明，但腹內空空，連一點知識學問都沒有，他是××富翁的兒子。

從此他們的雙影常映在溪水的旁邊，各娛權場雖，常印着他們的足跡，他們極盡了一切의繁華，享盡一切資產階級的福樂，他們整天被無情的金錢包圍！

月換星移，剎那間又經過了兩個春秋 到了夏天時候，××公園裡的荷葉蓮花與綠陰依舊，但坐在河池旁石橙上的人兒却不見了。這時坐在石凳旁的人，却有兩個態度嫻雅二十幾歲的女人。

她倆一壁坐着，一壁談起了往事，原來他們是××女校的兩位先生。

A 說道，真可惜，也真可憐，不想那樣一個大有造就的人，天資的聰敏，真是不可多得，可是現在呢！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了！

B 很歎息的回答道，唉！也是環境造成，假使家庭環境不是那般寒苦恐削有多少金錢也不足動她的心呢！在最初的時候，她也就是因為羨慕同學們的揮霍與享受，虛榮心是人人都有的，更加着她是十五六歲的孩子，被人們譏刺訕笑後漸漸忘掉了本來志願——努力求學——因為受了××的引誘終於和××結婚了，但是她的結婚並不是那樣簡單，裡邊却經過？許多的事情！

B 還沒有說完，A 很急的問道，什麼事，請你快快的告訴我！

B 接着說道，原來他是×老人的兒媳，她家的用度都是老人所供給，她的教育費當然也是為老人所擔負，老人的經濟並不十分充裕，不過是愛她的聰明智慧，竟能節省一部分的金錢來培養她，老人的兒子傑，也是某學校的高材主，老人想在他們大學畢業後結婚，其實她並不是負心人，她抱定了——努力求學的目的，抱定了報答老人的深厚的目標，所以她以前的一切成績，總是冠乎全班，自從被同學諷刺以後，她的心有些改變

了，她羨慕她們，所以和她們常在一起，功課也退步了，目的不依從前那般堅固，所以她們能引誘她和××富翁的少爺結識，她那時何嘗忘掉了××老人的深恩，經過了幾次虛榮與理智的戰爭，結果受××金錢的誘惑，理智心戰敗了，咳！事情倒也真難說，這種事情又被學校知道了，學校以名譽攸關，把她革除了，被老人知道後，當然免不了有一番呵責憤怨，她到此時，雖然自知錯誤，但追悔已晚，寧能冒犯着世人的辱罵，母親的反對，做老人的呵責，受自己良心的責備，但勢已到此，亦無如之何，更加某富翁強有勢力，拒絕亦非易事，所以她最後竟忍心與傑離婚，和××結婚了，結婚後雖然滿足了她金錢的慾望，物質的享受自然滿足，但是精神上的幸福一點都沒有嘗到，但怕還不如幼時趁着母親時的精神快樂呢，並且她和傑離婚，她的母親覺得實在難堪，在和××結婚時，她母親死了，唉！××本是花天酒地之徒，他原是有妻之人，不過羨她的姿色，可是她一點也不會想到，結婚後雖然自怨自艾，但已經追悔不及了！

現在××富翁，因為坐吃山空又遇水旱連年，困窮極了，他的少爺，現已經作了×省的洋車夫，她呢？在××公館遭事後，已經辭去了這污濁的人間，長眠地下了，恐怕

現在那荒原的孤塚，已經是滿目榆楊了！

A 又問道現在的傑呢？B 答道，傑現在在×省×最高學府的高材生，學品兼優，已經和××女士定婚，××女士也是×大學的高仲生，想將來一定是一對美滿的夫婦！

停了一會B 太息的說道，不想一個大有造就的人，爲着虛榮心的驅使，竟得了這樣的結果，唉！啊呀，我想一定不能很甘心的在地下吧！你一定是荒原衰草間抱恨的孤魂！

## 可憐的伊

她是一位聰明而又活潑的十五歲的女郎，具有那窈窕的身軀，桃花般的面龐。含精放彩的雙眸，新月般的彎眉，她在小學讀書，沒有卒業，在功課方面，所有的功課，老師還沒有講，她自己看一遍就能全明白，考試的結果，總是第一名。

但是她的家境不好，父母都是四十以外的人，並且還有弟妹等，家中沒有財產，全依她父親一人賺錢，他的父親只做一點小生意，所賺的錢將能夠一家吃穿，那裡有餘錢

再供她讀書，並且她的弟弟也應該讀書了！所以她便綴學了！在家庭中幫助母親做一些事終日心裡總是憂悶着，這樣遠了一年，她的境遇又變遷了。

她的父母計議着，將她給城西的吳家，她極表示反對，她父親說：『男當大娶，女當嫁，』姑娘長多大也是人家的人，況且咱家境不好，到人家還可以享點福。

那吳家的兒子才十二歲，一點人事不懂，他的父母都是最凶惡不過的人，她得知這個消息，哭得死去活來，她父親便大罵而特罵；什麼有福不會享啦，窮命擔不起啦……結果她終究是反抗不過。

過了兩月她結婚的時期到了！也按着舊式家庭結婚式，行些什麼懸燈彩，拜天地，叩頭等等的禮節。

結婚的第二日，她婆婆便吩咐她很多的工作：煮飯，担水，做衣服等，她在家雖然做過一點工作，可沒做過這麼重的工作。做不好，她的婆婆便大罵：『笨貨！這一點活計都不做好；怎能給人家做媳婦？你的父母怎樣教你的！』她只有嗚咽的哭，不多幾日打得她揮身是傷，青一處，紫一處。每日早早的起來，裝烟倒水的侍候，晚上晚晚的睡

勞苦得不成樣子！

她那桃花般的面龐憔悴了！那窈窕的身軀更消瘦了！那含精放彩的雙眸，也還不如從前了！唉！真是可憐哪！一位天真活潑的女郎，幾月的工夫，竟變成一個憔悴不堪的少婦！

一日她的婆婆叫她去推磨，一斗高粱讓她半日磨完，上午還叫她做許多別的工作，下午讓她推磨，可憐她累得筋疲力盡，那裡能推動那很重的磨，對是一面哭一面磨。

時間是不留情的，她一點也不可憐人的飛奔，一結兒，太歸漸漸的躲到西山下去休息了！黑暗之神慢慢的施起神威來，霎時把大地籠罩得密密層層，一羣群的歸鴉，不斷叫着，牠們忙了一天，漸漸的安靜在巢裡了！

『磨完了嗎？』很凶惡的聲音從屋內傳出，這時她渾身抖戰着，不能回答一言，從屋內走出一個凶惡半老的婦人——就是她的婆婆——見她還沒磨完一半，便怒髮衝冠的將她推到屋內，彭彭彭，打了一頓，又用針刺她的手和臉，她疼痛難忍只有痛哭，的婆婆也沒有給她飯吃，晚上又叫她做很多的衣服，並且狠狠的說：『做不完，就要你她』

命』。

她回到自己的屋裡，越想越癱過，心裡想道：『我每日過這種非人的生活，豈能常久的受過這樣的折磨，我在世界上還有生存的餘地嗎？莫如一死了結我的一生。』她幾次要死，可是終沒有這株的勇敢，一會兒窗外的蟲聲唧唧的叫着，更有秋風吹掉的落葉聲一切生物衰老的嘆息聲，和他們的呼聲，都使她聽了心碎！『唉！老天這樣的不公啊爲什麼叫我受這樣的苦，叫他們都安安逸逸的享福呢？唉！人生究竟有什麼意味呢？』

她終於立起身來悄悄的走出院外，後面有條小溪，淡白的月光照着溪裡的流水，西風吹下的落葉隨着流水片片流去，她滿眼落淚道『爸溜媽媽呀！你們白養這不孝的女兒一回了！但願你們常過安逸的生活吧！』說罷，『撲通』一聲，跳入水裡了，她弱小的生命隨着流水飄去了！

這時月被烏雲遮住了！風兒仍不息的吹！蟲兒仍不斷的鳴！一切的一切，都好似悲傷她的歸宿！



## 不能忘記的慘影

月朗風清的一個夜裏。她獨臥在床上翻覆不能成眠。灰白色的天空，映照無數微光閃爍的繁星，淨如水洗似的明月，斜掛在樹梢，銳光四射，室內外的空氣異常靜寂，微風徐徐從窗隙處撲至她的面上，她呆呆的望着出神，這樣幽美的夜色，頗表示着深夜的奧秘會引起畫家的欣羨詩家的情緒，音樂家的節奏，更能引起思母親的悲潮來。

她對着明月出神，幻想她最親愛的母親的長別，她的面色漸變爲蒼白，口吻亦漸顫動，熱血如澎湃的海水湧現於腦海，她的熱淚，不覺奪眶而出了！

唉！人間的生離死別，真是難以預料，她在去年放假時，她的母親還立在車站，用慈祥歡樂的眼去看她那愛女的歸來！當她遠遠望伊母來接她，她真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樂，她便匆匆的收拾行囊，急奔家門，當她投至母親的身旁，儘量享受天倫之樂時，她的坦白心靈，已沈醉在純潔而真誠的母愛裡。

她的母親是非常的慈祥，尤其對於愛女更是無微不至，每當她出外時，母親總是戀

戀不捨，當她離開時，老母不辭辛勞的相送，眼中却含着晶瑩的淚珠，面上還帶着苦笑而囑咐：『兒呀！小心上下火車，要十分小心，到校時要快……快……來信』她一面承受母親的囑言，一面亦是垂淚，心中更是萬分的淒慘，不願離開母親，但爲着應付人生計，就不得不離開慈祥的母親，誰知此次別離，竟變爲永別了！她正是鬱悶默然無語而癡想母親的叮嚀，忽然母親逝世的噩耗傳來，她聞聽之下，痛淚已湧現而出了，不得已退學而歸家，至家時則慈母已入斂，她只有依棺號哭而已！

唉！人世的變遷，實不可測，那想天竟如此而消失人間母子之愛。從那日起再嘗不着至摯神聖的母愛了！。至今只有懷想以前母親的音容，尤其當月朗風清時，更能引起不能忘的母影，她的哭聲已驚破了這黑夜的冥色，此真所謂不能忘記的慘影了！

金雞報曉，金赤明耀的驕陽，已漸漸由東山爬將上來，玫瑰似的光飛射大地，一切的人兒，都起來各都按職工作，只有她還在鬱鬱懷想愛母過去的憧憬！

## 蘭死後的我感

曾記得是一個沒有月光的晚上，天空裡只閃着疏疏落落幾點星，片片薄雲有意無意的飄動，陣陣晚風是在報秋的消息，街上電燈閃閃爍爍，商店裡留聲機唱的行人傾耳靜聽，有錢的闊人們，早已到娛樂場所看影聽戲，苦力的車夫們，蹲在胡同口或道旁等着接人，那時我因有事從東關正回城裡，在一家商店前有一位同學向我說：『蘭芝死了！』

『呀！真的嗎？』我很驚疑的問，她點了點頭。啊！好似半空裡打了個大霹靂，振的人頭昏眼花，不辨東西，一顆心撲通撲通不住的跳，瘦弱的身體，勉強支持，幾乎欲跌，忽忽悠悠回到宿處，腦海裡裝上了不可形容的悲哀。唉！滿想着三年之中常聚首，誰知她一事不成竟擠出這茫茫的人海。自那日她已辭世，無形中贈給我失望，灰心，煩惱和苦悶。我只有對着秋風涼月流着淚水喚她幾聲，已往的已往，真不堪回首，都成了水底的明月，鏡中的花了。她的歷史，我略知大概：她是一個父俱無的孤苦的人，只有繼母和哥嫂，據她說；繼母待她如親生，她對於學業非常努力，常自說：『智識未進愧不如人』她才貌雖然不出衆，但是有一個遠大的志向，溫度最高的心，只因我二年前初入校的時候，她用溫和的臉兒，熱誠的心兒對待我，所以我這冷面冷心的人，竟做了她的朋

友。

在暑假裡她給我寄過兩封信，最後的一封還說：她很寂寞的盼我早來，那知這竟成了永別的信了，她在病時我只去過一次，因為自身的屑事很多，再加上她是傳染的病，竟沒有機會去多看她，現在成了一件恨事了！

可憐她臨終沒人送，睡在那荒丘野墓無人陪伴，她生前那樣小的膽，現在要有靈魂不知該麼樣害怕呢？更可恨沒到她坟前燒張紙，因為幾次訪問，竟不知埋在何處，啊！她那短胖的身體，那裏去了？只留下一個永令人回憶的印象在我腦海裏。

唉！此後再接不着她的使人愉快的信了，她家的門前也不再有了她的聲了！我從來不知人間死別的滋味，現在竟居然嘗着了，不會失眠的人，不知什麼原故，竟難入睡鄉人常說夢：『是心頭想，』也不見得吧？為什麼我夢不見她，人是沒有靈魂吧？再不然她是厭惡這污濁的人間！也許是惱着我無義吧？蘭妹呀！你不要錯怪了人，我最厭惡的是勢利之交啊！

我最近的困苦你是不知的，若大的城裏，沒我立錫之地，我的家庭經濟狀況，求學

怎樣不感覺困難呢？近來我起了不可名狀的恨，我恨錦州省，我恨學校，還恨我自己還恨……蘭妹啊！人間這樣的無味，難怪你一去不回頭，我在靜寞中，似乎覺得你那顆心，還是很純潔的，溫熱的，在那不透空氣的小室中跳動着。

但是你的一生就此結束了麼？就此告終了麼？真是可惜，愧我無才，不能把你生前的事蹟，作一個有力感人的詩文，使讀者也替你落下同情的淚！

## 給 S

S 友：

深秋的楓葉，無論是林間，嶺上，都染成了紅似朝霞般的顏色，重九的菊花，任他在籬角牆邊也露出皎潔的氣概，雖然是玉露凋傷，繁霜飛舞的當兒，她們總是孤標傲世越顯紅白，這種自然的美景，原來是萬能的造物者，用他那最寵愛我們的心情，付與我們的，本應當幽人共賞，臨風漫舞，對月低吟；可是我的故友啊，却遠在千里之外！見景思情！S 姐妹也作如此感想嗎？

S友朔風雖是這般狂吼着，始終也吹不來一行雁字，江水雖是永遠奔騰着；始終也流不來寸紙魚書，使我最莫明其妙的，是妳怎不惠我以佳音呢？每當課餘無事，我不時的懷想，人生爲什麼要別離，世界爲什麼都不是光明平坦的大地？還要萬水千山的阻隔着我們！

我還記得前年秋的风雨一夜，也就是妳和我將別的前一夕，妳到我家來話別，我還帶着十二分的孩子氣，笑着對妳說：『今天的雨，下得十分有意，因他下這些柳絲般的雨替我將妳的雙脚縛緊，免得妳和我別離，』妳隨便的答了一句：『任他柳絲千萬條，也難縮得離人住！』終於妳的論調戰勝了我，果然在第二天的上午，氣笛一聲，我二人便各自雲天了！這時我心中添了一種不堪言狀的悲哀和隱痛！到現在回想起來，還如同昨日似的。

從此以後，妳的嬌音麗影，便不時的在我夢中流連，誰知好夢從來是易醒的，無情的睡魔，到這時便不與我相親了！最後的一次，在夢中妳告訴我，『我們要努力奮鬥人生勿負少年頭，』我關於妳的這些話，用清醒後的精神，細細的玩味，覺得是一個很

深刻很有價值的忠告，S姐，最後要知道妳的近況，請賜佳音，敬祝  
腦健！

念你的友  
艷 林 啓

## 藝術與愛情的盲目

一而短短的粉色牆壁，帶子也似的圍着一所半中半西式的樓房。樓房的四周，種着許多的矮樹。當這初春時節，翠綠的枝葉又安然的長在地的軀殼上。還有許多的淺粉和深粉的小桃花，也從枝葉扶疎中吐露出來，搖曳生姿的向外偷視着。這種自然美麗景色真能引起了人的快感，由這外表的佈置看來，可以想像到居住這房子的主人，是個酷愛藝術的人兒。

主人翁——是個四十多歲慈祥的老婦人余氏。

少主人碧月——是個十九歲的幽默俊俏的女郎。

她是個熱心崇拜藝術的人兒，她覺得宇宙間只有藝術是偉大高尚的，是能安慰人的



靈魂的。除此外都是沒有價值的。她的言動思想都含着高尚優美的意味，所以在S城中沒有一個不承認她是女中的明星。她更不像別的女子一有了名譽和地位就要浪漫驕傲起來的確她是值得我們讚美的。她還有父親，只和她那受過中等教育的母親，很安然的在這過活着。

在一個初春的早晨，伊坐在玻璃窗口的前面，望着這萬紫千紅，楊柳輕擺的綺麗醉人的春色，不由的鈎起了以往的陳跡。她默默地靜靜地在回憶着幻夢般的往事：

(一)往事不堪回憶

在三年前的一個美麗的春天，那時她在美術學校還沒有卒業。以她的天才與聰慧在校中當然也得到了高材生的地位。許多的異性同學都很欽佩她，但是她却是莊嚴自重的她有兩個朋友。

一個是叫霖生的——是個溫雅誠實的少年。

一個是她的表兄淨塵——他是很狡滑的，但他的外面裝得很忠厚。每在課餘之後，三個一同拿着畫具，跑到附近的郊外去寫生。他們一邊談笑着，一邊畫着。在疲乏的時

候他們臥在草織成的綠毯上，望着河中潺緩的流水，聽着樹上小鳥的啾啾，這時的生活是多麼的愉快逍遙啊！

現在春光又一度的降到了人間，景色仍舊，但人已分散了。一個遠在櫻花的友邦，一個却又跑到很遠寫生去了。她想到這裡，走到桌前在抽匣中拿了出來霜生臨行時的信上邊寫着：

碧月：

寫這信時，出乎了意料之外，而能實現我到遠方寫生的一個夢想。我現在竭力的想在美術界裡發展一下。

自然圖畫的西湖，莫愁等處，的確是寫生的一個好地方。尤其在這春色降滿了大地的時候，的確是實地寫生的一個好時光。我想經這次的探討，在藝術界上至少有點小貢獻這種志趣諒你也能贊成吧！

因為了時候的匆促，沒有和你作別，請你看几年友誼情面上，原諒我吧！止此  
祝你

安健

霜書於臨行時。

她看完之後，天真的臉上蓋上了一層悵惘的愁霞。悶悶的長抽了一口氣，覺得胸中寬鬆了許多。這時的春風，由窗口吹進來，好像拂摸般的安慰她。

(二) 跋涉千里歸來

光陰似閃電般的快，轉眼又到了五月時節，花兒微微的笑着，楊柳輕輕的舞蹈。許多的生物，都很茂盛的復生着，一切的一切都有了生機。

這時遠遊異國的淨塵，已經在這春假時節卒業了。在這悠悠的三年歲月中，他馬馬忽忽的渡過去了，他所得到的智識學問，是交際與跳舞，玩，樂，而已，在外國玩得膩了想到了一別三年之久故鄉中的她。所以他決定的整理行裝，而反故鄉。經過了几天的跋涉，渡過了浩浩無邊的日本海，安然的到了S城。

次日淨塵便到姑母府上拜訪。

久別重逢，乍見之下，當然盡是叙說些別後的事情，和海外的風俗，人情。這時的淨塵竭力的誇耀自己的學識，以使素來崇拜藝術的她墮入他的殼中。但是她還有最後一

度的判決呢。

(二) 暮色蒼茫的傍晚後

碧月同她的母親在寢室中閒談。余氏眼看這聰敏驕俊的女兒，心中有說不出的快意。偶然想到了未來的東牀佳婿，這時在她的腦海裏很迅速的閃出淨塵的影子來。她想；這次娘家姪兒由外國留學回來，比以前更俊爽了許外，性情也很溫和，至於學問，聽他平日和碧月所談論的，也堪稱得學問淵博的高材生呢！余氏認為這是一對很好的配偶，所以她說：

『碧兒，你現在的歲數已經不小了，也該定得婚了。我看你淨哥新從外國回來品學皆好，並且你們的性情也相投，你看怎麼樣呢？』

她聽完了這話，猛然的兩朵紅雲，飛上頰邊，燈光輝煌正和她的粉臉相映。過了許久之後她才說：

『媽媽的意思，固然是對的，塵哥是我欽佩的，霜哥也是我敬仰的，但這是終身大事……我看緩些時再說吧！……因為女兒素來就有這種抱負，在這選擇中最

重要的是這人在藝術界裏必有高上的位置，並不是女兒虛榮的心重，因為我最崇拜藝術的媽媽以為對嗎？」

『想不到你還有這種的癡念，好；就依你這個孩子……』余氏微笑着回答。

這時的屋內充滿了慈愛的光輝，照着這座大的屋中。

次日的早晨，她接到了霜生的電話，知他已由杭歸來。所以她急忙的去看他，她去了不久，淨塵又來了，見她不在也提不起什麼興趣，只是隨便的和姑母談着。最後他看見她桌上的稿本，他笑着說：

『姑媽：碧妹的畫是很好的，沒想她的文學還這麼好呢。』

『可不是嗎？一天到晚什麼都不顧作，只在那裏寫。前天晚上我想替她找人家，探探她的口氣，她說非在藝術界有地位的不可，這不是着了迷嗎？……』

這話入了塵的耳鼓，猛的吃了一驚。以他想來，碧隱隱的是未婚妻更沒想到她還有這種的意志。如今聽姑媽這麼一說，他自己非常着荒，因為這幾年來，他沒有用心的畫

過一個畫，所以他快快的出了姑母家門。

走到美術商店門前，他想我得進去看看，可別弄得失敗，我得作個準備。他一邊想着，一邊直接走到圖畫部。猛看都很精妙，可是仔細一看都很平庸的，大概是爲生活所迫而爲此的。塵很掃興，跟着想要走，忽然往牆西一看，密密層層的還有許多。玻璃裝的花綾繡的，中畫，西畫，水彩，木炭還有不少，他近前一看，內中只有几張水彩畫的極好，並且天空樹影的筆法，皆有獨得之妙，更能表現出個性及天然的美來，顏色的調和都能引起了人的注目與暢快。的確是在自己之上。看底下的署名是霜字。他常常聽到朋友們談起，名畫家什麼霜的，這時他忙忙的付了錢，出來之後，還是他的臉上掛着勝利的微笑。

(四)

碧來到了霜生家中，以前只是閒談，後來霜語：『呵！碧妹現在我想約求你一件事，你惱不？』『什麼事？你說好了，我不說：惱……：……』碧答。

『碧，我是很欽佩你，敬愛你，我覺到我們之間的感情也很融洽，性情也很相投，

現在我請求你給我一生的幸福，作我一個永遠的伴侶……不知你能允我嗎？……

……好在你的家庭也不舊，」說完之後，很誠懇的站在碧的身傍，靜聽着她的答覆。

這時的她，低垂着粉頸，心中怦怦的跳躍似狂濤，臉兒陣陣的似晚霞般的紅。過了許再之後，她顫然的說：

『你的話我明白了，但是你愛我更得愛我的志向，霜，你在藝術壇上努力吧；這個事以後再說吧！今天女四校開游藝會，你陪我去吧！』

後聽完了她的話，臉上充滿了失望的神氣，只好快快的同她去了。

事情真是湊巧，空前絕後的帶來了藝術壇上的喜訊。大意是說：『我國的藝術很是幼稚，所以這次爲提倡藝術而發起美術展覽會，以期交換智識，互揚光輝，成近代美術史上的新紀元。定于本月二十五在新京舉行，務請愛好藝術的人兒，惠賜佳作是幸！』

這個消息傳來，霜生與淨塵聽了，樂得心花怒放。霜生振作精神，一天到晚竟聚精凝神的，連飯都不吃作畫。可是塵是與霜却成個反比例。

光陰迅速，剎那間，我國美術展覽會已經閉幕了，報紙上載着我國美術家第一是余



淨塵先生。這時S省城內的各報館的爭先奪後的來道賀，攝影等等，登時把淨塵的聲名傳遍萬里，身價百萬倍。當此時的她，更親切的去致賀。兩人的隔膜已無形中的消失了。她對於霜的印象，已漸淡淡欲忘而退到友誼的地位上了。淨塵的確是幸運兒，不但美家歸他所有，就是美人兒也握到他的掌中，雙喜臨門的消息傳出來了。報上登載美學家余淨塵。與社會之花王碧月女士，定於本月三十日下午一時，假松江飯店大禮堂舉行結婚禮，恭迓各界光臨。

這個賀柬入了霜的眼中，他好像由高山跌入深淵底的一般絕望，他用力的抓住了自己頭髮，大聲的狂喊道：

『呵；我爲麼麼在我使命沒有完成之前，走上了這個道路？爲什麼在學業沒有求好的時候？就會這樣作？……我怎對得起父母血汗的金錢？我以往的勞苦得來的是什麼呢？……是爲藝術而犧牲的呢？……』他狂叫之後把所有的畫，都撕成了片片。滿屋的紙團亂拋。哈哈的狂笑。可是在他大笑的時候，他的淚像決堤似的湧了出來。這當兒他覺得滿屋的東西都在笑他，他看見那些東西都變成了極惡的面孔，兩隻巨

大的手拿抓他似的，他覺得天旋地轉，喉內鹹澁，鮮血湧出他的口中，他頹然的倒在了地上。

## 夕陽與薔薇

一

橙紅的落日，

已經跑到樹梢之下，

他還把半個臉兒露在殘底頂上

看着一朵大而白的薔。

二

他倆廝守了半天，

有時默默無言地對着，

有時他在上面一步二步地徘徊着，

她在下面吟歎似地搖擺着

無聲的，雲兒草兒所不能了解的言語。

替他倆傳達了多少柔微的悲哀。

如今，他却要離她去了。

三

他看着她，

一步步向後倒退着跑，

她雪一樣的臉上，

籠罩着一層淡淡的黃金，——

這是他臨別所贈的愛約。

四

夜從東方趕來，

樹兒遮住了他的眼光了，

他的臉立刻蒼白得同石膏的造像一般，

索索地抖顫起來。

一會兒細碎閃爍的金光

殘痕

又像篩下的一般落到她的臉上，——  
他又從樹葉兒底空隙裏窺見了她了。

## 奏凱歸來

暮春帶走了離人的熱淚，初夏携來了新的生機，雖說到了夕陽西下時；但有那樣風紅淡白，一朵一朵的點綴，這靜寂的黃昏，也許是那紫羅蘭叢中，睡着一個美麗的史湘雲吧！這種初夏晚景，可算是雅靜清幽。

S 公園的小池畔，有兩個倩影在密談，他們的臉上充滿了喜悅，這便是鼎鼎大名的工界偉人仲生，和他多年未見的未婚妻，漢英，在訴別後各人的景況，和計劃他們美滿的將來。

在十多年以前，仲生方十四五歲，一個荒涼破敗的廟宇中泥像，已失了他的威嚴，幾間腐舊的廂房中，滿放着桌椅，天真爛漫的村童，成爲這幾間破屋的主人，這就是仲生的母校。

一個深秋的薄暮，農人正忙着收穫黃金般的米粟，這時仲生，已到高小的第一年了。因要多看一點書，所以在月上樹梢時才回家。

這少爺！我可不會侍奉，才回來看誰給你做飯吃，……仲生最怕的嫂嫂這樣說。

仲生含淚！走到外邊，在已枯的老榆下坐着，望着掛在天空的玉兔，想起了九泉下的父母，那思親的熱淚！滴滴灑灑在破舊的衣上。

一個臉色枯黃，穿着黑色夾袍的男人，從屋中向他走來。仲生急拭乾了淚痕，強止住了悲傷。

仲生在這裡作什麼呢？……哥哥發氣的問！

沒作什麼，看看月兒。……仲生溫和的答。

哼！你倒享福，看看月兒。……今年的秋收又不好，來年恐怕沒飯吃呢！你看我和你嫂嫂，終日奔忙，那有一刻清閒，而還得不到豐衣足食，似我們這樣的家，那養得起你那樣的有福人，況父親也沒有多少遺產，我實在攻不起你的書了，我為你費了

多少精神，才託城裏的王老伯，給你找了一個大絲房的夥計。從此我們不要裝少爺了！那福不是你享的，今天王老伯的來信說；叫你明天務必去，你的東西也收拾好了，明天早起我送你去。

仲生聽了，這話，好似晴天打了一個霹靂，全身的血管幾乎暴裂，心房的振動，打着胸壁作響！神經失了他的知覺，若不是靠在老榆的幹上，早已倒在他哥哥的面前。

過了一刻，蒼白的臉，轉成哭容！直睜的雙睛，流出熱淚，他的精神好似清醒了些。唉！我親愛的哥哥，你就這樣的狠心嗎？父親剛死了一年，你就忘了他的遺囑嗎？

.....

『不必說了，一切我都知道，明天進城要緊！』哥哥說完，走進屋裡去了。

學生夥計.....雜亂的影子，齊集在仲生深受創傷的腦中，.....嫂嫂的狠，哥哥的無情，媽媽爸爸的死，這些過去的影子又全現在他的目前，唉！人生就是這樣了！哥哥啊！你爲了私情！竟忘了慈親的遺囑！骨肉的同胞，唉！.....死去的爸爸媽媽呵！你能否知愛兒此刻的痛苦啊！人生不過如此，何時能逃出死神之手呢？媽媽等着吧

兒隨你同到那極樂之鄉。

朦朧的月，高懸在天空中心，枯柳衰楊，靜靜的立在沉睡的宇宙中，除了寒村的犬吠和西風吹，木葉的響聲外，再有蟋蟀唧唧的悲鳴！愈顯秋的深夜的神秘！

仲生走到村邊的河岸，死已勝了他的生趣！看了河邊的景色，四圍的狀況！不禁想起來同玩同讀的小朋友，啊！他們是多麼幸福啊！他們的前途，多麼光明啊！我今永別了他們，……………劉那間又聯想到他的老師，幾年的師生，蒙你們的教導，今而後再不能垂手領你們的教訓了，呢！孰料……………仲生的淚又流了。

深秋夜裏的寒風，吹向仲生蒼白的臉上，使他打了幾個寒戰，神智略清爽了些，忽然想到日間，馬老師在上廟會的時候，不是說人要有堅強的意志，無畏的精神。無論遇到什麼樣的挫折，困難，只要努力，自有成功的一日，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仲生想到此，挺起了胸膛，仰天高呼仲生！……………你好懦弱啊！好！有志者事竟成我必要努力！……………

忽然又低下了頭，唉！我往何處去呢？回家吧！不成，走呢！又分文無有，唉！



怎辦？

仲生沈思了片刻，忽然臉上露出笑容，好似已得到美滿的結論。

夜色籠罩的彎曲古道上，這可憐的仲生，在往前奔走，往他理想的目的地進行。

不到兩天，A城的新聞紙上，登出了尋人的廣告。

風餐露宿乞丐般的仲生，沿門乞討，奔到繁華的都市，費了許多的唇舌，方找着他要找的人，——陳先生，這位陳先生是仲生啓蒙的老師，他教了仲生五六年，在去年才離開仲生去到××，當他教仲生時，常贊美稱揚仲生的才華，說他將來的發展未可限量。在他離去仲生時，還說如以後有事可到××找他，能幫忙的盡可幫忙。

仲生當時也不過以爲是句普通話，誰竟成了今日的救星，他相信陳先生是個忠誠慷慨的人，所以才不遠千里來找他。

仲生訴說一切的遭遇，很得着陳先生的同情！並且允許仲生，住在他家且繼續求學。

年光似水般流着，春冬迅速的交替，仲生已快要大學畢業了，陳先生也不似幾年前

那樣健康了，陳先生本是才學優良家資殷富的人，從前因愛仲生，故鄉的清幽明媚，適合於自己病弱的身軀，小孩們的天真可愛，引起了陳先生七八年的教育生活，現在已老了身軀，當然更加衰弱。那仲生來時，剛小學畢業的陳先生的愛女，——漢英，現在也高中畢業了，天真爛漫的態度，變成溫柔美潔的少女了。伊活潑的天性，聰明的腦力。黑白分明的雙眸，梨花帶雨似的容顏，窈窕淑秀的體態，任誰見了都要感到自己的污俗了。

仲生也不是數年前那樣了，英氣勃勃，未采清秀的美少年了。在這禮期的琢磨中，質生的學品真是與日並進，他已默認陳先生夫婦，是他再生的父母。漢英如他的胞妹。雖然愛慕漢英，因大恩未報，豈敢有他念。

仲生大學卒業了，恰遇國家有考留學生的機會，陳先生希望仲生的熱心，不啻仲生九泉下的父母，仲生自己的目的，更遠在高山之巔，聰敏的仲生竟被取着官費的留學生當仲生離國的前一夕，陳先生方將數年蘊藏在胸中的話，公開的說了。

仲生！現在你雖未達到極高之巔，總算走到美滿的途上，我的心也放了一大半，你

在我這幾年我總是將你同漢英一般看待，我的終望也集中在你兩的身上我現在有句蘊藏多年的話，要求你的允許，但你要知道我並不是強迫你，不知你……

我沒有不允許的事，老師待我的心，我豈能用言語報答，只要我能辦到，沒有不可的仲生不待陳先生說完急忙的話。

漢英現在高中也畢業了，你倆的性情感情，我看都合適，我想也不虧你吧！不知你能否允許我。

老師的大恩未報，我怎敢再與此念頭。

不必說了，如無其他的問題，此事已成了，你名成歸國後，我再看你們婚結的典禮。

仲生無話說了，滿含着感激欣喜的眼光，望着他老師慈藹的面孔。

異國的飄零，仲生已受完了，光亮的朝歸，放出黃碧燦爛的光華，射在碧藍色的海上。

一個碼頭充滿了喧囂的人聲，五光十色的衣服，映着朝陽，更加輝煌了，他們正在

高揚各色的手帕，如蝶般飄舞在空中，他們的目力，全注意在那衝濤破浪的輪船上的少年了。

這少年面上滿了得勝的笑容，輪船靠岸了。他們的呼聲更加高了！

工界之光，工界的先導。

少年和他們，笑一笑握握手，並謝了他們的盛意。周旋後那邊馳來了摩托車，這原是漢英爲他備的。

仲生攜着漢英的手，坐在摩托車裏，久別乍逢的親密是如何的滋味啊！那欣歡悲喜親蜜的態度，實非想

漢英比從前更加美麗清秀了，然在美麗中還藏着往日的憔悴，都現在的欣悅。

仲生比前瘦了許多，這大概是專心求學所致吧！

因然聲的利害，陳先生那老態龍鍾的弱體，實在抗不起，當仲生漢英到家時，他早已依門而望了。

仲生想起了慘淡的以往，和巍巍赫赫的現在，真是天淵之別了。

唉！除了陳先生一家之外，有誰知赫赫大名的工界偉人——仲生，便是第年的逃兒

## 江干遠眺

終日在烏烟瘴氣中，如機械般的「作着，覺得精神有些不振，本想乘機江干一遊，把我永沉在心中的煩悶，悲哀，散瀉得乾乾淨淨，但是久未做到，好容易青天霹靂破曉雲開，方和祥姊唱着舞伴之歌，輕重的走到江邊，哈哈！我們如剛出籠中的小鳥，當如何欣賞這大好的春光啊！我的眼睛被大自然誘得發昏！停片了時往西南一觀，綠草油油平舖如毯，南山白羊一群，蠕動自如，在尋食青嫩的小莊，山下茅屋數家，炊煙徐徐的更顯出了農人的苦樂忙，轉向東邊，見崗巒一片，農夫耕於田中，弱女攜筐採於野，牧童短笛信口而吹，樵夫負薪奔山崖！彭！彭！聲自西邊傳來，不禁使我回首一望，喂！今春的西城，打破了往昔的沈寂，因修橋修道的關係，所以行人很多，一般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在烈日下奔忙着。他那一行行的汗珠，由頭至衿，由衿落地，幾乎成河。這種驚天動地的工作，將來成功後的用途，該如的大！這時四野的景緻，盡入目中，使我

樂得幾乎狂叫，歡歌，幾日來的煩悶，頹唐，被大自然之美洗刷殆盡，只有快樂歌舞存在！

『芳！你低頭下看，河中的游魚！』祥姊這樣說着；這時的我，俯視附近，兩岸然柳倒垂。紅花灼灼，游魚泳泳，水波蕩蕩，小舟擺渡河中；乘客往來船上，啊！大自然之美喲！實使我們應接不暇啊！此時己金烏西墜，皓月東升，遂與吾友緩步而歸，途中猶覽此情景歷歷在目，抵家後遂援筆記之。

## 帆影

水連天，天水一，連片汪洋。

啊！那裏是去路！那裏是故鄉？那裏是進口處？那裏是岸旁？

看遍了海水，看遍了浪花。鬆鬆的浪花！我屏息的等着你送我回故鄉。船！你爲何不快些兒？何時……

渡過了一層又來了一層。彷彿那裏有山峽，青青的在那裏孤稱。是否是進口處？是

船有人烟？疑問處，更引起遊人的無限心酸。船！依然是進行者。水天相連處，白的一否，朦朧的晨光，分別不清，又以為是峽，白色又彷彿是動。啊！也許是到岸？也許是處船？若是船舶，或者有人在在歡迎我們吧？

天色漸漸亮了，却不錯，是船舶，白的帆和白的桅杆，模糊有人在那裏驅使着。大概又近岸處，不覺得我們高呼着：『船快進行吧！』離鄉的苦惱改變為歡笑。啊！我們親愛的故鄉！快要相見了。

## 新 月

彎彎的新月

筆直地航出雲中。

好一隻黃金的游艇呀！

我的愛人倚着欄。

說，「如果我能够爬得上去啦，

我就乘着他周繞地球一轉，



把詩人底愛與樂死之歌

一片一片散到人間。」

彎彎的新月

筆直地航出雲中！

好一隻黃金的遊艇呀！

我立在田裏默禱着，

說，「月呀，月呀，

如果她能够爬得上來呀……

也許她能够爬得上來罷」

忽然間，

從綠葉間的空隙之處，

我看見清面的一排樹外，

有一個黃金瓣兒

一翻一翻一閃一閃地落下來了。

天上的繁星像失去他們的主宰了。

殘 痕

我登到高處望望，

樹外是銀帶一般的景色。

## 在海濱前

「海濱」只要聽着這一個美妙的名兒，已夠心醉，何況把整個的身子，投入它的懷抱眼前有的是青山，青山是莊嚴的，足下有的是大海，大海是流動的，要是你是飽嘗着都市生活而感到討厭的人，最好去找它，只須看一回雲山，聽一回潺水，便可以恢復你心上固有的清明，要是你高興動，我敢說，不論做什麼都能使你感到愉快？到松林裏去聽一陣松濤，到草叢裏去採一束野花，或是到山路上去散一回步，在它那傑——靜寂的深山久住了。會使你的心變一個樣式；如果動着的，就會從波動中回復到靜止，如果是煩悶着的，就會從煩悶中回復到安靜。

靜靜的，靜靜的，就像風濤停息了後的大海一樣，它能使你過去的創痕收口，再也引不起痛苦的回憶，也能使你把將來的希望放下，再也引不起新的追述，它能使你把

因『忘記，即使你把『果忘記，在它溫暖的懷抱裏，你只要輕輕約躺着，像嬰兒緊靠着慈母，那時你的鼻孔裡會只有重微的呼吸，你的嘴唇邊不再會有歡笑與哭泣，自然的，會使你沒有愛，沒有憎，沒心忽，沒有喜，也沒有悲哀，就像倦鳥飛還了它的舊巢，像牛羊踏進了它們的麥欄，像萬里征人還歸了它的故鄉，也像在夜夢裏聽得了遠寺的鐘聲使得你從黃金色的綺夢與塵世的擾攘中醒過來，隨着鐘聲而懺悔，墮淚，以至於忘記一切，也像歧路徬徨時獲得了正確的指引，也像罪惡的身體得了自在的靈魂。

海濱呵！我又來在你的面前了。

白楊樹伴着寂寞的山風，梧桐葉迎着蕭蕭的夜雨。這一調只要你會領略，白的霧遮着遠的山，翠的松柏擁着近的樓台，紅的朝霞出在東方的山頭，斜陽與晚霞在西方的天邊千萬里的雲山在你的眼前，還有各式各樣的音樂，樵夫的歌唱，流水的聲音，風的響樹葉兒的動，花的依搖，草的顛倒，蟲的叫，鳥的吵，和着人的話，都是最美妙不過的音樂，祇聽你能夠一件一件的去細細的聽，凡是曾經有過山居經歷的人，許都感覺到這一番滋味罷！

古舊的廟宇，和着泥塑的菩薩，血肉做的和尚，在空山裏度

月，銅的鐘

在本的架上，雖然已經鏽了，但仍完成不了它神聖的使命，還得朝朝暮暮的任和尚們驅佈繚繞的香煙裏，黯淡的神燈下，有莊嚴的鐘聲和着一聲聲的木魚。春天有零落的花瓣沾上出家人的衣鉢；秋天有蕭蕭的木葉飛進寂寞的齋舍，冬天有夜雪堆積在冷落的廟門那梵唄地聲音，可以震動你惶惶的夢懷！

海濱呵！我又來在你的跟前了。

## 黎明的鐘聲

春光明媚，萬籟俱寂的清晨，充滿着純潔不染的空氣，非明非暗的曉月，尙隱約的露着，忽而東方發白，漸由而赤的，把光載發洩出來，好似先給人類一個消息，唧唧的只聲不齊的唱着讚美春來的詩謠，繼續着雞鳴，犬吠，人喊，馬嘶聲也雜無秩序的湧起好一幅美麗的畫圖！可惜存在不久，却被那奔忙的萬物給衝破了！以平人看來，固然是神怡心暢，但如被那墮落失益的人感受着，愈引起他們的悲惋，愈促起他們的回憶，春

的作用真是無窮！

在一處萬山聳峙的山谷間，本是一個人跡罕到的所在，樹木葱蘢，嫩草如茵，樹蔭下的荒塚，軟草上的白骨，不知經歷了若許的春秋，這裏的從前，更不敢說牠未作過熱鬧的市場，現在牠不過爲世所棄，成堆的白骨，牠何嘗未向過功名路上去奔，而今天的狀況呢，却不堪叫人聞問了！

何幸的荒涼地，何幸的白骨坵！還有一個與你等同情的落伍者，他肯來陪伴你們！這人是誰？原來是一位正當春時的少年，他坐於一灣溪水的近旁，以消磨永日，早看紅日東昇，夕觀晚霞西墜；耳聞的只是鳥語，目見的惟有林泉，這裏的美麗，幾乎勝過那武陵的桃花仙世！

他視着瀑布的湧瀉，聽着溪水的緩流，都是引起他過去的悽慘的事實，成了現在的回憶，『唉！枯寂的人生，曾有幾線的快樂，那有一個目標，堪做我們引路的指導，逝去的往事，就是現在的歷史喇！我本是一個樂世的喜星，如今我成了一個煩悶的哀蟲，有上天的造人，好似有意讓我將過去的經歷，都變作了落英；撒向流水中，不堪回首的

往事？那能不在我的心弦盤桓，推之不除拋之不去，一幕一幕的表演，我好似南柯一夢。『他在石上如醉如痴的坐着，忽而視天，忽而看地的癡想不止，這一個清淨的晨兒，幾乎被他磨盡消完！』

噹！噹！鐘聲傳過來了，隱約的聲音愈鳴愈高，原來是遠寺的報曉鐘特意的來喚醒痴迷，牠能振起悲哀者的精神，提起失敗者的心靈！少年的夢想忽止，抬起頭來似有所覺悟的一般；『哈！這是春天，這更是春天的清晨，尤其是春天黎明的鐘聲鳴了，牠莫非有意來引導我的心靈嗎？哈！我老了嗎？非老！我衰了嗎？非衰。那麼我就止於此地了！結人生嗎？非老，非衰，不是和春日的晨鐘一樣嗎？我的精神即死，肉身又何所惜！難道就此拋棄他嗎？不！不！何不藉我尚在青年的身軀，盡心於國家將我們滿洲國的，和平博愛宣揚在世界上，哈呀大夢方醒春睡才甦，使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愛的世界裡：哈呀！大夢醒了努力！努力！』

鳥跳躍着！水流唱着！風輕拂着！一切的景緻皆如往昔的存在着，此時由路上一個踴躍的青年；他要與他家鄉別了，走向前進的路上去！

「棲我身的山谷呀！

要與你別了！

伴我心的白骨呀！

要與你別了！

悅我目的溪水呀！

要與你別了！

鳥兒呀！再不能聽你的妙音！

紅日呀！再不能看你的西沉！

別的字樣，雖然刺心，終有日我會再與你等相親！

可愛的春天呀！你的進行真沒有窮盡！

你使精靈的萬物，起死回生，使我這已到墜落深淵的落伍者肯向前去到前進的路上。振人的晨鐘呀！你當當的不停，你莫非永遠這樣以度你的終生，你能從幽谷的深低，將我提上勇城，我！從此將拋棄一切過去的頹廢，去奪那培植快活之花！



可留戀的家鄉啊！就從此與你告別，棲身數年，何曾給你留下遺跡！只有我看這一縷的歌聲，願牠從永悠悠的存在你的耳際！

別了！別了！

在紫蘿蘭的香馥中，當給我們校刊復活的佳訊，迷醉在文藝裡的人兒，得以藉此給他們欲裂的文思之心啓顛開關，琉璃驚人的作品潮似的湧出，投稿之鈴，也曾幾次的蕩起我躍躍欲試的心旌，可是將謝的玫瑰，既放不出美妙襲人的香氣，荒落學殖的人，又怎能寫出動人的文章，因為希望在母校中留些遺痕，給個人生命史中配上一隻恁恁的燭影所以竟大膽的，將昔日的一個零亂不堪的舊稿抄來，獻給我們的精神永久不朽的校刊表示我慶賀牠復活的一片衷忱。

懺

悔

燦淡的星光不住的閃爍看，大地上黑魅魅的鴉雀無聲，有幾棵將要死的老樹，帶着半脫落的葉子，隨風搖曳着，意思好像說：『它已達到最後的勝利，它的生命還可延續



唉！人生的時間是何等的短促。責任又是何等的偉大，因為我沾染了貪玩的惡習，不知空過了多少寶貴的光陰，耽誤了多少應作的事情，只拿着『車到山前必有路』的話來安慰自己。而今我才曉得那是害自己，並且是陷害社會的！

唉！『往者之不諫，來者猶可追！』已往的光陰任其走去吧！今後的光陰怎能任其空空消逝了呢！

## 光明的前途

我是陰暗中的前進者，辨不出南北東西的方向；只恍惚間似黑雲蓋住了我的頭，沈沈地空氣包圍我的身，千條思緒鎖住了我這弱的心。一切都帶着靜寂的氣象，因為這是陰黑的白晝，一切的一切都在輾轉的追求着，摸索着！我却在這當兒中得到了莫大的光明和希望！

在我前面的路上，呈出我色似的光芒，我捨掉了我的鬱悶，我忘掉了我的傷懷，忘掉了我一切的痛苦，忘掉了我不是在人間，只要奔往那初放光明的路上去！就是如刀

山的難走也要去，就是要了性命也心願，也要去！去到那微現金光的路上去！

X  
X  
X

我是被人棄絕者——但不一味的糊塗下去，而頹唐；而拿了意志的杖一跛一跛的向前去，感情要制服我，我便抖擻精神，努力走，倒使得我在路途上不寂寞。忽然狂風起處，塵沙遮天，以為末日之來臨，黑風起處，細雨連綿中，抬頭望去，見一道比日明的金光射出，定睛看時，是一座異光霞彩的門，這金門的前面，站着一個白衣的天使，奏着極樂國——滿洲樂國——的歌又拍起一對柔軟而有力的翅膀，向我招手並歌着道：

「被人類棄絕者！

被人類棄絕者！

踏進我們極樂世界的門吧！

我們這個世界：是充滿了愛的和平世界呢！」

他這種清脆的歌聲，字字刻在我弱小的心靈上，此時我覺得點點細雨映成燦星的爛光歡躍的心潮，與狂風應合成絕妙的聲音。微小的心靈早已伏在她那柔軟的翅膀裏面去

了靖極中，恍惚又聽着一個這樣的歌：

「墮透的人心，

已不堪收拾；

沒有善良的，

連一個也沒有！

參人類棄絕者！

醒了你的夢！

快登我們極樂世界的大陸，

來散布新的愛的種子吧！

我決定了奔走的方針，不問什麼方向；一心向那佈射異光的門跑去，就是死我也心願也要去，總要往前去——往滿佈着愛的樂園裏去！

×

×

×

我受盡了奔波，飽嘗着險，現在已登上唯一要去——往極樂世界所必經的金山

了。

往前去，不怠，不煩，不痛，更不懼，因為我前面的去上滿佈着愛的光；五色的粉蝶在我前面的路上飛舞着，活潑小鳥在我前面的路上歌唱着；這是何等的美妙！

向前去！向滿佈着純潔無疵的愛的世界去！

×

×

×

樂園在那裏

樂園在那裏？

天上嗎？

不却是在人間呢。

就在我們的眼前。

## 一件平凡的事

除夕來了，帶來了爆竹的聲音，帶來了歡笑和暫時的麻醉。

殘  
痕

在這天的晚上；家裏是異常的清靜，父親有事，在一個月以前已經到外面去了，母親因為身體多病，老早便睡下。屋子裏只割下我和妹妹弟弟們，同是不懂事故的孩子，當然啦！除了吃便是鬧至於家裏怎樣？一切都不計較，因為責樣更好，免掉了一些俗禮的麻煩。

三吉是我的三弟今年七歲了，他完全是一個天真的孩子，從早上起來便喊着穿新衣這時候可穿上了，當然樂得了不得。斯文的站着不敢亂動，怕是弄髒了衣服，二弟看見他便訕笑着說：『三吉過年真過出息了，多規矩！』三弟明明知道是不好的話，然而也不敢動手，只是嘴裏說：『我願意！我願意！』這樣小小的淨端便又過去了。

第二天便是舊曆的元旦，母親很早就起來了，爲的是應酬客人，拜年賀年這一些話充滿了耳鼓，三弟不知從那裏學來一句話，老是說『你老好啊！』『你老好啊！』王媽進來他也說，小貓進來他也扯着牠耳朵說：『你老好啊！』他那愚傻的樣兒，惹得我們大笑一陣。

這樣甜美的日子過得特別的快，不知不覺間已經到了上學的時候，母親因為幫助我



們收拾東西，也沒有顧慮別的事，所謂三弟的新衣，現在已經變成油葫蘆了，而且正在大襟上刮了一個小口，裡面的綿花都可以看見，母親因為忙說，等一會再給他縫，所以他又跑出去了。一會兒兜着一些花生進來，誰也沒有理會，母親收拾完了，便找針給他縫啊真可笑！小口變成大口了，裡面的綿花一大片都沒有了，母親問他，他也害怕了，哭着說：『把綿花換花生！』這一句話說出來，把全屋的人都逗笑了，結果是罰了一會跪。

開學了，桂茹和我便搬到學校，他們也上學了家裡一定很寒靜的。

在三月十一號那天，我們是照例歸宿，院中是靜悄悄的，當我走到屋子裏的時候，發現三弟是病了，他躺在牀上，臉燒得特別的紅，眼睛失神樣的睜着，嘴都裂了，那憔悴的樣子，險些叫我流出淚來！母親很悲苦的。着他，我道道母親的心是含蓄着莫大的難過，母親謂據醫生說：『他是瘟疹，而且都出不來，大概是沒望了，』晚上外面的風刮得利害，燈是這樣黯淡，愈顯得屋子裡冷森森的，我心中十分害怕，怕的是……

早上起來弟弟又加上喘了，喘的聲音很大，表示他的呼吸很急促，母親說：『他的

病很能傳染，你們還是走吧！」不敢違背母親的話，便和茹走開了。

星期一早上起來便看見外面下雪了，我很悲傷着說：「桂茹這樣妳怎能回家！」她說：「不要緊，」吃完早飯請假便走了，中午的時候回來哭喪着臉說：「姐！完了！三弟已經靜悄悄地去了，」當時我這顫動的心，如何的難過，昏然的哭了一陣，清醒後，便趕快跑回家中。

母親瘋狂般的坐在牀上，癡癡的眼望窗外，當我招呼媽的時候，母親才知道我回來了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呆呆的望着我，最後是哭起來了。唉！母親的心哪！

在傍晚雪花紛飛的時候，幾個不相干的人，抬着這白皮棺材，我和母親相依着送這小小沒有魂靈的東西去安息，在荒塚亂草的低溼地下，便是他的歸宿，無形中墳又多添了一個伴侶。

三弟已經死了半年，然而逢人提起，我的心便增加了一次的難過，一次的懺悔，難過是失掉了一個弟弟！懺悔是沒有看見他最後的一吸。難過儘管是難過，懺悔儘管是懺悔事情過去了便難追回！

零

丁

伊自從降生以來，就沒有父親，可憐伊剛一來到這世界，就有這麼一個不幸。伊的母親，不但不給伊一個慈祥的面孔，而且反到拿個「恨」字，加到伊的身上，因為伊是一個女孩子，所以自從伊降生以後，伊母親就有十二分的失望，和不滿意，這時候，伊母親因為伊父親生時沒有產業，在死後更沒有可指望的，所以伊的母親常常顧慮到將來可拿甚麼培養伊呢？伊又是個女孩子，亦後有什麼希望呢？每逢想到這裏，不禁願伊死掉。這正是天不隨人願，愈盼望兒女的，愈求不着，越不要伊，伊還是個長命的。

伊漸漸的長大了，在這時候，若是慈母愛子的，不知其間有多少甜蜜的愛潛伏着，但是伊的母親的確不是個慈母，任憑伊是怎樣的天真可愛，也討不出伊母親的笑臉來愛伊。

伊因為伊母親，老是愁苦苦苦對待伊，在伊的家庭，簡直不能有個天真兒童存在，所以伊常常跑到外面去尋樂，時常和伊叔父的小孩們玩，伊看伊的小弟弟們，都是華麗

而潔的服裝，同時伊感覺到伊是趕不上他們的，所以帶着很羨慕而喜歡的小面容問道：『伊小弟你這些衣服，都是誰作的呢？』小弟說：『是我媽媽』伊又問：『這鞋也是作的嗎？』他說：『是我爸爸買的』伊聽了，這些話，就住呆了，兩隻黑圓眼睛，水達達的凝望着；伊雖是個小孩，伊的情感確也豐富，伊和她小弟弟，很不高興的玩了一會，就回家了。伊的母親正在竈前作晚飯，伊看見伊母親，酸極極的忙着，伊終於不敢啓口，向伊母親說些什麼？就自己拿個小枕頭，臥在牀上，反來復去的思想：我這麼大了，怎末曾見過我爸爸？更未聽說給我買些什麼？我的爸爸在那裏？我總想問問媽媽；而媽媽老是生氣，我也不敢問，這回我一定要冒險去問了。

這時候，伊母親將晚飯佈置好了，正要與伊吃飯，看見伊很不樂的像想什麼似的臥着伊母親有些奇怪，便問：妳在外面可和誰打罵了嗎？伊說：『沒有。』那便去吃飯去吧。母親氣哼哼的說；伊心裏有事去想，那裏肯吃飯，只是敷衍的坐了一會，就走了，伊母親是照例的不能多吃東西，所以這頓飯，也就作爲形式了。

母飯就，伊要設法想叫伊母親笑，對伊慈善一點，可是伊母親因爲伊的不樂，更加愁了

母女兩個，同樣的沈思着，顯着室內十分寂靜，伊實在扳不住了，就靠近伊母親的身邊，很溫柔細語的，低聲問道：「媽媽！我的爸爸在那裡，怎還不回來呢？伊母親聽了這樣有刺激的話，怎能不心酸，便嗚嗚的放聲大哭，伊看見伊母親這樣着急而不言的就哭了，真奇怪！一會兒，小黑眼球裏，不答不答滾下淚來，對泣之間，室內淒涼極了。」

伊懇切的追問，伊母親便止住了哭聲告報伊說：「在有你的第三個月，你的父親就死去了，妳那裏有父親，所以自從妳降生以來，我沒有一時是樂的，妳如若是個男孩子，我還有點希望，將來長大了，可以養活我，妳又是個女孩子，終必于歸夫家；妳說我將來指望誰呢？說到這裏，又哭起來。」

伊知道這個消息，心弦激動了說：「媽媽！我雖是個女孩子，我將來也能對起你老我長大定要好好念書作事養活妳，媽！快快打開悲哀；享將來的幸福。」

伊母親聽着伊的話，覺得伊確是一個有心的孩子，但是我又怎樣的去培養伊，真有些愧對兒女的地方。

自此以後，伊母親愛伊的心，漸漸滋長了，總是拿可憐痛愛的面孔對待伊，但是，

伊的心思一天重似一天。

伊的外祖父母，早就死去了，只有兩個不相近的舅父舅母，來接伊同伊母親去串門。伊的舅父是住在K縣的D屯。

在伊舅父的家裏，又有悽慘的消息送來了，每天在掙扎中不絕的進入耳鼓——就是給伊母親來提媒的人，又加着那些無知識的舅父舅母，美言美調的，來勸告伊的母親，因為伊母親的年輕，終歸於這條路，便嫁給一個私塾的H先生。

這時候，將這個消息，送到伊叔父的面前，伊的叔父當然是不能遏阻的，但因欲保持伊同伊父親的名譽起見，不免欲將伊留下；這時伊才五歲，因為母子間，自然的愛，總是難斷的，無可奈何，只好拋棄了可憐的伊，去作那幾年的「……」吧！伊的母親，的確是個無能者，毫不加思索的，就和那位H先生結合了。

伊因為伊無父親的觀念，已經深深的刻進了伊的腦海，這時候，伊母親令伊管H先生叫爸爸，伊終是不承認的，常常問道伊母親，H先生是個何等的人，晝夜的和咱們在一起。伊母親現在已不像從前那樣惡恨恨的對待伊了，所以伊也敢時常要追問這件事；每一

追問，必惹起伊母親許多的傷心淚！

這位H先生，也很愛伊的，每逢早晚回來，必給伊帶來些點心，伊因為他的來歷不清楚，始終不受他的厚待，或者有時竟向H先生發恨，伊的母親，的確是世上少有的，只顧了自己的前途，而拋棄了伊的幸福，伊一看見H先生就發愁，這樣鬧來，伊們的家庭，也不見得怎樣的和美。

伊的母親，常常安慰着H先生說：伊幾年後，就走了。終久不是咱家的人；——小孩子——的不樂，而失掉家庭的天倫；伊在H先生的家，忍氣吞生的過活着，雖然；H先生和伊母親，加倍的待遇伊，而伊始終是不樂的；伊始終不作兒童的心理。

時光像比賽似的度過去；催促伊的年齡，漸漸的增大了，增大的結果，就是產生伊和伊母親分離的代價。

伊的叔父對於伊，十分注意，極力張羅去將伊接回來；於是就各處的尋問伊的下落，當然是能找到的，就伊的命運說，或者就是天理來說，種種方面，都是應該的，住址找到；就令伊的堂兄去接伊回來。



當伊的堂兄，到了伊家，伊是一點也不明白他——堂兄——是誰？更不知他的來意而伊母親確清清楚楚的明白了，便用手將伊暗暗的領到他屋去，說道：兒呀！這個口吻確是母親們叮嚀慈善的發出來的，當伊聽着時，頓吃一驚，伊母親接着便說：那位是妳的堂兄，來接妳回家，說着帶哽咽的聲音。隨着淚痕直流，又道：兒呀！妳要同他回去，妳跟叔叔去過，但是，妳若切記着，第一妳要聽說，服從妳叔叔的訓誨，第二妳要好好專心念書，第三妳長大了不要忘了去妳生身的母親，這三件事可算伊最後得着的母訓了。這時候，伊只有放聲哭着，不能說出什麼話來。

H先生進來了，面容露出同情色，懶洋洋的舉動，並令伊母親給伊換上新衣服，時候不早了，伊的堂兄還急待要回去呢！快點！不然，就誤了火車的鐘點了，這些話，都是由H先生口裡發出來的。

這時候，伊母親連一剎那的愛，都不能容伊施展，也只好哭涕涕的給伊穿上衣服；並說：妳不要哭！幾天後就可以回來了，伊的小面容酸淒淒的望着H先生和伊母親！

門外的馬車夫，不停的踏着他的車鈴，大概是催促他們，快快的上車吧！伊的堂兄

對他們，當然是沒有什麼可說的，也極力欲早一點兒退出這充滿悽慘的屋子。

走了！上馬車了！伊母親懇切的，向着伊的堂兄說着：妳們到家後，可速速的，給我一封回信，那我就如願極了，伊的堂兄同時哼哈的答應着，同伊在馬車上的，除了伊堂兄以外，還有H先生，伊很驚奇H先生的來。

馬車雖然飛也似的跑着，伊猶屢屢回頭望着他的庭落。一眼瞥見了——伊的媽媽正坐在一個石頭上，放聲大哭；伊的心發現了無限的感慨，想這是我母親良心懺悔的表現抑是母女的情腸難斷呢？這種的創傷刺到伊的小心靈，當然要落那同情的淚，這次彼此雙方的淚痕，是最後的一次共洒，伊終身不能忘掉。

馬車一直跑到了火車站，H先生付了馬車費：因為時間的催促，使H先生不能再留戀了，只握着伊的小手上了火車，並攜着許多的點心及玩具，以免伊在車上的煩惱。

火車開了，H先生極忙退出車外，在一揮手間彼此落了無限的熱淚，同時伊的堂兄心弦也有些酸楚了，趕忙的哄伊住了哭聲，伊在火車上，憑窗遠眺，到處都是些淒涼的景物，伊的心潮一路未斷。

當車到了S城時，便是伊叔叔家的住址，們伊離開火車站，到伊叔叔的家，當伊進了屋裏，大家都拿可憐的目光注射伊，因為很久的不見，也有一番愛意，在聚談之中，打聽到伊的待遇是怎樣，同時伊叔叔又訓戒一番，更命伊急極上學去念書，後來伊就被送到W小學校去念書了，這便是伊受教育的開始。

在伊心房上最深的刻跡——是伊臨來時，伊母親的三個訓誨，所以伊不論作什麼事都拿這個作伊終身的行事的標準，這次的讀書，更特別用功，又加着伊的天才過人，所以什麼事，都超諸兄弟，這一點，使伊叔父特別贊美。

伊家庭的痛苦太多了，伊的兄弟們，是闊少爺派，終日沉醉在酒樓茶市，伊的嫂嫂們都是些少奶奶，晚晚的起床，竟在煙坑裏過活，這些惡劣的現象，都是伊叔父不知道的，有時問道：伊也不敢陳述只好悶悶的積在心裏，敢怒而不敢言的地方，真不易進退哪！同着這些人過活！真好險沒被他們薰染了，這都是伊的理智過強啊！

伊此時升入了S城的M中學校念書，伊的立志，本來是拿着用功爲目的，但是家內的種種方面，都不容伊施展，伊盡力的創造環境，始終不懈怠的苦讀書，沒人可憐的伊。

是如何的不幸，又給伊送來個病魔，可使伊怎樣的忍受呢？

病魔的來，就是伊輟學的動機，伊臥病了，鬱鬱的臥在床上，心地能平靜嗎？總是顫動的，亂想的，死生的關鍵，亂吵亂打着；有時以為死去好，省得過這痛苦的生活，有時還是活着好；因為伊的父親，只拋下伊一個人，如果死了，有誰為伊傳名；更有誰去報答母親的深恩；以及叔叔養生的榮譽呢？如果想到這裡，自己便安慰自己一番，但是伊的病一天重似一天，又怎能好呢？唉！像伊這樣孤獨可憐的人，怎麼天還不保佑呢？天神在那裡？試看世上還有誰人，和伊一樣兒，連一個骨肉相連的人都沒有？誰沒有惻隱之心，而能不可憐伊呢？

伊的失眠病，是伊的憂慮劑，漫漫的長夜，伊心房里，總是滿盛着遺恨，寫遺書的動機，是不時而起的。

伊在家裡，病總是加重着，只好移出這地方！就到醫院裏去，在醫院裏，的確是比在家強的多，精神快慰些，住了三個多星期，病勢減輕了，將近四個星期病魔就退了，病後的伊，憔悴的面容，愈形可憐了。

伊又回到家裏去，這是歲末的時候，伊繼續着努力於功課；預備來年的升學；轉瞬間新年過去了，過年，是伊思親的加倍律，伊本想升學，想不到會受挫折的；當伊要求伊叔父的時候，伊叔父向伊說：「妳可以休學，妳如果再用功，不將要累死了嗎？妳如果要死了，我不是白白的養活妳這大了嗎？況且妳父親只留下妳一個人，我如何能對起先兄之遺言，伊聽了這話，真心酸極了，淚兒在眼眶裏，都要擠出來，終於止住了，覺得實在沒話可答叔父了，更不能去反辯，只好聽從吧！說聲「行啊！」這時淚兒實在止不住了，只好退出來。

伊輕輕的走出伊叔父的屋，回到自己的臥室，一頭臥在牀上，嗚嗚的哭起來，暗想如此，前途不是沒有希望了嗎？伊的志向怎能達到呢？哭之痛甚，驚動伊的孀母，來了說：妳何必哭呢。願意念，明天就去吧！將伊拉了就走，到飯廳去吃，飯伊那樣悲哀，怎能吃飯，坐了一會，就回去了。

伊的聯想，反來復去，一夜的長時間，最終還是依着叔父吧！不然，該說我不聽說，在家跟伊們過一年受罪的生活吧！來年再去哀求叔父吧！

這一年的家居，正是伊動婚的機會，在這一年屢次有人給伊提媒，但是伊的婚姻問題是絕對不屬於自己的，可是伊的叔父，也屢屢去取伊的同意，而伊總是不表決，不論什麼人問伊，伊只這樣的回答：「憑天由命，」這四個字是極有價值的。

後來有人提到一位且先生，他是某大學的教授，伊叔父對於這個人，也十分贊成就將伊許配他了。

伊同丁先生結了婚，雙方的感情，是非常融恰的；愛情是非常濃厚的，但是伊決不因情慾而淹沒了前途，所以伊繼續着，加倍的去努力，盡量的去發表，最終達到伊的目的地，伊的職位加高了；人格尊貴了，伊的著作，盡量發揮伊幼時的生活，伊的確是常常勸導世人，不要不吃苦，吃苦是良好結果的表現啊！伊從此不作世上的孤人了，但不知這有誰尚過那零丁的生活哪！

## 人 情

我在童稚的時候，常聽見人說：「人情；」「某人真懂人情，」「某人不懂人情，」

等等的字樣，那時因我年小，對於這些話毫不懂得，却也毫不留意。

及到我稍長，對於事物有些認識了，關於人情的話，更是不斷的要見，但「人情」這兩個字的意思是甚麼？我却不知道，因為人常說的原故，我知道他對人生的關係，是重要的，所以我很想知道這兩個字的意思；真糟糕！只有人說「人情」二字，並不會有人注解「人情」二字的意思——這是我絕大的失望。

我記得有一次父親和客人閒話，我很注意的聽着，以為他們可以談到人情，因着便可得到人情的意義，果然提到這個問題了，但只是說：某某的青年不懂「人情」。因着受了絕大的淘汰，至於何謂人情？依然沒有提到。

從這次談話起，我稚弱的腦膜上，深印了「人情」是重要的——對於人生，從那年入學後，知識也不似以前了，更想知道人情是甚麼？何以是重要的？很希望有人為我解釋這兩個字的意義，和所以對於人生關係重要的原因，但是仍不如願，並且我總沒有勇氣向人提出這個絕大的問題。

在一個寒風颯颯，雪花紛飛的冬夜，家家都緊閉了門窗圍爐閒談去了，我們的室內



爐兒燒得暖暖的。燈光繞繞，我們都圍坐在慈母的身旁閒談，我偶憶起，這個重大的問題——人情，於是向母親提出，溫柔的母親，那裡知道我對這個問題的苦心？却簡略的對我說：「人情」是無形的，是人類生活互相接觸所發生的關係，可是我以前的迷夢，却被這兩句話打破，我遂注意去聽下面的話，但伊並不說了，望着我笑，哥哥們也向着我癡笑，似乎是說：妳真是個呆子啊！……於是母親又笑微微的，向着我說：以後妳應注意這個……忽然壁上的鐘響了十下，於是母親立刻停了伊的談話，催我們安寢，這是數年前的事了，我依舊深刻的記着。

我的生命史中，只有母親爲我講過「人情學」。我認爲重要的科學，學校中竟沒有，高初級，共是六年，試問誰講過這種學問呢？誰有這種學問呢？恐怕不獨是我吧！

母親逝世後，我初入中學，我便是想對「人情」有個深沈的研究，免得將來被社會淘汰。我不知道何故，「人情」並沒有人教，我竟然的漸漸的明白些了，這大概是學問的關係吧？因爲現在的知識比以前強些，但是所知道的仍是浮淺的而已。我只知別人對我冷淡我對別人也冷淡，別人對我和藹，我對別人也和藹，別人對我倔強，我也如是。並不

知是對否？現在我覺得實在的不合理，所以追究已往，只好說我缺乏「人情學」，以至影響我將來前途危險，和黑暗……一切的不利。

由我自己，可以知道，「人情」是重要的了，所以我希望，一般的人們，都應當把「人情」注意研究，免得使自己將來受了淘汰，埋沒了有用身軀，我更希望將來的學校要設「人情」這一科，人們都應當有個相當的研究，請一位擅長「人情」的先生，教導一般幼稚的學子，學生出校後，行動好壞，原本是學校的責任，所以學校應當特別注意這一項。

## 初 會

媽媽屋裏的鐘已經敲了十下，可是答應來的君和芬還沒有影兒。我是這樣地焦灼和盼望。推開窗子，路上喧鬧的聲音立刻送了上來。憑窗下望，看見的依舊是奔馳的車輛和完全陌生的人們。

帳棚中離開了窗沿，便斜靠在沙發上；腦中不由地記起了半年來在信中芬給我底印

像更不自主地幻想着芬底容貌和見伊後的情狀。

門鈴響了。院子裏裝滿了少女底清脆的笑聲，我兩步併一退地跳下樓去。

剛到門口，伊們已走到面前，我握着君和芬底手，一齊走上樓去。

伊們一起坐在沙發上，我坐在伊們底對面，君微笑拉着我談着別後的事，並告訴我關於芬底一切。

望着芬濃密的黑髮下耀着光耀的眼睛，我底心竟因喜悅而微跳。雖然心中是堆滿了話，然而却一句也說不出來。

君底話暫時停住，屋裏立刻地靜了，我們倆也默然的，任空中散滿了友情。忽然伊抬起頭來，像是要說話，我也注意地望着伊，視線不期然地相過，芬微笑了，我更赦然地低下頭去。

『芳！』君底清朗的聲音又跳了起來，「爲什麼不和芬說話呢？」我更覺得不好意思！可是却懷着欣喜而情怯的心情，走向芬的身邊去。

漸漸地我們談了起來，過去的和未來的一切，於是在甜蜜中渡過了我和芬底初會。

## 琴聲

好遼闊的大道呵！形形色色的人們，在上面跑。一批一批的過去。有的跑折了腿，被遺在道旁。有的馬力過足，碰了滿頭的疤，或跌在道上，被後來的過客，蹂躪得身無完膚。你追，我趕，絲毫不肯相讓。慢一步，後來者即從你身邊飛過。似乎前面有燦爛的花，甘香的果。擁擁擠擠，無一綫寬的間斷。至使穢塵四起，迷人眼目。這究竟是爲了什麼？他也是奔跑中的一員。他鎮日的跑，一月一月，一年一年的跑。他丟了伴侶，摩腫了雙腳，除了利箭穿心的創痕，海深的悲哀。他抓着了什麼？他懷疑眼前的一切。他撲滅了希望的火燄，無力追尋了。

兩星期前的今天，他的志友涵不是坐在鋼琴前打離別曲嗎。現在呢，他的涵友却被一抔黃土，埋葬了他高潔的思想，美麗的芳客，秀健的身軀於蕭蕭白楊之下而永不復見了！

自他的友涵亡後，鋼琴從無人打過。今天他的同學夢從B埠來望他。夢自小就喜愛

鋼琴，一向愛玩的，今見了鋼琴，不由的走到琴邊，打了起來。他怎知道，這種琴聲能撩開他同學的心幕。

他和他的涵友，初學時代即在一起，猶如枝頭並開的兩朵花。如今他涵友生命的花萎靡了，凋落了，片片的脫了下來，踏踐得成了爛泥，消沒了。而他却獨在枝頭，倍嘗風雨淒涼的味道。然而他自己想：「我又豈能逃避他的那種命運！」啊！難捉摸的人生！他叫了一聲，仆通的倒在床上。夢忙離開琴身，莫明其妙的望着他：「你怎的了？」「夢間了一聲，回答的只有失了知覺的身體，橫在他的身前。」

煩

悶

柔美的草，與艷麗的花，被徐徐的風吹動着，特別嫵媚生姿，真令人羨慕她們的活潑伶俐！疎疎的深林，壯美的瓦房，碧綠的田疇，被那皎皎的明月照耀着。淡淡的空中點綴着幾顆小小的星兒，純是天然一幅好的圖畫，縱使那畫家，用他生動的手腕，與想像，恐怕也畫不出這自派然的夜景來，唉！可惜這樣好的時光，沒有人來享受，人們都

沉沉的入了夢鄉了！這時只有曉凡一個人在沉思着。

鄉下人的早起早睡，可以說成了習慣，所以一到了晚間，入了黃昏的時候，他們都早已休息了，去恢復他們一日的疲勞，自然不怪他們如此的耽睡了，因此鄉村的夜，特別沉靜無聲的，絕不像城市裏那樣吵鬧，喧嘩，這足看出鄉村生活的一斑了！

曉凡處在這一靜而無聲的夜裡，未免引起了伊的悵惘，伊的愁思，愈引愈長！纏綿不斷的想着。伊坐在燈的傍邊，拿着一本書看，觸到了書中「離別」二字，不由的從伊的眼眶中，湧出了熱淚，滴在伊手中正拿着的那本書上，伊可就想起，伊來此地當教員離了伊的媽媽的情境，「曉凡！妳明天就走嗎？」當時伊啞了聲，「是的。」伊那清淚，已涔涔不斷的流下，現在回味當時依依戀戀那種情調，腦子裡已不容伊再往下想，因為越引越長的別愁，會使伊深深的顛倒在苦恨的交流裏，然而轉念到此，不知媽媽怎樣的想念我的一個問題時。伊哭的更是比從前利害了！

曉凡把窗戶開放了一扇，伊俯瞰田疇的一切，把伊的悲哀無形就消失了一半，伊看明亮的月兒，籠罩夜裏的大地上，現出了一團模糊的黑影，遠遠望去，那些村舍咧！樹

林啦！田地啦！隱約的在月光裡映射出來，還有一處小小的房屋，呈露在月光下，伊望了一會，默默的嘆道：

「明月呀！明月！」

潔白的月呀！你的光輝，何竟如此的晶瑩？

光明透澈全球；但是一到了白日！

你偏是又消滅得無影無踪！

唉！你也在傷心嗎？

唉！我但願你，快活地保持着你的光輝。」

這時節雖然是暖和的三月，但晚上氣候仍不免發着嫩寒，伊倚在窗口，瞭望了許久，身上合得有些寒意，伊就把窗戶關上了，關上以後，那窗外的月光，却有意窺人似的，兀自在窗櫺上閃爍！

伊雖然現充着教員，但伊的年齡，還未滿二十歲。伊每想到過去及未來，常常悲憤與失望，覺得自己的境遇實在不好——記得在二三年前，在校中讀書的時候，自負很是不凡，自己看作是一個極有作為的人物，那裏會夢想到，今天竟來到鄉村，過這百無聊



賴的生活呢？伊爲人很是能幹，學問也很好，眼看不如伊的人，一個一個都奔向上進的程途去了，而自己呢？却落得這般寒憎，因此伊怪上帝沒有眼睛，不憐憫她，伊每一回想使伊失望，如墮入無底深淵一般的恐懼，越想越怕！

悲喪的伊，重復投入牆的一角裏的破床上，自怨自艾的說：「以我所處的境遇是沒有一些兒長進的，還有什麼希望呢？天啊！以前在校中的痴想，現在本已竟變成泡影了嗎？我不能想了！要再想簡直是自尋煩惱罷了！須知世界上的人，不如我的多得很呢？」伊自己這樣的自慰，便覺得爽然，把伊這顆不堪刺激，劇烈震動的心，平復了一大半！

然而無論如何，伊的腦海裏，還是像電影般一幕一幕的演着悲劇，於是又自慰道：「就這樣不能再深造我的學問嗎？縱是不可能，在此田園裏，全不用費些心力與腦力，無憂無愁的過此一生，也就知足了，還求什麼呢？」

伊高高的長嘆了一聲，唉！「真慚愧極了！」這當兒伊的精神有些疲乏了，想入睡，但伊不耐夜的沉寂，終於只是在枕上反復輾轉，直到神經錯亂，才至於潛入下意識裏！

## 苦 笑

雅麗姑娘，是一個面色粉白，身材肥胖，尤其是那圓圓的臉，襯着晚霞般的紅雲，越顯得十分可愛了，伊確實是多血質而富有健康美的女子；在S村中也是很有美名的。

S村確是一個風俗淳厚人民樸實、偏僻的鄉村，她曾在某省的K中學讀書，但是未能繼續讀到畢業，完成這個初中的階段，而中止了，她的求學完全是靠她個人的努力，當伊十四歲的時候，在臨近某村的小學尚未畢業，因為家庭的阻止，所以她便中途廢學了。

十五歲，那年的春天，某省城K大學的N校長，來S村旅行，N校長是她表哥M的朋友所以他這次的來，先到她的表哥M的家裏探望。

那是她因為鄉下姥姥有病，無人照看，叫她去伺候，她這是第一次和他（N校長，）由她表哥M的介紹見面。他問伊，『妳多大歲了、念過書嗎？』她這是第一次和男子說話她的面色更紅了，低着頭羞達達的說：我十四歲的時候是在小學，因為家裏沒有人，所

以不念了。」他又問：『你願意念嗎？』她說：『我願意，可是家裡沒有人，不能叫念呀！』他說：『我將來和妳媽媽說就會叫妳念的，妳願意嗎？』她那蘋果色的臉帶着微笑，低着的頭抬了一抬，看了他一眼，笑着說：『好！那我願意極了，謝謝你吧。』他們就這樣的一天一天的過去了，她和他更熟了，每天的晚上他總是和伊對坐着，談着他校生活如今後女界的地位，何等的快樂呀！

啊！光陰過得這樣的快，不覺四個月了，他旅行期已滿，要回去的，明天就得動身。她的心中這時有多麼的難過，她的心好像熱鍋上的螞蟻所感受的痛苦，却無有別的辦法祇有看着他的走，走吧，他臨走對她說：『妳不要悲傷，要努力前進，將來能有光明的路呢！』她走了，走了，這時她的姥姥，雖然未好，但比前好的多了，她別了她姥姥回家去了。

這時她的思想也展開了些，每天晚間總是想着，就常住在這偏僻的鄉村，一生也是如此，上帝既生我，我就應該努力地向上去生活，不辜負此生才是。

她相信！幸福是屬於努力者的。

這日的晚間，她私自走了，離開了這偏僻的故鄉 S 村，她此次的走，名譽上雖然可恥，其實在光明正大，伊的手中並無路費，一路乞討着向前走，別離了 S 村，來到了某省城，這要算是她第一次別離故鄉，來到某省城，人地兩生，實感覺着無限的痛苦，只好去找 K 大學的 N 校長，求他幫助，他見她這樣的不避艱險的來求學，心中真是十二分的欽佩，慷慨援助，所以她就由此入學，由小學，到中學，現在要在初中畢業了。

別了故鄉轉瞬間已竟五年，她的家中雖然幾次尋找，總無音信，但是對於她的不辭而行，認為對於家風是恥辱，本想使她將來做個賢妻良母守着三從四德的古訓，却沒想到她竟做這樣敗壞門庭的事：她的父親心裡最高興，她的母親也只有聽她父親的話，對於她的求學，因為愛她，他母親曾向她父親要求過數次，但是都被她父親拒絕了，她母親在無可奈何中，也叫她打消求學的意志，是毫無辦法！所以她方施行這種下策！不辭而別；當她走後，她的父親認為敗德的女孩子，是不應有的，所以不去找她，但是她的母親是始終未能忘記，左右探詢，今年家中才知道去處，所以才有這次催歸的來信，她盡力拒絕，（最後以她母親病重托詞）故於不得已間回了故鄉。

伊滿腔的熱血，回歸故里探望母親，但她母親又何嘗有病呢？鄉裏的嘲笑和諷刺，家庭唾罵，竟使伊無立足之地，最後她母並且將伊給與村中的游棍，眼看婚期到了，伊的心太難過了；最後想到了一個法子，當婚期前一天的晚上，全村盡皆入睡了，伊慢慢的起來，穿了一身的夾袍，走到河邊，銀盤一樣皎潔的明月，和成羣鑽石般的小星，高高的嵌在柔和靜穆碧海般的寶藍色的天幕上，互相圍圍着，互相偎依着，啊！好似一個親睦的家庭呢，呵！和藹的大自然，我羨慕你們的偉大，我欽佩你們的高尚，但是偉大的高尚的大自然喲！你們能知，在你們以外還有一個複雜的離奇的人間嗎？我只願你們用你們的偉大，將這人間美化了吧！我只願你們以你們的高尚，將這人間溫暖了吧？

最後她心頭轉念到週遭的一切，繼着一陣的苦笑，她那紛白的臉，肥胖的身軀，竟消滅在這潔白銀花般的小浪裏了。

事後，她的父母真是追悔也來不及了。

閒

愁

噹！噹！……：……：放學鐘豁然的響，我自己百無聊賴的回到宿舍，攔下終日沒有離身的書，放在桌上，呆坐了半刻，忽然看見西窗外的晚霞映照，地下的花木青青，天上紅地下青，好生有趣，誠是大自然的一幅美圖呀！

我便出來坐在廊下看着，暮色漸漸的濃了，淺灰深灰，以至於黑，看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動物，做了一天工做，都忙着休息了，一羣一羣的鴉雀，鼓着兩翅喳喳的叫着由院中飛過去了，飛影兒紛紛在眼前，我想牠們是尋向古塔歇息去了，現在夜幕拉開了一切大自然都被他包圍了。

這時，一輪明月，由東方靠悄悄的騰騰的升了上來，到了中天，那掩映着薄的雲，也漸概散來，他要躲也無從去躲，只是把光送到地面上來，那大地也隱隱的承受着他的光一片通明，成了水晶的世界，靜夜無限光明之中，將四圍襯映得清晰欲動。

微微的晚風，吹得樹沙沙作響，花影兒零亂滿地，經微風吹動搖搖如醉，這時的宇宙是何等的幽靜，是何等的光明，是何等的莊嚴，可惜我沒有詩人手腕，不能描寫到盡處，在這莊嚴幽靜而偉大環境中，我只有默然低贊頌萬能智慧的造物者。

微風拂面，步至階前，獨自徘徊月下，心中充滿着，不可言喻的快樂，信口吟出來李太白的：「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兩句，這個聲音好向從空中飛來入耳，使人驚慄永平的心，忽變了萬層波浪，無限的回憶，不可遏止的瀉出，惘然呆立，悲潮驟來，尤其是想到慈母，更不能不悽然淚下，好生難過，頓覺有些陰森森的寒氣逼體，我便回屋去了。

到屋內，坐在床上，忽然抬頭又看見數日還沒掀動的日曆，更覺得有無限的煩悶蘊藏胸中，使我發了無限的牢騷了，起了無名的嗚咽，數日來積蓄的悲哀，都在這一剎那時間傾瀉無餘，熄燈鈴搖起，無法只得睡下了。

鼾聲四起，同學們均入夢鄉了，這時只有牢騷的我，獨自在牀上翻覆，不知何時，昏昏的睡了，我像新由學校回家樣子，我的母親撫摩着，偎貼着，把我樂的不知所以，忽外邊麻雀喳喳的「」起來了，把我從夢中驚醒，悵惘的淚，又不自知的潛潛落在枕畔！

## 煩悶之網



急駛的流光，

已轉入端陽。

憔悴的他，

獨自淒涼！

漂泊在他鄉，

思親欲斷腸，

啊！真讓他沒了主張。

徬徨的心靈，

湧起悲傷的淚波，

悵惘而徘徊而躊躇。

層層的淚波滌，

襯托着斗室的寂寞。

×

×

×

何處飛來的樂音？

沖破了他的沉悶。

殘 痕

滿藏着玄秘的心緒，

使他儘向海底沉思，

只得把淚兒葬在心壁裡。

把縷縷哀情含在口裡！

已往的一切

都成了渺渺的印象。

唉！一切都拋棄了吧！

靈魂，

他實受不了你的浸蝕和攪擾。

有誰知他此刻打伶的心！

## 別影之一瞥

漫天的繁星，緊緊的擁着一彎淡月；好像一羣天真爛漫的小妹妹，縈繞着芬們美麗的聰明的大姐姐一樣的和藹親密。我仰着頭呆呆的癡想着，假若所有的星兒拚在一起，

也湊成一個明亮的，那麼我們可以有二盞夜燈在天心光照了，可是那也許惹得月亮太嫌寂寞罷？假若真的失去那許多溫柔純潔的繁星！

我於是又深深的沉思了！在無限的光輝裡，我是懷着一顆光明朗澈的童心，我口裡慢慢的數着無窮盡的明滅的小星，一直數了好幾次，我於是對於未來的命運漸漸的起了懷疑！人生！星兒一般的明滅，浪一般的漂在蔚藍的大海裏！我起了無名的嘆息！思想是儘管慢慢的奔馳！

在悠然的思潮裡，將我珍貴的往事的珠串慢慢的解開了！我把一顆一顆明亮的珠子放在童年的搖籃裡，我是含着淚光，蘊着微笑，得意的玩弄着，慢慢的玩弄着，每一粒珠子是留給我一個粉紅色的夢痕！

當我依次的把玩着直等到最末的一顆珠子，剎那間，幻在我眼前的，是一雙極有神氣的；放着異樣光彩的；黑大黑大的眸子，一雙藏在長睫毛下，滾圓烏黑，黑得使人驚訝的大眸子，啊！惺！我精神上的朋友，靈魂的安琪兒，惺！我最初的戀慕者，妳的一雙黑大的眸子，的確是給與我一個特殊的印像，從最初牠是閃給我一道生命的火花，從

那裏面閃出來的火星，燃燒着我早已死去的灰燼！

誰會信呢？兩年前一個活潑潑的友人，如今已葬埋在瑩澈的海底！以萬頃波濤做墓地。但有什麼能使我不是這樣的相信？當我捧讀妳的來信，直至「……………」寂寧時，看靜空的繁星皎月，波面的晚霞朝霧，聽海風夜奔，海浪夕嘯，從此怡然在碧波深處垂目長眠：「……………」！

『！妳欽羨冰心愛海的天性，妳說要努力做一個『海化』的青年，但誰曾想到一個海的極端擁護者，極端崇拜者的生命，結果是被海波吞滅了！』

『！在學校裏，誰不說我們是兩個頂靈活的孩子，可是當兩個頂靈活的孩子聚在一起却又異常冷靜了！所以我們的友誼，是蘊藏在平淡幽默裏，在不言不語中，我們昇建設了偉大的情意！但從此一對沉默着的朋友，將永遠的沉默了！永遠的沉默了！』

自從得知妳的消息之後，半年來一幅溫柔而又嚴靜的面孔，和着一片未曾相識的海波同來入夢！

朋友！我同情妳遭遇的不幸，感嘆你命運的多舛，一個人孤零零的漂泊着，妳不是洗過麼，妳有偉大的毅力，妳本着妳偉大的毅力努力一世，我也深願妳在不久的未來，

能夠做一番不尋常的事業！做一個不平凡的人，但如今却渺然了！渺然了兩顆心所併成的一朵鮮艷美麗的花——希望的花——是同着你的身軀，一同的葬送了！葬送在幽深的海底！

惺！我們的別離，是因着我久病初愈懦弱不堪的身體，以至於妳翌晨的起行，我竟未得親眼的望着妳踏上那將把妳載到千里外的火車，我的心是怎麼的焦急啊！

臨別的前夕，是怎樣的留給我一個清絕的回憶，那夜樹影森然，四顧悄然，却是個很美的星夜。星夜最宜深談，我們的話談並不深到許多，却和平日有些不同了！黑暗的院裏我們促膝的坐在階上，慢慢的談着，說到同心處竟不知是妳說的，還是我說的，沉默了許久，最後妳說：『世間原有許多作爲，超出語言文字之上，僅僅是默然相對，在這樣樣的星夜裡也將消魂了。』當時我雖只還妳淡淡的一笑，然而在那一笑，我已經告訴妳我心的深深處是起了莫名的快樂與惆悵……

就這樣我們一直的渡過一個深深的夜！

什麼時候，我會跑到上海的海濱，去專誠瞻禮下俯清波遙遙憑吊的當兒，那時候我

的朋友，妳漂浮在海上的靈魂，可能給我再一度的溫慰？到那時候，我會將我愛的柔柔，連哭妳的眼淚做成一串淚珠的項圈投向碧波深處，假若能流到妳的跟前，朋友把牠掛在胸前吧！永恒無限的戀慕和想念，都附在妳上面了！

## 別

人們沒嘗過別的滋味不知別味之苦，當去年在曉風殘月的清晨，和他臨別的一幕清楚的記在腦中。

在那時，縷縷的情緒蒸騰，動了我的心，如何的酸哪！結果酸的，象徵——熱淚洗了我的兩眼。同時腳兒起了作用，恨時間積極的來到；這時也忘了去的目的，也不想所去的地方的興趣，也不想又見着什麼人，只是凝視如失了知覺，彼此的別語各藏腹中，不能相宣。

始終是被那無情的工人搖着冷然的鈴，催我上車，不一會車一動，我還從窗戶開口處向他狠命的招手，他却搖着淚絹，車出城了，我也看不見他了！只有不盡的淚還流着

了好幾站，他大概怨着造物者何以如斯的無情了吧？

別的滋味——心痛，鼻酸，淚兒流着，我不願再有第二次的別的襲來。

## 別

「別」這個字，該蘊藏着許多眼淚，多少悲苦！父子們，夫妻們，以至於朋友們，在「別」的剎那間，不但受着「別」的苦楚，就連「別」這個字，也不敢想一想的！

「別！」你的魔力太大了，令人又傷心，又戀惜，最難堪的，就是將「別」未「別」之前，離人都有着千萬的言語，預備和他將「別」的人來吐，但是話多了，就覺頭緒紛紜，不知說那一句好，甚至連一句也說不出！而在「別」離人們的心中意中，都具有同樣的「別」的情緒，具有同樣的悲苦，唉！「別」的滋味，我是很少嘗受的，所以關於「別」時的流淚，嗚嗚長談，雖不敢加以誹議，但總覺大可不必……

春風是這樣的和煦，景色是這樣的宜人，微動的春水，柔膩得像處女的胳膊，樹枝的搖曳，更像姑娘們的嫵娜輕舞，杜鵑一聲兩聲的叫着，小鳥也忽高忽低的唱着，在河



裏蕩漾着的小船，正期待把我送到迢迢他鄉，而我呢！正和蓮手兒握着，肩兒並肩，嘴兒談着，腳兒躊躇着，心兒悲戀着，眼裏的熱眼，腦裏的離愁，這重重的壓迫，使我神傷使我昏迷。「別！」的確太苦了，從我心的深處，湧着一點衷腸，在那「別」的剎間，我很願盡情吐露在蓮的面前，以作我們日後的一個印證，但這時一字一句也說不出，我只呆呆的看着她，她也呆呆的看着我，彼此的臉上，都現出慘苦的微笑，這樣……

就這樣呆視着，是惜「別」嗎？是慘痛呢？

時光匆匆，催人速「別」的小船，也像弄人似的，不住一左一右的顛簸，我顫抖的手緊緊握着他的手說：「蓮！別！別！奈何！」我不禁流淚了！這時我狠命的跳在船上，精神模糊了，等我稍覺清醒，蓮已在遙遙的岸上，還彷彿辨出他那高揚的白巾，啊！「別」呀！你強把我們分開，水呀！你忍心把我載到他鄉，現在啊！愁和想已籠罩了我，我的身，我的心，都變成愁和想的領域了，朋友！朋友！異地的朋友！你也領略到「別」之苦嗎？現在我是嘗到了，我惟有禱告上帝，祈求上帝，願「別」永遠不再降臨在我的頭上，因「別」的賜與太苦了！太苦了！

# 別 淚

寄我的朋友月溪

月溪，已別的朋友！

看哪！秋老了，秋歸去了！

校園的落葉滿堆，操場上，已聽不到學友們的輕盈笑語，冷了，她們已穿上冬衣，教室，廊前，只見一對對新裝的伴侶。

我獨自在朔風裡徘徊，有時倚在夏日我倆乘涼的樹底，落葉打身，我這孤獨者的心情是何等的飄忽無着。

朋友！妳去了，寂寞的長途，單調的輪聲，妳望到窗外的紅葉枯枝，不知能否想及和妳共鳴的朋友！

會記否？夕陽下，臨去彼此交流潛潛的別淚，唉！這杯人生別離的若酒，我已一飲而乾，朋友，妳將何以慰我。

兩年的聚首，友情漸厚，結成相印的心花，真是青春史上，光明燦爛的階段！如今花兒復歸枯落，燦爛的青春啊！又陷入暗沉沉死灰！

朋友！我留戀我們桃紅色的過去，殘秋離別的今日，隔着汪洋，彼此一齊回憶，葉盛枝榮，我倆相逢的那時，人們正唱着「春！已歸來，春！已歸來！灼灼桃花朵朵開……」醉人的春曲。又是兩年，春光兩付流水，歡樂的歌呀，今已改吟了悲秋の哀調：「晚來，秋風，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的梧桐葉兒響……」令人心碎！

花開，花謝，草綠，草黃，人們的笑顏和淚水，朋友！宇宙真多幻變，請妳摸一摸眼角的淚痕，回頭看一看消逝的歡笑。

妳高超的抱負，能保牠不灰頹嗎？朋友記取：「青春易逝，春去了，人老了，幸福的園門，恐怕不容妳邁進，朋友！妳如此含淚狂奔，何處是歸宿？唉！可怕！

哦！妳正在失敗和成功的路上，我不該又向妳牢騷，好！努力吧，朋友，我在後面給鼓勵，助長你的勇氣！

我的近況，妳不用探詢，因於妳無益，在妳成功之後，想我已白髮滿頭，恐難扶驥。

妳不用悲傷，也不用尋找，妳只須知道，過去的當年，有過一個苦苦相憐交流過同情之淚的朋友，就夠了。

好吧，溪友，請妳換一副有爲的面孔，擦乾點點滴滴的別淚，住筆了。  
努力！

## 別友

朋友！飄零流浪中的我，

曾經踏過千里的關山，

曾經渡過萬里的涉路，

——始終，完全這段友誼的歷史！

好似漫遊的落花；悠悠的來也悠悠的去？

×  
×  
×  
×  
殘痕

殘 痕

朋友！漂浮蕩漾中的我；

我們沒有濃情的溫存，

沒有狂言漫語的幽會，

——只不過是冷如冰雪的友誼，

朋友請你不必記住我的名姓或是何人！

× × × × ×

朋友！浮沉中不定的我；

請不必記住我底一切，

只記着她；是個年青人，

——曾經飽嘗過人間一切滋味的！